

心定和尙


解開金剛經的密碼

從金剛經探討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的關係



泰華佛典翻譯中心

ศูนย์การแปลคัมภีร์พุทธศาสนาไทย-จีน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目錄

緒言	9	創辦泰華佛典翻譯中心的緣起	6
法會因由分第一	12	無得無說分第七	95
善現啟請分第二	17	依法出生分第八	106
大乘正宗分第三	27	一相無相分第九	133
妙行無住分第四	48	莊嚴淨土分第十	144
理實見分第五	59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170
正信希有分第六	72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171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191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223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253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264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351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270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354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283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356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302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360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303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367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310	總結	374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313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316	【附錄一】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321	修持理論有相關之經典	375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322	【附錄二】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329	聲聞道與菩薩道的修行與證果	394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343	【附錄三】	
		傳戒的儀式	421



創辦泰華佛典翻譯中心的緣起

心定和尚

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大約在西元前五百九十年證悟宇宙的真理以後，具有無上的智慧，無量的慈悲，孜孜不倦地宣揚佛法，經四十餘年，度化無數的佛教信徒，帶來世間的光明。

西元前五四四年，佛陀進入涅槃以後，苦行第一的大弟子摩訶迦葉，恐怕人去法滅，所以積極的召集五百位大阿羅漢，結集佛陀一生宣講的佛法，以及所制定的戒律，使得佛法真理流傳千古，真是人類的福報。

佛法從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佛教思想除了根本義理不變之外，為了教化眾生的方便，以及受到地理風俗民情的影響，逐漸形成了南傳上座部的佛教，以及北傳的大乘佛教。兩千多年來，各弘其道，各圓其說，幾乎沒有真正閱讀彼此所流傳的經、律、論，不只沒有相互吸取優點，甚至引起不少爭議，使全世界的佛教無法真正的團結，發揮更大的弘法功能，這是佛教的不幸。

近幾十年來，有不少具有大智慧大慈悲的大長老，大法師，召開不少次數的國際性的佛教會議，談到南傳與北傳的佛教問題的時候，都共同認可，我們都是同一位教主，釋迦牟尼佛，都是跟同一位老師釋迦牟尼佛學習。所以南傳北傳的佛教，就如同鳥的雙翼。

佛光山的開山——星雲大師，幾十年來的理念，就是尊重與包容，融合與歡喜，同體與共生，也經常組團訪問上座部佛教的教團。凡是有南傳上座部佛教團體訪問佛光山時，也都以高規格的接待熱烈歡迎。為了落實南北傳佛教的文化交流，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指派追隨他出家四十五年的心定和尚，來泰國曼谷興建泰華寺，以教育為主，先成立大乘佛教學院，並且為表示尊重泰國，所以取名為泰華寺。

心定和尚受到星雲大師的器重與提拔，以七十歲的高齡飄洋過海，用心規劃設計，全心投入建寺的工作，終於在二零一九年年底，一座格局宏偉，壯觀莊嚴的佛光山泰華寺全部竣工，並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禮請泰國僧王 H.H. Somdet Phra Ariyavongsagatanana IX（頌德帕阿利雅翁莎卡達彥），法駕蒞臨泰華寺，為大雄寶殿的三寶佛（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主持開光儀式，功德殊勝圓滿。

佛殿的莊嚴固然可以使信徒或遊客生歡喜心，生恭敬心，但更重要的是興辦佛教的文化事業與教育事業。一年多前，承蒙佛陀的慈悲加被，泰華寺向泰國教育部

提出申請興辦大智語言學校，早已獲得批准立案。為了興辦文化事業，特別委托執教於摩訶朱拉隆功大學的阿難比丘教授，幫忙申請泰華佛典翻譯中心，很順利地獲得泰國宗教局批准，於二零二一年（泰國佛歷二五六四年）二月十日，取得立案證書。

成立泰華佛典翻譯中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真正落實南傳佛教與北傳佛教的文化交流，聘請精通中文泰文的教授學者，進行翻譯佛教經典的工作，將北傳的佛經，佛書翻譯成泰文，將上座部佛教的佛經佛書，翻譯成中文，讓南北傳佛教的四眾弟子，都能閱讀到彼此的佛經，佛書，可以互相認識，互相理解，才能互相尊重與包容，才能達到融和與歡喜，這是我們的任務與使命，深具佛教歷史的意義，全體譯經師都會很用心，很細心的翻譯佛經、佛書，每本經書翻譯完成後，將稿子分送給幾位學者審核，並提出審核的意見，再次修正以後，才能排版。排版完成，先列印樣本再次審核，然後才印刷出版，以此報答佛陀的宏恩。

為了避免「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雖然譯經師都以兢兢業業的精神來承擔這種責任重大的任務，但仍然擔心有所不逮之處，甚或不合經文本意，則難逃因果之報應，是故凡是本翻譯中心出版之經書，都盼望高明前輩，不吝指教，則無任企禱之至。謹此略述出版之緣起。



緒言

釋迦牟尼佛大約在西元前五百九十年證悟宇宙的真理，而後大慈大悲走遍全印度，弘揚他證悟的法與律，到西元前五百四十四年，佛陀入涅槃後，大迦葉尊者召集五百大阿羅漢，結集佛陀一生所開示的佛法，與制定的戒律，然後口口相傳。

佛陀入涅槃一百年後，佛教在毘舍離作第二次的結集，思想見解戒律，就有了一些分歧，到了阿育王時候又作第三次佛經結集，原本第一次佛經結集，就是雜阿含經，是最原始的佛教聖典，第二次結集後，佛教就有了部派之分，從上座部與大眾部，慢慢分開到十八部派，經、律、論中，多多少少就有了菩薩道的思想，到了佛陀入涅槃五百年後，大乘經典就逐漸出現，阿育王時代派了九隊法使團，分別到周邊各個國家弘揚佛法，其中第八隊是到了緬甸，以及金地 SUWANAPHOMBI（現在泰國國際機場的名稱）。所以二千三百年前佛法就已經傳到了泰國，而阿育王的朝代結束後，印度的語言與文字，轉變成梵文，可見大乘經典都是由梵文譯成中文，以漢字為主，所以北傳佛教又稱漢傳佛教。

佛教的流傳，在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都是以證悟解脫為主。到了部派佛教，就著重在研究經文義理，所以南傳上座部有很多論典。而比丘也有不同的個性，一種是專注修行山林水邊、塚間住、樹下一宿的無事比丘，也稱為阿蘭若比丘。也有喜歡托鉢乞食，為信徒開示佛法的，是人間比丘。現在的泰國，有稱為城市比丘，他們辦學校、養老院、孤兒院、戒毒村，玉佛寺還專門照顧愛滋病者。從大乘經典來看，有些是批評阿蘭若比丘都是自了漢，有些是批評阿羅漢的境界不夠圓滿，必須要成佛才是究竟。所以北傳的佛教，自稱大乘佛教，而稱南傳佛教是小乘。我曾經聽達摩難陀長老說：北傳佛教可以自稱大乘佛教，但是不可以稱南傳佛教為小乘佛教，因為這樣是有看貶人家的意思，應該稱作上座部 THERAVĀDA、THERA 是長老，VĀDA 是觀點、思想、學說。

北傳佛教，受到一些大乘佛教經典的影響，潛意識是看不起南傳佛教的，而南傳佛教也傳說，有人認為「大乘佛經不是佛陀說的」，印順導師認為這種說法，「也太過火了」。因為大乘佛教的經典，根本的思想，也是依佛陀的教法，發展演變出來的。個人認為自己有一個使命，就是促進南北傳佛教，能彼此尊重與包容，互相融合與歡喜。因此成立「泰華佛典翻譯中心」，將北傳的佛經佛書，翻譯成泰文，將上座部的佛經佛書翻譯成中文，讓彼此能知己知彼。同時也想讓大家知道，大乘佛教與

原始佛教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因此著手寫「從金剛經探討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的關係」。

本文不分章節，只依昭明太子所判《金剛經》三十二分的次第，一分一分的探討解說。

金剛經在中國有六種翻譯本，鳩摩羅什大師所翻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最早，所以就以此本來做探討。先從序分說：



法會因由分第一

〔經文〕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
千二百五十人俱。

大正藏的雜阿含經，一千三百六十二經（佛光大藏經的雜阿含有一千三百五十九經），頂多一兩部經的序分，有一千二百五十人，或寫出參與者的姓名，現在舉出三部經參考。一是九一四經（佛光九〇〇六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從城至城，從聚落至聚落，人間遊行，至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

時，有刀師氏聚落主是尼捷弟子，詣尼捷所，禮尼捷足，退坐一面。

二是一〇七四經（佛光一〇六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與千比丘俱，皆是古昔縈髮出家，皆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善解脫，到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

摩竭提王瓶沙聞世尊摩竭提國人間遊行，至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與諸小王群臣翼從，車萬二千、乘馬萬八千、步逐眾無數，摩竭提婆羅門長者悉皆從。

三是二七六經（佛光二七五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如是像類大聲聞尼眾住舍衛國王園中。比丘尼眾其名曰：純陀比丘尼、民陀比丘尼、摩羅婆比丘尼、波羅遮羅比丘尼、阿羅毘迦比丘尼、差摩比丘尼、難摩比丘尼、告難舍瞿曇彌比丘尼、優鉢羅色比丘尼、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此等及餘比丘尼住王園中。

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前後圍繞，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說法，示教照喜；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發遣令還，言：「比丘尼！應時宜去。」

從上面舉例的雜阿含第一〇七四經（佛光一〇六二經）的文體，大乘經典也不少，有依此文體的，如《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的序分，摘錄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大城迦蘭多迦竹林精舍時，與眾多菩薩摩訶薩住不退轉，位階十地，十波羅蜜多悉已圓滿。復有眾多諸大苾芻，皆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己利，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復有阿僧企耶諸有情等，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又如，《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的序分：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鷲峰山中，與大比丘眾千八百人俱，皆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善解脫，慧善解脫，九智十智，所作已辦，三假實觀、

三空門觀、有為功德、無為功德皆悉成就。復有比丘尼眾八百人俱，皆阿羅漢。復有無量無數菩薩摩訶薩實智平等，永斷惑障，方便善巧，起大行願，以四攝法饒益有情，四無量心普覆一切，三明鑒達，得五神通，修習無邊菩提分法，工巧技藝超諸世間，深入緣生空、無相、願，出入滅定，示現難量，摧伏魔怨，雙照二諦，法眼普見，知眾生根，四無礙解演說無畏，十力妙智雷震法音，近無等等金剛三昧，如是功德皆悉具足。復有無量優婆塞眾、優婆夷眾皆見聖諦。復有無量修七賢行、念處、正勤、神足、根、力、八勝處、十遍處、十六心行趣諦現觀。復有十六大國王，波斯匿王等，各與若干千萬眷屬俱。復有六欲天王，釋提桓因等，與其眷屬無量天子俱。色四靜慮諸大梵王，亦與眷屬無量天子俱。諸趣變化無量有情，阿脩羅等若干眷屬俱。復有變現十方淨土，而現百億師子之座，佛坐其上，廣宣法要。一一座前各現一花，是百億花眾寶嚴飾，於諸花上，一一復有無量化佛、無量菩薩，四眾八部悉皆無量。其中諸佛各各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展轉流遍十方恒沙諸佛國土。有如是等諸來大眾，各禮佛足，退坐一面。

當然，大乘經典也有序分如同原始佛教的經文體裁，只說佛陀在什麼地方，然後

佛陀就開始開示佛法了。《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峰山中，與大苾芻眾并菩薩摩訶薩眾俱。是時，佛告尊者須菩提言：「須菩提！色無性、假性、實性，受想行識無性、假性、實性。須菩提！如是乃至眼色眼識、耳聲耳識、鼻香鼻識、舌味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意識，無性、假性、實性。復次，須菩提！色於如是三性中轉愚，是所行當知是為菩薩正行，如是行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解無相法，苦自止息，諸相寂靜，如是所行當知是為菩薩正行，如是行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以上舉這些經典的序分體裁，可以說明大乘佛經跟原始佛教聖典的佛經，是有關係的。



善現啟請分第二

〔經文〕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這幾句經文，是說明請法者對佛陀的恭敬心，先整理袈裟，只有右膝著地，沒有雙膝著地，合掌恭敬。自從佛陀進入涅槃以後，弟子們懷念佛陀，就以各種方式，表達對佛陀的崇高敬意，造像建塔，繞塔禮拜，所以請法要特別恭敬。而佛陀時代，很少有這些禮節，幾乎都像《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序分一樣，無量大眾，各禮佛足，退坐一面，如雜阿含第二八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卻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得見法涅槃，云何比丘得見法涅槃？」

也沒有長跪，也沒有合掌。第二九經，

爾時，有異比丘，名三蜜離提，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卻住一面，白佛言：「如世尊說說法師，云何名為說法師？」

基本上佛陀在世的時候，並不要求弟子們，請法時要跪著，如雜阿含經第五八經（佛光一〇四經），

時，有一比丘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此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耶？」

佛告比丘：「還座而問，當為汝說。」

時，彼比丘為佛作禮，還復本座，白佛言……

現在北傳的佛教，很重視要跪、要拜。

須菩提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想要請法，先讚美一番，這是給人歡喜，也許這是走向人間，說話要有藝術吧！
佛陀時代，弟子請示佛法，都是直接發問，也有是說明一下，自己的狀況，以何

因緣而來請法的，如雜阿含經第一〇七經（佛光一〇九經）

爾時，有那拘羅長者，百二十歲，年耆根熟，羸劣苦病，而欲覲見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識比丘。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年衰老，羸劣苦病，自力勉勵，覲見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識比丘，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長夜安樂！」

爾時，世尊告那拘羅長者：「善哉！長者！汝實年老根熟，羸劣苦患，而能自力覲見如來並餘宗重知識比丘。長者當知：於苦患身，常當修學不苦患心。」

爾時，世尊為那拘羅長者示教照喜，默然而住。

佛陀時代的時候，不論是出家弟子，或在家弟子，大都是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然後或請示佛法，或聽佛陀開示。

〔經文〕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這兩句問話是請示佛陀，發無上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如何調心，如何安住其心，或將心安住於何處的意思，佛陀開示的重點是，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如《大乘正宗分第三》的最後經文：「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菩薩有初發心菩薩，有久修菩薩，所以在佛法的修持上，有「勝解行」菩薩，有「如實行」菩薩，對於我空法空有了深刻的理解，得到聞所成慧，但思所成慧尚未成就，是「相似菩薩」，不是「真名菩薩」。必須照見五蘊皆空，得到正見，才是如實行菩薩，得法眼淨的聲聞道是初果，菩薩道是初地，功德同樣是斷三結，我見結，戒

禁取結，疑結，都是見道位，必須繼續定慧雙修，進入修道位。

須菩提的這二個問題，是從雜阿含經第十一卷二七三經（佛光二七二經）所引的，佛陀有詳細解說我空與法空，謹錄全部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獨靜思惟：云何為我？我何所為？何等是我？我何所住？從禪覺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作是思惟：云何為我？我何所為？何法是我？我於何住？」

【註】

異比丘是有一位比丘的意思，這一位比丘向佛陀請示四個問題。

云何為我？我何所為？何法是我？我於何住？

第一個問題是問我的身體，我是什麼？

簡單的說，沒有分別心的時候，就不會有我、你、他的狀況，所以「我」是從分別心生起的，先引聖法印經（雜阿含八〇經、佛光七一經）：

佛說：「復有正思惟三昧，觀察我，我所從何而生？」

「復有正思惟三昧，觀察我，我所，從若見，若聞，若嗅，若嚐，若觸，若識而生。」

原始佛教的聖典，把六入分為六內入處，即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外入處，即六塵，色、聲、香、味、觸、法，而六根緣六塵，引生六識，二合是六根緣六塵，引生識，三合是根、塵、識，引生觸，觸是根、塵、識，三合的時候的心理狀態，而觸的狀態一形成當下，受、想、思（行）三種俱生，同時出現，立刻分別可愛不可愛，可意不可意，可樂不可樂，可念不可念，合意的生貪，不合意的生瞋，而你、我、他，也一一分別了。以此可以明白，沒有二合就不會引生識，沒有三合就不會引生觸，沒有觸的心理狀態，就不會受、想、思的出現，也就沒有分別心，也就沒有我，我所了。現在回到二七三經（佛光二七二經），佛陀為那一位比丘回答第一個問題，什麼是我？

佛告比丘：「今當為汝說於二法。諦聽！善思！云何為二？眼色為二，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是名二法。比丘！若有說言：

『沙門瞿曇所說二法，此非為二，我今捨此，更立二法。』彼但有言，數問

已不知，增其疑惑，以非境界故。所以者何？緣眼、色，生眼識。」

【註】

這就是上面引用的八〇經，我，我所從若見，若聞：若識而生。此經就是名二法，即六根緣六塵生六識，此段就以緣眼、色，生眼識。

「比丘！彼眼者，是肉形、是內、是因緣、是堅、是受，是名眼肉形內地界。比丘！若眼肉形，若內、若因緣、津澤、是受，是名眼肉形內水界。比丘！若彼眼肉形，若內、若因緣、明暖、是受，是名眼肉形內火界。比丘！若彼眼肉形，若內、若因緣、輕飄動搖、是受，是名眼肉形內風界。」

【註】

這段經文就以眼睛說明地、水、火、風等四大，構成色身的四大種。眼球是地，淚水是水，溫度是火，眼珠會轉動是風，色身整體也是如此。所謂云何為我？這就是一般說的我。

「比丘！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如是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等諸法非我、非常；是無常之我，非恆，非安隱、變易之我。所以者何？比丘！謂生、老、死、沒、受生之法。」

【註】

這段經文說明諸法無我、無我所，同時也回答第二個問題：我何所為？

有人說一百〇八煩惱，就六根緣六塵，引生六識，從六識算起，六觸、六受、六想、六思（行）、六愛、六乘六等三十六，三十六乘過、現、未三世，等於一百〇八煩惱。

佛陀所說的諸法，是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行）、六愛等，這些就是諸法，有前後的，有幾乎沒間隔距離的時間性的，但是差別的，是無常的，不實在的，可以說分別出來的所謂的我，是虛假不實的，體會到如此，才算是照見五蘊皆空。所以經文中，佛說：「比丘！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如是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同時）受、想、思，此等諸法非我、非常；是無常之我，非恆（常），非安穩（沒有定性）、變易之我。」

這段經文的最後幾句，是回答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虛假不實的我，是有些什麼

作為？我何所為？佛說：「所以者何？比丘！謂生、老、死沒，受生之法。」

這種無常非安穩、變易的我，不常，不樂。它的作為只有受生、衰老、疾病、死亡，繼續投胎轉世，我何所為，就是如此。

比丘！諸行如幻、如炎，剎那時頃盡朽，不實來實去。

【註】

這段經文是回答那位比丘的第三個問題：「何法是我？」佛說：「比丘！諸行如幻、如炎，剎那時頃盡朽，不實來實去。」

眼、耳、鼻、舌、身、意（六內入處）緣色、聲、香、味、觸、法（外六入處），二合引生識，佛陀用兩個手掌打擊發聲，而聲音如幻、如陽燄，剎那時頃盡朽。是因緣和合而生，所以生無所從來，是因緣生，（雙掌離開，聲音又消失），所以滅無所去，是因緣滅。因緣所生的假名我，是虛假如幻的。

是故，比丘！於空諸行當知、當喜、當念；空諸行常、恒、住、不變易法，空無我、我所。譬如明目士夫，手執明燈，入於空室，彼空室觀察。

【註】

這段經文是佛陀開示第四個問題，我於何住？

佛陀所開示的諸行無常，如幻、如陽燄。六根緣六塵，二合引生六識。根、塵、識三合引生的六觸、六受、六想、六思、六愛，就是諸行。剎那間變化，剎那間消失，沒有真實的我，實在的來，實在的去。佛陀因此開示，「我無所住」，如經文：「是故比丘！於空諸行，應當如實的知（正見），應當歡喜（現觀成就，法喜充滿），應當常常保任這種正念，這些諸法沒有常住的，沒有永恆的，沒有堅固（住）的，沒有不變化的。我，我所是空的，所以我應無所住。這就是佛陀回答第四個問題。」

回到金剛經須菩提所問的「云何應住，就是雜阿含二七三經中的第四個問題，「我於何住」而須菩提的第二個問題：云何降伏其心？就是二七三經佛陀開示的：「是故，比丘！於空諸行當知、當喜、當念；空諸行常、恆、住、不變易法，空無我、我所。」這是降伏其心的正確方法。因為如實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才能如實知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就是名為菩薩了。

佛陀慈悲同意為須菩提開示他的疑問，就是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原始佛教聖典才有詳細的解說）



大乘正宗分第三

〔經文〕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這段經文是佛陀開示所有的菩薩摩訶薩，最重要的是大悲心，要所有一切眾生都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不再受生死輪迴的痛苦。

大悲心、菩提心與空性慧，是菩薩的三項德目，缺少一項，就不是真名菩薩了！大乘正宗分，要令四生九有的一切眾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是大悲心，發這種心，就是菩提心。簡單的說，菩提心是因為有大悲心才引生的，想要救人，就要學習救人的方法。菩薩要行大悲心，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那一定要證到我空，所以佛說：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分別，即非菩薩。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在中國的佛教，就稱為四生九有。如華嚴宗的「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或「四生九有，共入毘盧性海」。

大悲心，也可以說大慈悲心。菩薩要度無量無數無邊的四生九有眾生，是從佛陀開示的四梵住，也就是四無量心，慈、悲、喜、捨，四種心，修定的名稱為四無量定，也名四無量心解脫，雜阿含經第五六七經（佛光五六六經）稱為無量三昧，如經文：長者答言：「無量三昧者，謂聖弟子與慈俱，無怨、無憎、無害，寬弘重心，無量修習普緣，一方充滿；如是二方、三方、四方上下，一切世間心與慈俱，無怨、無憎、無害、寬宏重心，無量修習，充滿諸方，一切世間普緣住，是名無量三昧。」慈是一切功德之母，如佛於雜阿含經第二六四經（佛光四一經），佛告比丘：「我自憶宿命，長夜修福，得諸勝妙可愛果報之事。曾於七年中，修習慈心，經七劫成壞，不還此世。七劫壞時生光音天，七劫成時還生梵世，空宮殿中作大梵王，無勝、無上，領千世界；從是以後，復三十六反，作天帝釋；復百千反，作轉輪聖王，領四天下，正法治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摩尼寶、玉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皆悉勇健。於四海內，其地平正，無諸毒刺，不威、不迫，以法調伏。」

菩提心與大悲心是相應不離的，如佛陀當初是以大悲心而出家修道的，證悟無上正等正覺以後，四十幾年的弘揚正法，也是實踐大悲心。慈悲道場梁皇寶懺第二卷，發菩提心第四，發菩提的目的就是渡化眾生。謹摘錄如下：

發菩提心第四

今日道場。同業大眾。相與已得。洗浣心垢。十惡重障。淨盡無餘。業累既遣。內外俱潔。次應仰學菩薩。修行直道。功德智慧。由之而生。所以諸佛。每歎發心是道場。能辦事故。唯願大眾。各堅其志。莫以年命。待時漏盡。勿令空去。後悔無益。相與今日。值遇好時。不應日夜。煩惱覆心。宜當努力。發菩提心。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功德智慧。不可格量。蓋論一念。況復多念。假使歷劫。修無量福。乃至今生。備行餘善。不及發心。萬分之一。算數譬喻。亦不能盡。又有一人。但作福德。不發菩提。無上道心。譬如耕田。不下種子。既無其芽。何處求實。以是義故。須發菩提心。因緣為證。上報佛恩。下拔一切。所以佛讚諸天子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為欲利益一切眾生。發菩提心。是為第一供養如來。發菩提心。非止一過。唯應數發。令菩提心。相續不斷。是以經

言。於那由他河沙佛所。發大善願。是知發心。其數無量。又菩提心。但遇善知識。便得發起。未必皆須值佛出世。如文殊師利。始向菩提。乃因女人。以發初心慧式。不惟凡品。輕標心志。實由渴仰大乘。貪求佛法。依倚諸經。取譬世事。怨親無差。六道一相。願因斯善。俱得解脫。若同信解。知非戲論。

今日道場。同業大眾。發菩提心。必須起想。先緣所親。繫念之時。念己父母。師長眷屬。又念地獄。餓鬼畜生。又念諸天諸仙。一切善神。又念人道。一切人類。有受苦者。當云何救。見已起想。應作是念。唯有大心。能拔彼苦。若一想成。應作二想。二想成已。應作三想。三想成已。滿一室想。一室成已。滿一由旬。一由旬滿已。滿閻浮提。閻浮提滿已。滿三天下。如是漸廣。滿十方界。見東方眾生。盡是其父。西方眾生。盡是其母。南方眾生。悉是其兄。北方眾生。悉是其弟。下方眾生。悉是姊妹。上方眾生。悉是師長。其餘四維。悉是沙門。婆羅門等。見已作念。若受苦時。當作我想。詣諸人所。調身按摩。誓拔其苦。得解脫已。為其說法。讚佛讚法。讚菩薩眾。作是讚已。心生歡喜。見其受樂。如己無異。

今日道場。同業大眾。發菩提心。應當如是。不捨於苦。而度眾生。相與人人。等一痛切。五體投地。心念口言。作是誓願。某等從今日去。乃至道場。於其中間。在所生處。恆值善知識。發無上菩提之心。若在三途。及墮八難。常使憶念發菩提心。令菩提心。相續不斷。今日道場。同業大眾。當起勇猛心。殷重心。發菩提心。等一痛切。五體投地。歸依世間。大慈悲父。

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慈悲觀，也是觀想一切眾生沒有身體的痛苦，沒有精神上的痛苦。謹從網路下載，方便比較一下。

《慈經》的修習

願我內心沒有瞋恨、沒有敵意

願我內心沒有痛苦，願我身體健康，願我生活快樂。

願我的父母、導師、親人（友）、共修者。

願他們內心沒有瞋恨、沒有敵意

願他們內心沒有痛苦，願他們身體健康，願他們生活快樂。

在這個範圍，所有習禪者

願他們內心沒有瞋恨、沒有敵意

願他們內心沒有痛苦，願他們身體健康，願他們生活快樂。

在這個寺院內，所有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

願他們內心沒有瞋恨、沒有敵意

願他們內心沒有痛苦，願他們身體健康，願他們生活快樂。

所有四資具佈施者

願他們內心沒有瞋恨、沒有敵意

願他們內心沒有痛苦，願他們身體健康，願他們生活快樂。

所有的護法神，在這道場、在這住所、在這區內，所有的護法神

願他們內心沒有瞋恨、沒有敵意

願他們內心沒有痛苦，願他們身體健康，願他們生活快樂。

一切有情眾生，一切依賴呼吸生存的眾生

一切業生一切別生，一切依自生的生物，一切女眾一切男眾，

一切聖者一切凡夫，一切天人一切人類，一切苦界眾生。

願他們內心沒有瞋恨、沒有敵意

願他們內心沒有痛苦、願他們身體健康、願他們生活快樂。

願他們解脫一切身心的苦痛

所得不失（願他們不失去以正當方式所獲得的一切）

與業共生（一切眾生是他們自己業的主人）

東方、西方、北方、南方、東南方、西北方、東北方、西南方、下方、上方。

一切有情眾生，一切依賴呼吸生存的眾生

一切業生一切別生，一切依自生的生物，

一切女眾一切男眾，

一切聖者 一切凡夫，一切天人 一切人類，一切苦界眾生。

願他們內心沒有瞋恨、沒有敵意

願他們內心沒有痛苦、願他們身體健康、願他們生活快樂。

願他們解脫一切身心的苦痛

所得不失（願他們不失去以正當方式所獲得的一切）

與業共生（一切眾生是他們自己業的主人）

由最高的聖者，到最底的苦界，遍宇宙，所有陸地的眾生

願他們內心沒有瞋恨痛苦，願他們沒有身體的病痛及危險。

由最高的聖者，到最底的苦界，遍宇宙，所有水中的眾生

願他們內心沒有瞋恨痛苦，願他們沒有身體的病痛及危險

由最高的聖者，到最底的苦界，遍宇宙，所有空中的眾生

願他們內心沒有瞋恨痛苦，願他們沒有身體的病痛及危險。

善哉！善哉！善哉！

自利與利他

發菩提心學一切法是自利，將所學所知所體驗的，教導別人，就是利他。也可以說自利是比較偏重於智慧，而利他則是偏於慈悲。四弘誓願的眾生無邊誓願度，是菩提心，而用意是慈悲心。法門無量誓願學，煩惱無盡誓願斷，與佛道無上誓願成，這三願看是偏於自利，而目的是慈悲。因為學無量法門是為了度化無量不同根性的眾生。要斷盡煩惱，是面對眾生才有煩惱，有眾生才有菩薩。眾生受種種苦，菩薩度不了時，會產生苦惱，如經中所說，因眾生有病，菩薩才有病，如慈母看著獨生子病情嚴重，著急得自己生病了；兒子病好了，母親的病也好了。佛道能成是因有眾生可度，福慧雙修，福慧具足圓滿了，就是成就佛道了，所以四弘誓願是菩提心，也是大悲心。

佛陀時代有鼓勵弟子為信眾說法，也為在家信徒開示，自安慰而不安慰他，這正是所說的自了漢，但接著也開示，如何是自安慰也安慰他，也就是菩薩道的「自利利他」，謹將雜阿含第三十三卷第九二九經（佛光九二一經）全文錄出，以供參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爾時，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者，在家清白，……乃至盡壽，歸依三寶，為優婆塞，證知我！」

以上這段經文，要看第九二七經（佛光九一九經），才能明白，謹錄全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釋種名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優婆塞？」

佛告摩訶男：「在家清白修習淨住，男相成就，作是說言：『我今盡壽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為優婆塞，證知我！』是名優婆塞。」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優婆塞信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者，於如來所正信為本，堅固難動，諸沙門、婆

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間所不能壞。摩訶男！是名優婆塞信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戒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離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語、飲酒，不樂作。

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戒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聞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聞具足者，聞則能持，聞則積集，若佛所說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悉能受持。摩訶男！是名優婆塞聞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捨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捨具足者，為慳垢所纏者，心離慳垢，住於非家，修解脫施、勤施、常施，樂捨財物，平等布施。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捨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智慧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智慧具足者，謂此苦如實知，此苦集如實知，此苦滅如實知，此苦滅道跡如實知。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智慧具足。」

爾時，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作禮而去。

以下經文是佛陀開示，要具備哪些條件，才算是模範信徒：

摩訶男白佛：「世尊！云何為滿足一切優婆塞事？」

佛告摩訶男：「若優婆塞有信無戒，是則不具，當勤方便，具足淨戒。具足信、戒而不施者，是則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修習布施，令其具足滿。信、戒、施滿，不能隨時往詣沙門，聽受正法，是則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隨時往詣塔寺，見諸沙門，不一心聽受正法，是不具足。信、戒、施、聞修習滿足，聞已不持，是不具足；以不具足故，精勤方便，隨時往詣沙門，專心聽法，聞則能持。不能觀察諸法深義，是不具足；不具足故，精勤方便，信、戒、施、聞，聞則能持；持已，觀察甚深妙義，而不隨順知法次法向，是則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信、戒、施、聞，受持觀察，了達深義，隨順行法次法向。摩訶男！是名滿足一切種優婆塞事。」

【註】

自安慰，不安慰他，是只有自利，沒有利益他人，佛陀開示如下：

摩訶男白佛：「世尊！云何名優婆塞能自安慰，不安慰他？」

佛告摩訶男：「若優婆塞能自立戒，不能令他立於正戒；自持淨戒，不能令他持戒具足；自行布施，不能以施建立於他；自詣塔寺見諸沙門，不能勸他令詣塔寺往見沙門；自專聽法，不能勸人樂聽正法；聞法自持，不能令他受持正法；自能觀察甚深妙義，不能勸人令觀深義；自知深法能隨順行法次法向，不能勸人令隨順行法次法向。摩訶男！如是八法成就者，是名優婆塞能自安慰，不安慰他。」

摩訶男白佛：「世尊！優婆塞成就幾法自安安心？」

【註】

自安安心，就是自利利他，佛陀開示如下：

佛告摩訶男：「若優婆塞成就十六法者，是名優婆塞自安安心。何等為十六？摩訶男！若優婆塞具足正信，建立他人；自持淨戒，亦以淨戒建立他人；自行布施，教人布施；自詣塔寺見諸沙門，亦教人往見諸沙門；自專聽法，亦教人聽；自受持法，教人受持；自觀察義，教人觀察；自知深

義，隨順修行法次法向，亦復教人解了深義，隨順修行法次法向。摩訶男！如是十六法成就者，是名優婆塞能自安慰，亦安慰他人。

【註】

自安慰亦安慰他人，就是自利又利益他人。

「摩訶男！若優婆塞成就如是十六法者，彼諸大眾悉詣其所，謂婆羅門眾、刹利眾、長者眾、沙門眾，於諸眾中威德顯曜，譬如日輪，初、中及後，光明顯照。如是，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初、中及後，威德顯照。如是，摩訶男！若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世間難得。」

佛說此經已，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從座起，作禮而去。

【註】

佛陀開示自利利他的條件，又說能完成自利利他的人，是非常難得的。

佛陀時代，並沒有特別強調菩薩道，但從九二九這部經中，可以看出佛陀有教在家信徒，要自利，也要利他。所以這部經可以說是菩薩道的芻型。

「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大乘佛教教區，大都說菩薩度眾生要離四相，而簡單的說，就是照見五蘊皆空，我空觀成就，才能無分別，才能冤親平等，大乘佛教認為凡事緣起的就是空的，如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所以經文大約是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並沒有像前面舉雜阿含二七三經（佛光二七二經）詳細說明，諸行無常，諸法無我。

菩薩雖觀一切法空，但基本上一定要我空觀成就才成，金剛經是原始般若，所以仍然如佛陀時代，觀五蘊無常，苦空、無我、無我所，金剛經第三分、第六分、第十四分、第十五分、第二十五分、第三十一分，都提到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或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因為菩薩證初地，與聲聞證初果，功德都是斷三結：我見結、疑結、戒禁取結。

我相等四相的出處，是雜阿含第三〇六經（佛光二八四經），謹錄全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作是念：

「比丘云何知、云何見而得見法？」

作是思惟已，從禪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我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作是念：『比丘云何知、云何見而得見法？』」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有二法，何等為二？眼、色為二，……如是廣說，……乃至非其境界故，所以者何？眼、色緣，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四無色陰、眼、色，此等法名為人，於斯等法作人想、眾生、那羅、摩菟闍、摩那婆、士夫、福伽羅、耆婆、禪頭。」

【註】

二法是六根緣六塵（與二七三經同）即眼緣色；耳緣聲；鼻緣香；舌緣味；身緣處；意緣法等。二合即生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三事和

合生觸。根緣塵生識，是二合生識。根、塵、識三合即生觸，觸是心理起了警覺狀態，觸一出現，受、想、思（行）三個心所，同時出現，受、想、行、識不可見，不是色法，眼與色是地、水、火、風四大和合是色法，五種合在一起叫做「人」。

對五蘊和合作人想（我相、人相）眾生（眾生相），以下的音譯都是眾生的別名：那羅是人，摩菟闍是人、人間，摩那婆是年輕人；士夫是人、凡夫；福伽羅是人，跟補特伽羅的發音略同。耆婆是命、生命、壽。禪頭是人們、群眾。

「又如是說：『我眼見色，我耳聞聲，我鼻嗅香，我舌嘗味，我身覺觸，我意識法。』彼施設又如是言說：『是尊者如是名，如是生，如是姓，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分齊。』」

【註】

有了人想，眾生想，生活上就是六根對六塵，不斷的起分別。「我眼睛見到妙色，我耳朵聽到妙聲，我鼻子嗅到妙香，我舌頭嚐到妙味，我身體接觸到妙觸，我意識到得意的事。」見到人了，就說這位先生的名，姓！出生來歷，生活飲食，享受的苦樂，多大年紀，活多久了，最後死了，這就是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比丘！是則為想，是則為誌，是則言說，此諸法皆悉無常、有為、思願緣生；若無常、有為、思願緣生者，彼則是苦。又復彼苦生，亦苦住，亦苦滅，亦苦數數出生，一切皆苦。

【註】

比丘們！這些都是一般人的想法，分別不同的身分，種種的言說，這些種種，時時變化，都是無常的，是因緣所生的有為法，是從每個人的思考意願所引生的。若是無常，有為法，思考意願引生的因緣法，當然是苦的，這些苦的出現，持續一段時間，又消滅了，但又不斷的出現著不同的苦，真是苦不堪言。

若復彼苦無餘斷，吐盡、離欲、滅、息沒，餘苦更不相續，不出生，是則寂滅，是則勝妙。所謂捨一切有餘、一切愛盡、無欲、滅盡、涅槃。

【註】

此段經文是說明如斷一切苦，就可以得涅槃了。所以佛陀開示說：若這些苦完全斷盡了，汙濁的完全吐得乾乾淨淨了，無有欲念了，滅了貪瞋癡了，寂靜了，所有

的苦不再出現了，就是涅槃了，就是最殊勝微妙了。即所謂捨一切有餘，一切欲愛斷盡，無有欲念，滅盡貪瞋癡了，就是涅槃了。

耳、鼻、舌、身觸緣生身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四是無色陰，身根是色陰，此名為人。如上說，……乃至滅盡、涅槃。緣意、法生意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四無色陰、四大，士夫所依，此等法名為人。如上廣說，……乃至滅盡、涅槃。

【註】

此段經文，應該是將前面所講過的，再敘述一次。

若有於此諸法，心隨入，住解脫不退轉，於彼所起繫著，無有我。比丘！如是知、如是見，則為見法。」

【註】

佛陀說：如果能明白這些諸法，是無常，是有為法，是思考意願所引生，必然是

苦，而能捨一切有餘，一切受盡，涅槃，心住於解脫不退轉，心中無有我，也就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佛陀總結開示這位比丘：「比丘！如是知，如是見，則為見法。」

金剛經許多地方，都說到要離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但是沒有像佛陀時代為弟子們開示，四相是如何引生的，四相是要如何滅盡的。

金剛經的第三十一分的經文，可以推論是依雜阿含經第三〇六經（佛光二八四經）演變而來的，謹錄出經文如下：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註】

第三十一分的經文末後，佛陀開示：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這只是將異比丘，改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就是三〇六經中，佛陀的開示如下：

「比丘！是則為想，是則為誌，是則言說，此諸法（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皆悉無常、有為、思願緣生；若無常、有為、思願緣生者，彼則是苦。又復彼苦生，亦苦住，亦苦滅，亦苦數數出生，一切皆苦。若復彼苦無餘斷，吐盡、離欲、滅、息沒，餘苦更不相續，不出生，是則寂滅，是則勝妙。所謂捨一切有餘、一切愛盡、無欲、滅盡、涅槃。」

【註】

菩薩能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才能不生法相，得到涅槃。



妙行無住分第四

〔經文〕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

〔註〕

菩薩於「法」的法，是指六塵色、聲、香、味、觸、法的法，不是萬法皆空的法。也不是有為法，無為法的法。

〔經文〕

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金剛經是以出家眾的修行弘法為主，序分（法會因由分）並沒有提到任何在家眾。是鼓勵出家人，應該多多為信徒開示佛法，如經文中，「乃至受持一四句偈為

人演說」。所以行於布施是法布施。應無所住是在日常生活中，六根緣六塵時，對於色、聲、香、味、觸、法等，微妙得令人生起欲念的，可樂、可愛、可念、可意的，都不為心動，不加染著，應無所住於六塵境界，是心意保持正念、正知、正智，心不為境轉。在原始佛教聖典，對於自己的五蘊，對六塵境界的不染著，有不少的用語，如：無所取、無所著、不讚歎、不顧念、不攝受、不繫念、不貪著、不愛念、無所求、不繫著、無所封著等等。對出家修行，如要求證悟涅槃，就必須斷貪瞋癡，如對六塵境界一有染著，就遠離涅槃了，所以佛陀在世的時候，諄諄教誨出家弟子們，不可染著六塵境界，染著其隨形好，則墮惡趣中，如沈鐵丸，謹摘錄雜阿含第二四一經（佛光二四三經）如下：雜阿含經二四三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比丘！寧以火燒熱銅籌，以燒其目，令其熾燃，不以眼識取於色相，取隨形好。所以者何？取於色相，取隨形好故，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愚癡無聞凡夫寧燒鐵錐，以鑽其耳，不以耳識取其聲相，取隨聲好。」

所以者何？耳識取聲相，取隨聲好者，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愚癡無聞凡夫寧以利刀斷截其鼻，不以鼻識取於香相，取隨香好。所以者何？以取香相，取隨香好故，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愚癡無聞凡夫寧以利刀斷截其舌，不以舌識取於味相，取隨味好。所以者何？以取味相，隨味好故，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愚癡無聞凡夫寧以剛鐵利槍以刺其身，不以身識取於觸相及隨觸好。所以者何？以取觸相及隨觸好故，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諸比丘！睡眠者是愚癡活、是癡命，無利、無福。然諸比丘寧當睡眠，不於彼色而起覺想；若起覺想者，必生纏縛諍訟，能令多眾起於非義，不能饒益安樂天人。」

【註】

此經對於五根對五塵，是有觸感的，所以嚴厲的警告弟子們，不可以取其相好，不可以取其隨形好。而意根對法塵，則以睡眠來取代，不要打妄想，打妄想會增加種種煩惱。

佛陀其實比較常常用溫和的語氣，勸誡弟子們，要好好守護根門，於未來世必受

樂報，謹摘錄雜阿含第二七九經（佛光第二七八經）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六根不調伏、不關閉、不守護、不執持、不修習，於未來世必受苦報。」

「何等為六根？眼根不調伏、不關閉、不守護、不修習、不執持，於未來世必受苦報；耳、鼻、舌、身、意根亦復如是。愚癡無聞凡夫眼根見色，執受相，執受隨形好，任彼眼根趣向，不律儀執受，住世間貪、愛、惡不善法，以漏其心，此等不能執持律儀，防護眼根；耳、鼻、舌、身、意根，亦復如是。如是於六根不調伏、不關閉、不守護、不執持、不修習，於未來世必受苦報。」

「云何六根善調伏、善關閉、善守護、善執持、善修習，於未來世必受樂報？多聞聖弟子眼見色，不取色相，不取隨形好，任其眼根之所趣向，常住律儀，世間貪、愛、惡不善法不漏其心，能生律儀，善护眼根；耳、鼻、舌、身、意根，亦復如是。如是六根善調伏、善關閉、善守護、善執

持、善修習，於未來世必受樂報。」

即說偈言：

「於六觸入處，住於不律儀；是等諸比丘，長夜受大苦。斯等於律儀，常當勤修習；正信心不二，諸漏不漏心。眼見於彼色，可意不可意；可意不生欲，不可不憎惡。耳聞彼諸聲，亦有念不念；於念不樂著，不念不起惡。鼻根之所嗅，若香若臭物；等心於香臭，無欲亦無違。所食於眾味，彼亦有美惡；美味不起貪，惡味亦不擇。樂觸以觸身，不生於放逸；為苦觸所觸，不生過惡想。平等捨苦樂，不滅者令滅；心意所觀察，彼種彼種相。虛偽而分別，欲貪轉增廣；覺悟彼諸惡，安住離欲心。善攝此六根，六境觸不動；摧伏眾魔怨，度生死彼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經文〕

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

不住於相的相是色相，聲相、香相等，不是性相不二的相。佛陀時代，不只勸誡弟子們，為信徒開示說法，不住於相；弟子們去村落去城市托鉢乞食，行、住、坐、臥，一切時中，都要照顧好六根，對於微妙、可愛的六塵境界，都不可以染著，如清淨乞食住（經），雜阿含第二三六經（佛光二三八經）謹摘錄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持尼師檀，入林中，晝日坐禪。時，舍利弗從禪覺，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爾時，佛告舍利弗：「汝從何來？」

舍利弗答言：「世尊！從林中晝日坐禪來。」

佛告舍利弗：「今入何等禪住？」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汝今入上座禪住而坐禪；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當如是學。」

「若入城時、若行乞食時、若出城時，當作是思惟：我今眼見色，頗起欲、恩愛、愛念著不？」

「舍利弗！比丘作如是觀時，若眼識於色有愛念染著者，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故，當勤欲方便，堪能繫念修學。譬如有人，火燒頭衣，為盡滅故，當起增上方便，勤教令滅；彼比丘亦復如是，當起增上勤欲方便，繫念修學。

「若比丘觀察時，若於道路、若聚落中行乞食、若出聚落，於其中間，眼識於色，無有愛念染著者，彼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日夜精勤，繫念修習，是名比丘於行、住、坐、臥淨除乞食。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

佛說此經已，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金剛經的不住於相，是生活的佛教，人間的佛教，日常生活，行住坐臥，要時時警惕，不為境界所迷，不為境界所轉，要保持正念正智。

【經文】

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確實心無所住而行布施，就是所謂的三輪體空，行六度波羅蜜，才是勝義福德，否則就是人天福報了。佛陀開示弟子們，能保持正念正知正智，不顧念六塵境界，則為世間無上福田，謹摘錄雜阿含第三四一經（佛光三一九經）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常行。云何為六？若比丘眼見色，不苦、不樂，捨心住正念正智；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識法，不苦、不樂，捨心住正念正智。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世間難得，所應承事、恭敬、供養，則為世間無上福田。」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

「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

「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

所教住。」

【註】

不住相布施功德，如十方虛空不可思量來譬喻，這是從「識」無所染著，無所住著，識契入十方虛空的狀況，演變而來的，謹摘錄雜阿含經第六四經（佛光五五經）最後段經文，再作說明：

「攀緣四識住，何等為四？謂色識住、色攀緣、色愛樂、增進廣大生長；於受、想、行、識住，攀緣、愛樂、增進廣大生長。比丘！識於此處，若來、若去、若住、若起、若滅，增進廣大生長。若作是說：更有異法，識若來、若去、若住、若起、若滅、若增進廣大生長者。但有言說，聞已不知，增益生癡，以非境界故。所以者何？比丘！離色界貪已，於色意生縛亦斷；於色意生縛斷已，識攀緣亦斷，識不復住，無復增進廣大生長。受、想、行界離貪已，於受、想、行意生縛亦斷；受、想、行意生縛斷已，攀緣亦斷，識無所住，無復增進廣大生長。識無所住故不增長；不增長故無所為作，無所為作故則住，住故知足，知足故解脫，解脫故於諸世間

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比丘！我說識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除欲見法，涅槃滅盡，寂靜清涼。」

【註】

識的功能是了別、分別、認識，識的特異功能是完全自動化的記憶每一個人的身行、語行、意行，這些記憶體又稱為習氣或習氣種子，心的梵文是 *Citta*。質多，意思是相續性或積聚 (*accumulating*) 不斷的累積。從時間上來解說心、意、識，當根緣塵時，意出現，開始分別、了別時，是識，事情過後整個過程儲存起來，叫做心。

識的特性是攀緣染著，識一定要有東西依附、附著，十二緣起的第三是識，第四是名色，可以說是相依相靠的，識投入名色（色、受、想、行）以後一直認為這些就是它擁有的，緊緊的捉住不放 (*GRASP, Attach, attachment*) 到人死了，它才又去依附另外一個個體，這種迷迷糊糊的闇昧相是無明，認定色身是我，認定受、想、行是我，緊抓不放，所以身體出現一點點狀況，就開始緊張害怕，感受不如意，就生氣瞋恨，對色身的貪喜、對受、想、行的貪喜，所以就不斷的造作身、口、意三業，

導致輪迴生死。當識認知色是無常，是苦；受、想、行是無常，是苦，這些都不是「我」，所以從此識不住著於色，不住著於受、想、行，就不再造作生死輪迴的身口意三業，此時識無所住，不再發號施令，無所作為，心就安了。對於世間都無所取了，無所求了，無所著了，契入無量無邊際的涅槃。所以佛陀說：「比丘！我說識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除欲見法，涅槃滅盡，寂靜清涼。」

金剛經說，無住相布施，功德不可思量，涅槃的功德，一樣是不可思量的。



如理實見分第五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註】

第三分佛陀開示，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第四分又開示，所謂不住色布施；，那麼佛的身相可見嗎？弟子們都知道，色、受、想、行、識，這五蘊假合的，並不是佛的法性身。所以須菩提就正確的回答：「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佛陀常常開示五蘊是無常，不永恆的、不真實的、是虛假的，所以這個身相，即非身相。色沒有如來；受、想、行、識沒有如來，在雜阿含經第一〇四經（佛光一〇六經）是舍利弗尊者開示焰摩迦比丘的，第一〇五經（佛光一〇七經）是世尊開示外道出家的仙尼的，現在謹錄出一〇四經的全部經文，以資參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比丘名焰摩迦，起惡邪見，作如是言：「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

【註】

此段經文說明焰摩迦比丘表達他對漏盡阿羅漢的理解。焰摩迦比丘說：「依我理解佛陀的開示，已經斷盡隨眠煩惱的阿羅漢，一旦死了以後就一無所有了。」

時，有眾多比丘聞彼所說，往詣其所，語焰摩迦比丘言：「汝實作是說：『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耶？」

答言：「實爾，諸尊！」

時，諸比丘語焰摩迦：「勿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說，汝當盡捨此惡邪見。」

諸比丘說此語時，焰摩迦比丘猶執惡邪見，作如是言：「諸尊！唯此真實，異則虛妄。」如是三說。

此段經文是說，眾多比丘聽了焰摩迦比丘的論調，覺得這種理論是斷見，如來不會這麼說，所以一起來勸誡焰摩迦比丘，不要毀謗世尊，毀謗世尊是有罪過的，世尊不會說這種斷滅論的，你應當放棄這樣的邪見。而焰摩迦不聽大家的勸說，一而再，再而三的說：「我說的是真實，其他的理論都是虛妄的。」

時，諸比丘不能調伏焰摩迦比丘，即便捨去，往詣尊者舍利弗所，語尊者舍利弗言：「尊者！當知彼焰摩迦比丘起如是惡邪見言：『我解知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我等聞彼所說已，故往問焰摩迦比丘：『汝實作如是知見耶？』」彼答我言：『諸尊！實爾，異則愚說。』我即語言：『汝勿謗世尊，世尊不作此語，汝當捨此惡邪見。』再三諫彼，猶不捨惡邪見，是故我今詣尊者所，唯願尊者，當令焰摩迦比丘息惡邪見，憐愍彼故！」

舍利弗言：「如是，我當令彼息惡邪見。」
時，眾多比丘聞舍利弗語，歡喜隨喜，而還本處。

【註】

眾多比丘無法勸誡焰摩迦比丘放棄邪見，只好前往拜見長老舍利弗尊者，請求長老為焰摩迦比丘開示，令其得到正知正見，舍利弗尊者慈悲同意大眾的請求。

爾時，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出城，還精舍舉衣鉢已，往詣焰摩迦比丘所。時，焰摩迦比丘遙見尊者舍利弗來，即為敷座洗足，安停腳机奉迎，為執衣鉢，請令就座。

尊者舍利弗就座、洗足已，語焰摩迦比丘：「汝實作如是語：『我解知世尊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耶？」

焰摩迦比丘白舍利弗言：「實爾，尊者舍利弗！」

【註】

舍利弗尊者質問焰摩迦比丘，確實有說：「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耶？焰摩迦比丘承認，自己有這麼說。

舍利弗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云何焰摩迦！色為常耶？為非常

耶？」

答言：「尊者舍利弗！無常。」

復問：「若無常者，是苦不？」

答言：「是苦。」

復問：「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復問：「云何，焰摩迦！色是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受、想、行、識是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云何，焰摩迦！異色有如來耶？異受、想、行、識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色中有如來耶？受、想、行、識中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如來中有色耶？如來中有受、想、行、識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非色、受、想、行、識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註】

這段經文是舍利弗以如來的法性身，與五蘊身對比，提出問題，讓焰摩迦比丘正確理解佛陀開示的正法。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如來者如如不動而示現來教化眾生，是恆常真實。而色是無常，無常苦，是變異法，受、想、行、識是無常，是苦，是變易法，有多聽如來開示法與律的聖弟子們，怎麼有可能說：五陰是「我」，離五陰有「我」，「我」在五陰中，五陰在「我」中？所以舍利弗尊者繼續問焰摩迦比丘：「色是如來耶？受、想、行、識是如來耶？」又問：「離色有如來耶？離受、想、行、識有如來耶？」又問：「色中有如來耶？受、想、行、識中有如來耶？如來中有色耶？如來中有受、想、行、識耶？」又問：「沒有色、受、想、行、識有如來耶？」這些問話，讓焰摩迦比丘逐漸理解佛陀開示的正法。

「如是，焰摩迦！如來見法真實，如住無所得，無所施設，汝云何言『我解知世尊所說，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為時說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註】

舍利弗告訴焰摩迦比丘，如來覺悟正法，一切無所得，無所施設。而你卻說：「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這樣說適當嗎？

復問：「焰摩迦！先言『我解知世尊所說，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云何今復言非耶？」

焰摩迦比丘言：「尊者舍利弗！我先不解、無明故，作如是惡邪見說，聞尊者舍利弗說已，不解、無明，一切悉斷。」

【註】

此段經文，舍利弗質問焰摩迦比丘，你先前的論調跟現在所說的前後相違？焰摩迦比丘回答說：「尊者舍利弗！我之前不明白，很無明，所以說了這些邪說邪論，

現在聽了尊者舍利弗的開示後，不理解的，無明的，一切都斷除了。」

復問：「焰摩迦！若復問：『比丘！如先惡邪見所說，今何所知見一切悉得遠離？』汝當云何答？」

焰摩迦答言：「尊者舍利弗！若有來問者，我當如是答：『漏盡阿羅漢色無常，無常者是苦，苦者寂靜、清涼、永沒；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有來問者，作如是答。」

【註】

此段經文是舍利弗擔心，以後有些人會詰問焰摩迦比丘，你以前的論調，現在怎麼都不提了，你要怎麼解釋？焰摩迦比丘說：「尊者舍利弗！如果有人來問，我會這樣說：『斷盡隨眠煩惱的阿羅漢，知道色無常，無常者是苦，苦者寂靜、清涼、永沒；受、想、行、識也是如此。』我這樣回答它們。」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焰摩迦比丘！汝應如是答。所以者何？漏盡阿羅漢色無常，無常者是苦，若無常、苦者，是生滅法；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焰摩迦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註】

焰摩迦比丘聽了舍利弗這些開示以後，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證到初果的見道位。

尊者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今當說譬，夫智者以譬得解。如長者子，長者子大富多財，廣求僕從，善守護財物。時，有怨家惡人，詐來親附，為作僕從，常伺其便，晚眠早起，侍息左右，謹敬其事，遜其言辭，令主意悅，作親友想、子想，極信不疑，不自防護，然後手執利刀，以斷其命。焰摩迦比丘！於意云何？彼惡怨家，為長者親友，非為初始方便，害心常伺其便，至其終耶？而彼長者，不能覺知，至今受害。」

答言：「實爾，尊者！」

【註】

這段經文是舍利弗慈悲再為焰摩迦比丘作一個譬喻，這個譬喻的含義是指色、受、想、行、識組合的五蘊身，是令我們造作種種業，使我們輪迴生死，苦海無邊際，而我們都對這個五蘊身疼愛有加，倍加愛惜，呵護，而任性的造作身、口、意三惡業。這個譬喻是要我們時時警覺五蘊身其實是我們的冤親仇敵，時時要防護。

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於意云何？彼長者本知彼人詐親欲害，善自防護，不受害耶？」

答言：「如是，尊者舍利弗！」

「如是，焰摩迦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於五受陰作常想、安隱想、不病想、我想、我所想，於此五受陰保持護惜，終為此五受陰怨家所害。如彼長者，為詐親怨家所害而不覺知。焰摩迦！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非我所，於此五受陰不著、不受，不受故不著，不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焰摩迦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尊者舍利弗為焰摩迦比丘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

【註】

舍利弗尊者慈悲，將譬喻的真實義告訴焰摩迦比丘，並且說明修行者對五陰應該作怎麼想法，才能解脫。

【經文】

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註】

凡所有相，可以說一切萬法的相，因為一切萬法的相，都是因緣生的，所以說萬法皆空，因為皆是虛妄的，而萬法的空相，就是涅槃。如般若心經：佛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所以佛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佛陀開示，一切法或世間，都是從身與心，心與外境來說明的。如雜阿含經第三三二一經（佛光二九九經）摘錄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生聞婆羅門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沙門瞿曇！所謂一切法，云何為一切法？」

佛告婆羅門：「眼及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是名為一切法。」

【註】

這裡佛陀開示的一切法，是六根緣六塵，引生六識，接著引生六觸，而後就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以眼緣色為代表，而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這就是一切法，也可以說一切相（所有相）。

佛陀開示世間也是以六根緣六塵，生六識，引生六觸，然後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耳緣聲、鼻緣香、舌緣味、身緣觸、意緣法，也是一樣引生識，三合生觸，然後就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也可以說六根、六塵、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行），六愛，就是一切法，就是世間。謹摘錄雜阿含經第二三〇經（佛光二二三二經）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比丘名三彌離提，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所謂世間者，云何名世間？」

佛告三彌離提：「謂眼、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是名世間。」

【註】

佛法的目的，是要所有眾生離苦得樂，所以佛陀開示佛法，都不離開身與心，心與境。這所以叫人生的佛教，人間的佛教。可以說是徹底的生命哲學。

正信希有分第六

〔經文〕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

須菩提為什麼會提出這個問題呢？因為修行者，應該努力修定修慧，早日證入涅槃，怎麼要度無量無數無邊的眾生入無餘涅槃？可能他自己也懷疑這個修行法。然而佛陀回答的是，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這應該是依八妙行無住分第四而回答的，因為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六根對六塵而生識，能不染著外境，是持戒，是福報。行於布施，不論是財布施，或法布施，總是得到福報的。所以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能生信心，以此為實。

其實須菩提的疑問是多餘的，因為學佛的人，只要理解佛法，明白佛法，一定會深信不疑的，為什麼？如《藥師經》中，爾時世尊告阿難言：「如我稱揚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所有功德，此是諸佛甚深行處，難可解了，汝為信不？」

阿難白言：「大德世尊！我於如來所說契經不生疑惑，所以者何？一切如來身語意業無不清淨。世尊！此日月輪可令墮落，妙高山王可使傾動，諸佛所言無有異也」。

《遺教經》也說：「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佛說四諦不可令異。」佛陀在世的時候，為弟子或為在家信徒作臨終關懷時，都勸誡病患的弟子，要修四不壞淨，即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三十七道品中，五根五力，都以信根、信力為先導，而信根也是四不壞淨，如雜阿含六四六經（佛光六五八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根。何等為五？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信根者，當知是四不壞淨……」

又何等為信根？如雜阿含經第六四七經（佛光六五九經）

佛說：「何等為信根？若比丘於如來所起淨信心，根本堅固，餘沙門、

婆羅門、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餘世間，無能沮壞其心者，是名信根。」

信力也是這麼說，如雜阿含經第六七五經（佛光六八七經）

佛說：「彼信力，當知是四不壞淨。」

又雜阿含六六六經（佛光六七八經）

佛說：「何等為信力？謂聖弟子於如來所入於淨信，根本堅固，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同法所不能壞，是名信力。」

佛陀對在家居士要求的信心具足，也是相同的，如雜阿含九二七經（佛光九一九經）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優婆塞信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者，於如來所正信為本，堅固難動，諸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間所不能壞。摩訶男！是名優婆塞信具足。」

所以不論是出家眾或在家眾，對三寶的信心，都要堅固難動，也就是四不壞淨。因此我認為須菩提，不必擔心，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

〔經文〕

「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

佛陀曾經講到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等過去六佛（雜阿含經三六六經三六九經、四七五經），也有說到三世佛無量，謹錄雜阿含五四六經（佛光九三八經）全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恭敬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

「瞿曇！未來世當有幾佛？」

佛告婆羅門：「未來佛者，如無量恒河沙。」

爾時，婆羅門作是念：未來當有如無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我當從彼

修諸梵行。

爾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時，婆羅門隨路思惟：我今唯問沙門瞿曇未來諸佛，不問過去。即隨路還，復問世尊：「云何，瞿曇！過去世時，復有幾佛？」

佛告婆羅門：「過去世佛亦如無量恒河沙數。」

時，婆羅門即作是念：過去世中有無量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我曾不習近，設復未來如無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亦當不與習近娛樂，我今當於沙門瞿曇所修行梵行。即便合掌白佛言：「唯願聽我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

佛告婆羅門：「聽汝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得比丘分。」

爾時，婆羅門即出家受具足。出家已，獨一靜處思惟：所以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得阿羅漢。

經文中，時，婆羅門即作是念：「過去世中有無量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我曾不習近，設復未來如無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亦當不與習近娛樂，我今當於沙門瞿曇所修行梵行。」這裡是說，過去有無量諸佛，婆羅門都不曾供養結緣或聽聞佛法，沒有種諸善根。

對三寶佛、法、僧的信心堅固難動，都是過去世中有結過善緣的，謹錄出雜阿含經第三九八經（佛光三九七經）及第三九九經（佛光三九八經）證明如下：

三九八經（佛光三九七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捺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小綿丸、小劫貝華丸，置四衢道頭，四方風吹，則隨風去向於一方。如是，若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不如實知，於苦集聖諦、於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當知彼沙門、婆羅門常觀他面，常隨他說，以不如實知故，聞彼所說，趣說而受，當知此人不宿修習智慧故。」

「譬如因陀羅柱，銅鐵作之，於深入地中，四方猛風不能令動。如是，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如實知，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當知是沙門、婆羅門不視他面，不隨他語，是沙門、婆羅門智慧堅固，本隨習故，不隨他語。是故，比丘！於四聖諦當勤方便，起增上欲，精進修學。」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九九（佛光三九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捺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石柱，長十六肘，八肘入地，四方風吹，不能令動。如是，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如實知，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斯等沙門、婆羅門至諸論處，無能屈。其心解脫、慧解脫者，能使餘沙門、婆羅門反生憂苦。如是如實知、如實見，皆是先世宿習故，使智慧不可傾動。是故，比丘！於四聖諦當勤方便，起增上欲，精進修學。」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九八經的前一段經文，說明不如實知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就會隨和別人的說法，被牽著鼻子走，「當知此人不宿修習智慧故。」

下半段經文，說明能如實知四聖諦者，當知是沙門，婆羅門不視他面，不隨他

語，是沙門，婆羅門「智慧堅固」，「本隨習故」，不隨他語。

第三九九經，說明對於苦聖諦如實知，於苦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如實見，皆是先世宿習故，使智慧不可傾動。

〔經文〕

「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德。」

如來的智慧是一切種智，對於一切法的如是體，如是性，如是相，如是用，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都能了解。對於眾生的根性，善惡好壞，因果業報都能清清楚楚。

謹錄雜阿含經九九〇經及九九一經（佛光九八二經及九八三經）全部經文，雖然經文較長，但是可以更明白佛陀對每一個人的善惡果報，確實是悉知悉見。

雜阿含經九九〇經（佛光九八二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詣舍衛城，次第乞食，至鹿住優婆夷舍。

【註】

這一段經文是說阿難尊者，在舍衛城次第乞食，來到鹿住優婆夷的家，鹿住優婆夷請阿難尊者上座。

鹿住優婆夷遙見尊者阿難，疾敷床座，白言：「尊者阿難令坐。」

時，鹿住優婆夷稽首禮阿難足，退住一面，白尊者阿難：「云何言世尊知法？我父富蘭那先修梵行，離欲清淨，不著香花，遠諸凡鄙；叔父梨師達多不修梵行，然其知足。二俱命終，而今世尊俱記二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於後世得斯陀含，生兜率天，一來世間，究竟苦邊。云何，阿難！修梵行、不修梵行，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其後世？」

阿難答言：「姊妹！汝今且停。汝不能知眾生世間根之差別，如來悉知

眾生世間根之優劣。」如是說已，從座起去。

【註】

這段經文是鹿住優婆夷認為佛陀授記她的父親跟叔父，死了以後，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於後世得斯陀含，生兜率天，一來世間究竟苦邊，不以為然。怎麼可以說一位修梵行，一位不修梵行，而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其後世！

阿難尊者說：姊妹！你不要再說了，你不能知道眾生世間根性的差別，如來都知道眾生世間根性的優劣，說後就走了。

時，尊者阿難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鹿住優婆夷所說廣白世尊。

佛告阿難：「彼鹿住優婆夷云何能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阿難！如來悉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阿難！或有一犯戒，彼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犯戒無餘滅、無餘沒、無餘欲盡。或有一犯戒，於心解脫、慧解脫如實知，彼所起犯戒無餘滅、無餘沒、無餘欲盡。於彼籌量者言：『此亦有如是法，彼亦有是法，此則應俱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一後世。』彼

如是籌量者，得長夜非義饒益苦。

【註】

這一段經文是說阿難尊者回到精舍後，去拜見佛陀並將鹿住優婆夷所說的話重述一遍。

佛陀告訴阿難尊者：這位鹿住優婆夷，怎麼能知道眾生世間根性的優劣呢？阿難！如來完全可以知道眾生根性的優劣。

阿難！若有一個人犯戒，他對心解脫、慧解脫都不明白，他所犯的戒，已經滅盡了、消滅了、不再犯戒了；有另外有一個人犯戒，但他對心解脫、慧解脫能完全明白理解，他所犯的戒已經滅盡了、消滅了、不再起犯戒了。也許有人衡量這兩個人說，「這個某甲有這樣的犯戒，那個某乙也有這樣的犯戒，所以兩人應該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一後世。」像這類衡量評論的人，會長久得到痛苦，因為他不明真正的事理。

「阿難！彼犯戒者，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犯戒無餘滅、無餘沒、無餘欲盡。當知此人是退，非勝進，我說彼人為退分。阿難！有

犯戒，彼於心解脫、慧解脫如實知，彼於所起犯戒無餘滅、無餘沒、無餘欲盡。當知是人勝進不退，我說彼人為勝進分。自非如來，此二有間，誰能悉知？是故，阿難！莫籌量人人而取，人善籌量人人而病。人籌量人人，自招其患。唯有如來能知人耳。」

【註】

這段經文說明一個人，對於心解脫、慧解脫是否如實知，應說具有他心通、天眼通、漏盡通，否則無法知道他人內心清淨與否、證悟與否。

佛陀分析同樣犯戒，而內心的證悟與否，分出差別。

佛陀說：阿難！某甲犯戒的，他對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雖然他所犯的戒全都滅了、不存在了，沒有要再犯戒了，但某甲是退，不是勝進，我說某甲為退分。阿難！有某乙犯戒，他對於心解脫、慧解脫如實知，某乙所犯的戒全部都滅了，不存在了，沒有再犯了，要知道，某乙是勝進不退，我說某乙是勝進分。（這是心境的境界）如果不是如來，某甲與某乙二人之間，誰能明白？所以，阿難！不要隨便衡量這個人、衡量那個人，喜歡衡量別人，會自己受害，會自己受苦。只有如來才能知道，每一個人根性的好與壞。

如二犯戒，二持戒亦如是。彼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持戒無餘滅。若掉動者，彼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掉無餘滅。彼若瞋恨者，彼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瞋恨無餘滅。若苦貪者，彼於心解脫、慧解脫如實知，彼所起苦貪無餘滅。穢污清淨如上說，乃至如來能知人人。

【註】

以上這段經文，是佛陀再舉一些根性的例子：

一、如二個人犯戒，二個人持戒，也是一樣，對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他們所持戒的全部滅盡了。

二、若掉動者（妄念紛紛），他們對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他們的掉動也全部滅盡了。

三、有瞋恨心重的，他們對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而他們的瞋恨心已全部滅盡了。

四、有貪欲心重的，他們對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他所起極貪欲也全部滅盡了。

這幾類人的根性，於心解脫、慧解脫。能如實知，是清淨的，不能如實知是穢污的。

如上面所說，這是心境的境界，誰能知道，只有如來能知道這些人的根性是優或是劣。

「阿難！鹿住優婆夷愚癡少智，而於如來一向說法心生狐疑。云何，阿難！如來所說，豈有二耶？」

阿難白佛：「不也，世尊！」

【註】

這段經文是說：如來知道鹿住優婆夷，對於他說的話都心生懷疑。

佛陀說：「阿難！鹿住優婆夷愚痴沒有智慧，一路來對於如來所說的話，心生狐疑。阿難！你認為如何？如來所說的道理，有兩種論調嗎？」

阿難回答說：「不會的，世尊！」

佛告阿難：「善哉！善哉！如來說法若有二者，無有是處！阿難！若

富蘭那持戒，梨師達多亦同持戒者，所生之趣，富蘭那所不能知。梨師達多為生何趣？云何受生？云何後世？若梨師達多所成就智，富蘭那亦成就此智者，梨師達多亦不能知彼富蘭那當生何趣？云何受生？後世云何？阿難！彼富蘭那持戒勝，梨師達多智慧勝；彼俱命終，我說二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後世亦同是斯陀含，生兜率天，一來生此究竟苦邊。彼二有間，自非如來，誰能得知？是故，阿難！莫量人人！量人人者，自生損減。唯有如來能知人耳。」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最後這段經文是如來再次分析富蘭那與梨師達多的根性優劣。

佛告阿難：「很好！很好！如來說法如果有兩種論調，那是不可能的。」

阿難！若富蘭那持戒，梨師達多也一樣持戒，所投生的地方，富蘭那是不能知道的，不知道梨師達多為生何趣？云何受生？云何後世？

如果梨師達多成就智慧，富蘭那也成就智慧，梨師達多也不能知道富蘭那會投生到那一道，如何受生，後世如何。

阿難！富蘭那持戒殊勝，梨師達多智慧殊勝，兩個人都死了，我說他們兩個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後世也一樣證斯陀含（二果），生兜率天，一來生此，就會解脫生死，究竟苦邊。他們兩人根性的優劣，若不是如來，誰能知道，誰能明白。所以，阿難，不要衡量別人，喜歡衡量別人的人，自己會受害、受苦的。只有如來能知道眾生世間根性的優與劣，才能斷定一個人死後投生何趣。

佛陀這樣的開示，阿難聽了很歡喜依教奉行。

雜阿含九九一經（佛光九八三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釋氏彌城留利邑夏安居。有餘比丘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時，彼比丘於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次第至鹿住優婆夷舍。鹿住優婆夷遙見比丘來，疾敷床座，請比丘令坐，如上阿難修多羅說。

時，彼比丘語鹿住優婆夷：「姊妹且停！汝那得知眾生根之優劣。姊妹！唯有如來能知眾生根之優劣。」如是說已，從座起去。

【註】

此段經文是說明鹿住優婆夷，上次聽阿難說，她不知道眾生世間根性的優劣，只有如來才能悉知悉見眾生根性的優劣。心中不服，這次遇到比丘來，同樣提出這個問題，比丘跟阿難尊者一樣的說：「姊妹！你不要再說了，你怎麼能夠知道眾生世間根性的優劣，只有如來能知眾生世間根性的優劣。」說了就走了。

時，彼比丘三月夏安居訖，作衣竟，持衣鉢，往詣彌城留利釋氏邑。到已，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共鹿住優婆夷所論說事向佛廣說。

【註】

結夏安居三個月後，這位比丘來到佛陀駐錫的地方，就將鹿住優婆夷所說話重述一遍。

佛陀舉不同的例子，說明不要衡量別人，一般人是無法明白眾生根性的優劣的。內心的證悟境界，唯有天眼通、他心通、漏盡通的聖者才能印證，所以佛陀知道眾生根性的優與劣，以下經文就不再分析了。

佛告比丘：「鹿住優婆夷云何能知世間眾生諸根優劣？唯有如來能知世間眾生諸根優劣耳。不離瞋恨、憍慢，時起貪法，不聽受法，不學多聞，於法不調伏見，不能時時起解脫心法。比丘！若復有一不離瞋慢，時起貪法，然彼聞法，修學多聞，於善調伏見，時時能起解脫心法。若思量彼，此有是法，彼有是法，此則同一趣、同一受生、同一後世；如是思量者，長得非義不饒益苦。比丘！若復彼人不離瞋慢，時時起貪法，亦不聽法，不習多聞，不調伏見，亦不時時得解脫心法，我說此人卑鄙下賤。比丘！若復彼人不離瞋慢，時時起貪法，然彼聞法，樂多聞，調伏諸見，時時能得解脫心法，我說是人第一勝妙。彼二有間，自非如來，誰能別知？是故，比丘！莫量人人，……乃至如來能知優劣。」

「比丘！復次，有一不離瞋慢，時時起口惡行，餘如上說。比丘！復次，有一賢善，安樂同止，欣樂明智，修梵行者樂與同止，而彼不樂聞法，乃至不時時得心法解脫，當知彼人住賢善地，不能轉進。賢善地者，謂人、天趣。復次，有一其性賢善，同止安樂，欣樂梵行，以為伴侶，樂聞正法，學習多聞，善調伏見，時時能得解脫心法，當知彼人於賢善地能轉勝進，當知此人於正法流有所堪能。此二有間，自非如來，誰能別知？是故，比

丘！莫量人人，量人人者，自招其患。唯有如來能知人耳。比丘！鹿住優婆夷愚癡少智，……如上修多羅廣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經文〕

「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

能得如是無量福德，是因為我空觀成就，不會再生起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也不會生起法相、非法相了。聲聞道初果須陀洹斷我見結、疑結、戒禁取結，菩薩道初地也是斷我見結、疑結、戒禁取結。

有些大乘學者認為聲聞道沒有證法空，這是沒有正確瞭解「諸法無我」的法，諸法也可以說一切法，佛陀開示的諸法無我，或是諸行無常，是從六根緣六塵引生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行）、六愛等，這些就是諸法，因為根、塵、識、觸、受、想、思、愛，是一步一步引生的，所以稱為諸行，謹再摘錄雜阿含二七三經

（佛光二七二經）三段。

一、「比丘！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如是緣眼色，生眼識，三事（根、塵、識）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行），此等諸法非我、非常；是無常之我，非恆，非安隱，變易之我。

【註】

如果沒有思考，就不會有我、你、他的分別；而思考是受、想、思，有六根生理器官的不同，所以有六受、六想、六思、六愛，從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六愛，這些就是所謂的諸法，有先有後，所以不是常、非常、無常，一階一階的引生思考認知，所以是諸行，諸行是無常的，所以是無我的。

二、「比丘！諸行如幻、如炎，剎那時頃盡朽，不實來實去。」

【註】

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六愛，時諸行無常，剎那剎那變化，所以說如幻、如炎、如化，也就是諸法無我。

三、如是，比丘……如眼、耳、鼻、舌、身、意法因緣生意識（根緣塵生識），三事（根塵識）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諸法無我、無常……乃至空我、我所。」

【註】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都是觀察六根、六塵、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六愛等，而明白（如實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

所以證悟初果以後，不會是我空而法不空，諸行無常與諸法無我是同一性質而作不同的解說而已，時間的變化是諸行無常，一階一階的名詞是諸法。

回到金剛經〈正信希有分第六〉「無法相」，是諸法無我，「亦無非法相」是涅槃寂靜也不可說、不可著，一切無所取，一切無所著。

【經文】

「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

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非法是八邪道，正法是八正道，包括涅槃寂靜，一切無所著，原始佛教聖典記載，凡事正觀五受陰（五蘊）非我，非我所的時候，都會無所著，無所取。佛說：「比丘，多聞聖弟子，觀察五受陰非我，非我所，如是觀察者，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陀也開示，只要有一取著，就有罪過（不是真證悟）。

謹摘錄雜阿含經第二七二經（佛光編號四九經）最後一段經文如下：

佛說：「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世間頗有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思惟已，都不見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我若取色，即有罪過；若取受、想、行、識，則有罪過。作是知己，於諸世間，則無所取；無所取者，自覺涅

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所以金剛經說：「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

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證悟的涅槃或空性，是離言語相的，所以佛教界會說無能說之人，無所說之法，或所證之境界亦不可得，如般若心經說：「無智亦無得」，即能證悟的無分別智是空性的不可得，所證悟的境界也是空性的不可得。原始佛教聖典中，從文字上看是沒有說法的人，但實際上是已經斷我見的說法者，好像是沒有說法，但實際上是緣起法的空寂是不得，不可取的。先摘錄雜阿含第二九三經（佛光三三一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異比丘：「我已度疑，離於猶豫，拔邪見刺，不復退轉。

心無所著故，何處有我為彼比丘說法？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所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

「如是說法，而彼比丘猶有疑惑猶豫。先不得得想、不獲獲想、不證證想；今聞法已，心生憂苦、悔恨、矇沒、障礙。所以者何？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慾、寂滅、涅槃；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有為者若生、若住、若異、若滅，無為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滅，是名比丘諸行苦寂滅涅槃。因集故苦集，因滅故苦滅；斷諸逕路，滅於相續，相續滅滅，是名苦邊。比丘！彼何所滅？謂有餘苦。彼若滅止、清涼、息沒，所謂一切取滅、愛盡、無慾、寂滅、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本經佛陀跟比丘說：「我已度疑，離於猶豫，拔邪見刺，不復退轉，心無所著故。」是說明佛陀自己已經大徹大悟，沒有有見、無見，常見、斷見等諸邪見，一切無所著，那裡有什麼無上正等正覺可得（心無所著，一切無所有）。

經文又說：「何處有我為彼比丘說法？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這些經文就像中國佛教界所說的：「無能說法之人，無所說之法。」如來所證的涅槃是不可說不可取的，用語言或任何方式表達都不相應，所以說無有定法如來可證（無上正等正覺），無有定法（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如來可說，只是善巧方便（權巧）說凡是緣起的，體性就是空的，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

二九三經佛陀說，只有沒有斷我見的，沒有徹底證悟的，還有猶豫的，才會想還沒有得到的（覺悟）想要得到，沒有獲得的想獲得，沒有證悟的想要證悟，聽到緣起法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慾、寂滅、涅槃，一無所得，心裡就憂愁苦惱，悔恨了。緣起法分為世間有為法，即苦聖諦與集聖諦，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出世間的無為法是滅聖諦與道聖諦，即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有為法是有生有住有異有滅，無為法是不生不住不異不滅，所謂一切取滅。原始佛教與大乘佛

教，深奧的義理是有相通的。

只是原始佛教的無能說法之人，是指無我相的證悟者。今再舉雜阿含第九六八經（佛光九六〇經）來作說明。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給孤獨長者日日出見世尊，禮事供養，給孤獨長者作是念：我今出太早，世尊及諸比丘禪思未起，我寧可過諸外道住處。即入外道精舍，與諸外道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

時，彼外道問言：「長者！汝見沙門瞿曇，云何見？何所見？」

長者答言：「我亦不知云何見世尊，世尊何所見。」

諸外道言：「汝言見眾僧，云何見眾僧？眾僧何所見？」

長者答言：「我亦不知云何見僧，僧何所見。」

外道復問：「長者！汝今云何自見？自何所見？」

長者答言：「汝等各自說所見，然後我說所見，亦不難。」

這一段經文中，外道與給孤獨長者的對話，云何見世尊？云何見眾僧？云何自見？都不是說見佛陀的身相、眾比丘的身相，給孤獨長者的身相，而是指的世尊的立論見地，眾僧的立論與見地，給孤獨長者的立論與見地。

如雜阿含第五三經（佛光九九經）

有一聚落主（村長）大姓婆羅門，前往拜見佛陀，白世尊曰：「沙門瞿曇！何論何說？」

佛告婆羅門：「我論因、說因。」

又曰：「云何論因？云何說因？」

佛告婆羅門：「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

緣起法與緣生法就是佛陀的立論，而從勝義諦說，世間滅，一切皆滅，一切不可取。

回到九六八經，外道問給孤獨長者，云何見世尊？云何見眾僧等，都是想要知

道佛陀的立論見地，從勝義諦上於一切見都無所得。

外道們一一說出它們的立論，就是十四無記（十四種戲論），毫無意義的邪論，無須多作解說，所以叫無記。

時，有一外道作如是言：「長者！我見一切世間常，是則真實，餘者虛妄。」

復有說言：「長者！我見一切世間無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長者！世間常無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世間非常非無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世有邊，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世無邊，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世有邊無邊。」

復有說言：「世非有邊非無邊。」

復有說言：「命即是身。」

復有說言：「命異身異。」

復有說言：「如來死後有。」

復有說言：「如來死後無。」

復有說言：「如來死後有無。」

復有說言：「如來死後非有非無，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諸外道語長者言：「我等各各已說所見，汝復應說汝所見。」

長者答言：「我之所見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若復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彼則無常，無常者是苦。如是知己，於一切見都無所得。如汝所見：『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者，此見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若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是則無常，無常者是苦。是故汝等習近於苦，唯得於苦，堅住於苦，深入於苦。如是汝言『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有如是答。」

世間無常、常無常、非常非無常，世有邊、世無邊、世有邊無邊、世非有邊非無邊，命即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死後有、如來死後無、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死後非有非無，此是真實，餘則虛妄，皆如上說。

有一外道語給孤獨長者言：「如汝所說，若有見彼，則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是無常法，若無常者是苦。是故，長者所見亦習近苦，得苦，住苦，深入於苦？」

長者答言：「我先不言所見者，是真實、有為、思量、緣起法，悉皆無常，無常者是苦，知苦已，我於所見無所得耶？」

彼外道言：「如是，長者！」

爾時，給孤獨長者於外道精舍伏彼異論，建立正論，於異學眾中作師子吼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以向與諸外道共論事向佛廣說。

佛告給孤獨長者：「善哉！善哉！宜應時時摧伏愚痴外道，建立正論。」

佛說是語已，給孤獨長者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註】

給孤獨長者以一切緣起者皆是無常、是苦、無我，所以一切無所得。

【經文】

「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有為法是世俗諦，諸法因緣生的，無為法是勝義諦的，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一切賢聖，最少就是斷我見結，即初果須陀洹，一直到無上正等正覺，這中間的差別在於修道位斷除多少習氣，而都是證初果以上的聖者，完整的差別說明是在雜阿含經第三九三經（佛光三九二經），謹錄全部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捺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彼一切所應當知四聖諦法。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修無間等。如此章句，一切四聖諦經，應當具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悉應當說。又三結盡，得須陀洹，一切當知四聖諦。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是當知、如是當見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若三結盡，貪、恚、痴薄，得斯陀含，彼一切皆於四聖諦如實知故。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是當知、如是當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五下分結盡，生般涅槃阿那含，不還此世，彼一切知四聖諦。何等為四？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若一切漏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彼一切悉知四聖諦。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若得辟支佛道證，彼一切知四聖諦故。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若得無上等正覺，彼一切知四聖諦故。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此經所列出的都是聖賢，從證須陀洹果開始，一直到得無上正等正覺。因為斷了我見結，聲聞道是初果，菩薩道是初地。

斷我見結是見道位，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

然後進入修道位，定慧雙修，目的是斷貪瞋癡，斷盡隨眠煩惱，習氣逐漸滅了，其勢力只剩下一來天上人間，就是二果，二果的功德就是薄婬怒癡，到三果的時候就斷了五下分結，不還此世了。

一切漏盡，漏盡心解脫，慧解脫是現證涅槃的阿羅漢、辟支弗也是如此，一直到證無上正等正覺。

所以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見道位證我空時，都是聖賢，往上依斷煩惱而定境界果位。

依法出生分第八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這一分開始有比較福德的多或大，〈無為福勝分第十一〉、〈如法受持分第十三〉、〈離相寂滅分第十四〉、〈持經功德分第十五〉、〈能淨業障分第十六〉、〈法界通化分第十九〉、〈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等，經文中都有較量福德，但最重要的還是不住相，離一切相，才是真實功德，如：〈妙行無住分第四〉，佛說：「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金剛經的修

行重點，離一切相，不住於相。

【經文】

「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從勝義諦說，大乘佛教重視三輪體空的布施，無能施之人（無我相），無受施之人（無人相）無所施物（體性是空），所以，是福德，是行為留下的痕跡，若有再投胎轉世即可受用福德的果報，若不受胎，則融入無量無邊的法界中，即非福德性，所以如來方便說福德多。

修那些法門，可以得何等功德，能消多少業，比較功德。是大乘佛教的一種特色，佛陀時代也有說修十善，可以生善道（人與天），特別是成就四不壞淨的功德。謹錄出雜阿含經第八三三經、八三四經、八三五經、八三六經（佛光編號八四五經、八四六經、八四七經、八四八經）以饗讀者。

雜阿含經八三三（佛光編號八四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時，有善調象師離車，名曰難陀，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離車難陀言：「若聖弟子成就四不壞淨者，欲求壽命，即得壽命；求好色、力、樂、辯、自在即得。何等為四？謂佛不壞淨成就，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我見是聖弟子於此命終，生於天上，於天上得十種法。何等為十？得天壽、天色、天名稱、天樂、天自在，天色、聲、香、味、觸。若聖弟子於天上命終，來生人中者，我見彼十事具足。何等為十？人間壽命、人好色、名稱、樂、自在、色、聲、香、味、觸。我說彼多聞聖弟子不由他信、不由他欲、不從他聞、不取他意、不因他思，我說彼有如實正慧知見。」

爾時，難陀有從者，白難陀言：「浴時已到，今可去矣！」

難陀答言：「我今不須人間澡浴，我今於此勝妙法以自沐浴，所謂於世尊所得清淨信樂。」

爾時，離車調象師難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作禮而去。

一、法水清淨身心，勝於一切世間的水。如難陀答言：「我今不須人間澡浴，我今於此勝妙法以自沐浴，所謂於世尊所得清淨信樂。」

二、成就四不壞淨者，可以印證是得初果，所以佛陀說彼有如實正慧知見。

三、成就四不壞淨者，在家人死後，肯定升天。

四、大乘佛教傳授菩薩戒時，有一項儀軌「授四不壞信」即：

1，我弟子○○○從今時，盡未來際身，皈依佛。

2，我弟子○○○從今時，盡未來際身，皈依法。

3，我弟子○○○從今時，盡未來際身，皈依僧。

4，我弟子○○○從今時，盡未來際身，皈依戒。

從原始佛教的四不壞淨演變成北傳傳授菩薩戒儀軌的授不壞信，是有銜接的關係，但其內容實義有些差別。

雜阿含經八三四（佛光編號八四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聖弟子成就四不壞淨者，不於人中貧活而活，不寒乞，自然富足。何等為四？謂於佛不壞淨成就，法、僧、聖戒不壞淨成就。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此經說成就四不壞淨者，不會貧窮，不會做乞丐。

雜阿含經八三五（佛光編號八四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轉輪王七寶具足，成就人中四種神力，王四天下，身壞命終，生於天上。雖復轉輪聖王七寶具足，成就人間神力，王四天下，身壞命終，得生天上，然猶未斷地獄、畜生、餓鬼惡趣之苦。所以者何？以轉輪王不得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不成就故。」

「多聞聖弟子持糞掃衣，家家乞食，草蓐臥具；而彼多聞聖弟子解脫地獄、畜生、餓鬼惡趣之苦。所以者何？以彼多聞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此經就有比較功德的內容了。佛陀的聖弟子，日常生活上不及轉輪聖王，而轉輪聖王身壞命終，得生天上，然猶未斷地獄、畜生、餓鬼之苦，原因是轉輪聖王沒有成就四不壞淨。而佛陀的聖弟子們，因為成就四不壞淨，起碼證了須陀洹果了，不可能墮地獄、餓鬼、畜生等三惡道了。

雜阿含經八三六（佛光編號八四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起哀愍心、慈悲心。若有人於汝等所

說樂聞樂受者，汝當為說四不壞淨，令入令住。何等為四？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於聖戒成就。所以者何？若四大——地、水、火、風有變易增損，此四不壞淨未嘗增損變異。彼無增損變異者，謂多聞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成就，若墮地獄、畜生、餓鬼者，無有是處！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亦當建立餘人，令成就。」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佛陀鼓勵教誡比丘們，汝等當起哀愍心，慈悲心，為人開示成就四不壞淨，特別是對於一些信徒，當你為他們說法時，他們歡喜聽，歡喜接受的，就要為他們開示四不壞淨，讓他們永不會墮落三惡道。最後一句經文，也就是佛陀鼓勵比丘們要自利利他，即：「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亦當建立餘人，令成就。」

另外，佛陀也用譬喻，鼓勵比丘修習慈心，謹錄出雜阿含經第一二五三、一二五四、一二五五、一二五六等經（佛光編號九九七、九九八、九九九、一〇〇〇等經）

以饗讀者。

雜阿含經一二五三（佛光編號九九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士夫晨朝以三百釜食惠施眾生，日中、日暮亦復如是。第二士夫，時節須臾，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乃至如穀牛乳頃，比先士夫惠施功德所不能及，百分千分巨億萬分，算數譬類不得為比！是故，比丘！當作是學：時節須臾，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下至如穀牛乳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佛陀鼓勵比丘修習慈心，專注修習慈心，那怕只有擠一次牛奶的時間，也比一日早中晚各以三百鍋飯食供養的功德更殊勝。百分千分巨億萬分都不及擠一次牛奶的時間修習慈心，此經有比較功德。

雜阿含經一二五四（佛光編號九九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人家多女人少男子，當知是家易為盜賊之所劫奪。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不能數數下至如穀牛乳頃，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當知是人易為諸惡鬼神所欺。」

「譬如人家多男子少女人，不為盜賊數數劫奪。如是，善男子數數下至如穀牛乳頃，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不為諸惡鬼神所欺。是故，諸比丘！常當隨時數數下至如穀牛乳頃，修習慈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佛陀鼓勵比丘們，每天常常修習慈心，每次時間只要擠一次牛奶的時間，就不會為惡鬼侵害。

雜阿含經一二五五（佛光編號九九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有人有匕首劍，其刃廣利。有健士夫言：

『我能以手以拳椎打汝劍，令其摧碎。』諸比丘！彼健士夫當能以手以拳椎打彼劍，令摧碎不？」

比丘白佛：「不能，世尊！彼匕首劍其刃廣利，非彼士夫能以手以拳椎打碎折，正足自困。」

「如是，比丘！若沙門、婆羅門下至如轂牛乳頃，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若有諸惡鬼神欲往伺求其短，不能得其間便，正可反自傷耳。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數數下至如轂牛乳頃，修習慈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佛陀鼓勵比丘們，要常常修習慈心，那怕一次時間只是擠一次牛奶的時間，一些惡鬼要找他的麻煩，不但沒有機會下手，甚至會反彈回去，傷害到惡鬼自身。

雜阿含經一二五六（佛光編號一〇〇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以爪抄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爪上土多，為大地土多？」

比丘白佛：「世尊！爪上土甚少耳，其大地土無量無數，不可為比。」

佛告諸比丘：「如是，眾生能數數下至彈指頃，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者，如甲上土耳；其諸眾生不能數數下至如彈指頃，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者，如大地土。是故，諸比丘！常當數數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佛陀說這個世間常常能修習慈心的，只有像指甲上的土，不時時修習慈心的，像大地的土，等於百千萬人之中難得有一兩人，時時修習慈心，所以鼓勵比丘們，要時時修習慈心。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被。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於此經，不是鳩摩羅什翻譯的這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而是指《轉法輪經》，四句偈是指的四聖諦四句，即：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因為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是從轉法輪經出，叫做《一切四聖諦經》。前面第七分經文「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出處是雜阿含經第三九三經（佛光編號三九二經）第一段經文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捺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彼一切所應當知四聖諦法。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修無間等。」

如此章句，一切四聖諦經，應當具說。」

【註】

如此章句就是一四句偈，即四聖諦。

法句經（了參法師譯）第二十品第二七三句，八支道中勝，四句諦中勝，離欲法中勝，具眼兩足勝。八支就是八正道，四句就是四聖諦。達摩難陀對於二七三句的英譯如下：The best of paths is the Eightfold Path. The best of truths are the four sayings（四句偈即四聖諦）. Non-attachment is the best of states. The best of bipeds is the seeing one. 可見四聖諦又稱四句偈。

至於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為什麼說是《轉法輪經》呢？因為一切諸佛都是觀十二緣起法，逆向觀、順向觀，逆向觀可以知苦聖諦，與苦集聖諦；順向觀可以知苦滅聖諦與苦滅道跡聖諦。而逆向觀與順向觀，都是以八正道的正思惟而現證得正見的。

雜阿含二七八經佛光編號三二五經，最後一段經文錄出：

「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古仙人逕、古仙人跡、古仙人去處，我得隨去，

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我從彼道見老病死、老病死集、老病死滅、老病死滅道跡，見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行集、行滅、行滅道跡。我於此法自知自覺、成等正覺，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餘外道沙門、婆羅門、在家、出家，彼諸四眾聞法正向、信樂，知法善，梵行增廣，多所饒益，開示顯發。」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佛陀向眾弟子宣佈，如來是依八正道，而知道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也依八正道發現十二緣起的因緣法與緣生法，因緣法是十二緣起的序列與事實，即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這緣起法的定律，若佛出世，若未來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有無明才有行，沒有無明是不會有行的），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入處，……乃至緣生（才）有老死。若佛

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生故（才）有老病死憂悲惱苦。

此等諸法，法住，法空（應該是法定），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如是隨順緣起，是名緣生法。謂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處、受、愛、取、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緣生法。（雜阿含二九六經，佛光編號三三四經）全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因緣法及緣生法。」

「云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云何緣生法？謂無明、行……。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生故，有老、病、死、憂、

悲、惱苦。此等諸法，法住、法空、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如是隨順緣起，是名緣生法。謂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處、觸、受、愛、取、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緣生法。」

「多聞聖弟子於此因緣法、緣生法正知善見，不求前際，言：『我過去世若有、若無？我過去世何等類？我過去世何如？』不求後際：『我於當來世為有、為無？云何類？何如？』內不猶豫：『此是何等？云何有此為前？誰終當云何之？此眾生從何來？於此沒當何之？』若沙門、婆羅門起凡俗見所繫，謂說我見所繫、說眾生見所繫、說壽命見所繫、忌諱吉慶見所繫，爾時悉斷、悉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是名多聞聖弟子於因緣法、緣生法如實正知，善見、善覺、善修、善入。」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因緣法是緣某某有某某，緣某某有某某；緣生法是定律，肯定如此，有無明才有行，有行才有識。如宇宙的形成，有氣體才有液體，有液體才有固體。

一切諸佛都依逆向觀察，順向觀察而證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的。而逆向思惟與順向思惟，都是依正思惟的思惟而證悟的。佛陀時代也說過三世諸佛無量無邊，但只提到過去六佛的德號，請看雜阿含三六九經（佛光編號三六八經）全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者毘婆尸佛未成正覺時，住菩提所，不久成佛，詣菩提樹下，敷草為座，結跏趺坐，端坐正念，一坐七日，於十二緣起逆順觀察，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緣無明行，……乃至緣生有老死，及純大苦聚集；……純大苦聚滅。彼毘婆尸佛正坐七日已，從三昧覺，說此偈言：

『如此諸法生，梵志勤思禪，

永離諸疑惑，知因緣生法。

若知因生苦，知諸受滅盡，

知因緣法盡，則知有漏盡。

如此諸法生，梵志勤思禪，

永離諸疑惑，知有因生苦。
如此諸法生，梵志勤思禪，
永離諸疑惑，知諸受滅盡。
如此諸法生，梵志勤思禪，
永離諸疑惑，知因緣法盡。
如此諸法生，梵志勤思禪，
永離諸疑惑，知盡諸有漏。
如此諸法生，梵志勤思禪，
普照諸世間，如日住虛空，
破壞諸魔軍，覺諸結解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毘婆尸佛，如是尸棄佛、毘濕波浮佛（毘舍浮佛）、迦羅迦孫提佛
（拘留孫佛）、迦那迦牟尼佛（拘那含佛）、迦葉佛，亦如是說。

【註】

又雜阿含經第三六六經（佛光編號三六五經，佛陀也跟諸比丘說毘婆尸佛也是

依觀緣起法的，另外尸棄佛、毘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佛、迦葉佛等過去六佛，也都是觀緣起法證悟無上等正覺的，請看全文如下：（三六六經佛光三六五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毘婆尸佛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專精禪思，作如是念：一切世間皆入生死，自生自熟，自滅自沒，而彼眾生於老死之上出世間道不如實知。即自觀察：何緣有此老死？如是正思惟觀察，得如實無間等起知：有生故有此老死，緣生故有老死。復正思惟：何緣故有此生？尋復正思惟無間等起知：緣有故有生。尋復正思惟：何緣故有有？尋復正思惟如實無間等起知：有取故有有。尋復正思惟：何緣故有取？尋復正思惟如實無間等起觀察：取法味著顧念，緣觸愛所增長，當知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譬如緣油炷而然燈，彼時時增油治炷，彼燈常明，熾然不息。如前來歎譬、城譬廣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毘婆尸佛，如是尸棄佛、毘濕波浮佛（毘舍浮佛）、迦羅迦孫提佛（拘留孫佛）、迦那迦牟尼佛（拘那含佛）、迦葉佛，亦如是說。

解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都不是從《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出，四句偈也不是金剛經中的那四句偈，而是四聖諦四句。

一、一切諸佛都是逆向觀緣起，順向觀緣起法，而證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
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因一念無明而不能證得。

大乘佛經的《四十華嚴》，或《六十華嚴》，也都說，諸佛應以八正道開導眾生，令彼遠離顛倒夢想。

三、金剛經所開導的佛法：

（一）無住：是不染著六塵，不染著色、聲、香、味、觸、法。《莊嚴淨土分第十》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無所住是在日常生活中，進入村落、城市、行、住、坐、臥，都要保持正知正智，提高警覺，不為外境所迷（住），而生其心，是為信徒開示佛法，如《妙行無住分第四》「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六塵的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二) 金剛經第二種修行是：著重離一切相。經文中，許多地方都強調，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於一切相，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等等。但是沒有詳細開示，如何離一切相，不用正思惟逆向觀，則無法如實知，「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不以正思惟順向觀緣起，則無法如實知，「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

(三) 金剛經的修行，著重在無我：但是沒有詳細解說三法印，就無法正確如實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不異空，空不異受想行識」，要度一切苦厄，沒有正思惟，是得不到正見的。佛陀為五比丘開示四聖諦，都是要正思惟的，如經文（雜阿含經三七九經佛光編號三七八經）：

爾時，世尊告五比丘：「此苦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佛陀雖為弟子宣示，世尊以八正道，得見四聖諦，得見緣起法，而主要的是八正道的正思惟，依正思惟，逆向觀緣起，順向觀緣起，如實知（正見）才出現的。

不只是金剛經很少提正思惟，大乘經典幾乎都很少提到正思惟，金剛經的最後一分：云何為人說法，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應作如是觀，才有一點點提醒要思所成慧。

佛陀為五比丘開示四聖諦，三轉十二行法輪，就是《轉法輪經》，所以，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轉法輪經》出。四句偈是一、苦聖諦；二、苦集聖諦；三、苦滅聖諦；四、苦滅道跡聖諦。即四聖諦。

【附註】

一、雜阿含經第二九六經（佛光編號三三四經）中，

世尊說：因緣法及緣生法，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生故，有老、病、死、憂、悲、惱苦。此等諸法，法住、法空（應該是法定）、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如是隨順緣起，是名緣生法。

【註】

這部經是說明緣起法或緣生法，前後為緣的關係，是必然如此的，本來如此，法爾如是，佛出世，佛不出世，此法常住，法住的住是不變不動的意思，緣起的法則，過去這樣，現在這樣，未來也是這樣，亙古今而不變，所以叫「法住」。法定，是緣

起的因果，秩序不亂，緣起的法則，因是因，果是果，前者前，後者後，有它一定的秩序，有無明才有行等。法界，界有類別，如六根、六塵、六識等一類一類的。眼、耳、鼻、舌、身、意，各有類別。地、水、火、風各有類別。法如，也有不動的意思。法爾，有本來就是如此，普遍如此，必然如此。如來以正思惟觀緣起法，而能自覺，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

二、雜阿含經第四一七經（佛光編號四一六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持我所說四聖諦不？」

時，有比丘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為佛作禮，合掌白佛：「唯然，世尊所說四聖諦，我悉受持。」

佛告比丘：「汝云何持我所說四聖諦？」

比丘白佛言：「世尊說苦聖諦，我悉受持。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聖所諦，是名苦聖諦；世尊說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

聖所諦，是為世尊說四聖諦，我悉受持。」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真實持我所說四聖諦，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名比丘真實持我四聖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如來說四聖諦的真理：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四聖諦的真理，是世尊以正思惟逆向觀生死的流轉，而發現苦聖諦與苦集聖諦；以正思惟，順向觀生死的還滅，發現了苦滅聖諦與苦滅道跡聖諦，從生死的流轉與生死的還滅，發現緣起法，同時也發現四聖諦，所以緣起法與四聖諦是佛陀同時發現而分開解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如是因，如是果，確實如此，井然有序，不會錯亂，因果的事實，因果的序列，因果的法則，佛陀依自覺，而開示顯發，這些法則必然如此，佛陀形容這緣起法與四聖諦的真理「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

所以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四聖諦經，也就是「轉法輪經」出。四句偈就是四聖諦。

世尊於雜阿含二八七經（佛光編號三二五經）

宣示如來以八正道證悟無上正等正覺。我從彼道（八正道）見四聖諦，見緣起法。

世尊即將涅槃時，為須跋陀羅外道開示佛法，佛告須跋陀羅：

「於正法、律不得『八正道』者，亦不得初沙門、亦不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門。須跋陀羅！於此法、律得八正道者，得初沙門，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門，除此已，於外道無沙門，斯則異道之師，空沙門、婆羅門耳。是故，我今於眾中作師子吼。」

（雜阿含九七九經，佛光編號九七一經）

佛陀很明確的宣示，如來以八正道證悟無上正等正覺，涅槃前又為須跋陀羅開示八正道，令其證得阿羅漢果。

所以佛陀不會說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金剛經出。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此句似應加一句「是名佛法」，成為金剛經中的三段論法。

佛教的思想發展，到了般若經典的時候，偏向於勝義諦的空性，如龍樹菩薩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

菩薩智慧高，知道凡是緣起的，體性一定是空的，空的，就不可得，不可取，但是因緣和合之下，形成某一個個體，有它的體積，功能作用，依其大概的狀況，給予一個名稱，讓人識別，這是善巧方便，不一定與實體相吻合，所以稱為假名，因此，金剛經中不少的三段論法。〈依法出生分第八〉的經文出現了，即「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似應加一句「是名佛法。」

第一句，所謂佛法是指目前的事物理論等。

第二句，是以勝義諦來評判，如一杯咖啡，它本來是咖啡粉，咖啡粉本來是咖啡豆等等，所以可以說它不是一杯咖啡。從勝義諦來說，一杯咖啡，它是緣起的，性是空的，不可說、不可取，所以即非一杯咖啡。但緣起和合了，確實可以解渴的一杯咖啡，不妨善巧方便，取個名字，叫做一杯咖啡。

所以所謂佛法者，四聖諦、三法印、八正道、六度波羅蜜，都是佛法，如果菩薩修菩薩行到第八地，不動地，空無所有，從慧眼看一切，一切都是空，所以即非四聖諦、三法印、八正道、六度波羅蜜，即非佛法。但是佛陀證悟以後，依眾生的根性，善巧方便，開示種種的法門，這些都叫做佛法。所以「是名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

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

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

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

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大乘佛法的大，有含容大，包含人乘佛法、天乘佛法、聲聞乘佛法。所以也不妨議論聲聞道的四個果位，即初果須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羅漢。凡是證悟到初果，即見道位，斷我見結、疑結、戒禁取結，就會努力進修「修道位」定慧等持，止觀雙修，逐漸斷貪、瞋、癡的習氣，不可能說，我證到初果、我證到二果等等。此段經文跟雜阿含經二五九（佛光編號三六經）有銜接的關係，謹錄全部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舍利弗共摩訶拘絺羅在耆闍崛山。

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起，詣舍利弗所，共相問訊，相娛悅已，却坐一面。

時，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欲有所問，仁者寧有閑暇見答以不？」

舍利弗言：「仁者且問，知者當答。」

時，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言：「若比丘未得無間等法，欲求無間等法，云何方便求？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言：「若比丘未得無間等法，欲求無間等法，精勤思惟：五受陰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是所應處故。若比丘於此五受陰精勤思惟，得須陀洹果證。」

又問：「舍利弗！得須陀洹果證已，欲得斯陀含果證者，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言：「拘絺羅！已得須陀洹果證已，欲得斯陀含果證者，亦當精勤思惟：此五受陰法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是所應處故。若比丘於此五受陰精勤思惟，得斯陀含果證。」

摩訶拘絺羅又問舍利弗言：「得斯陀含果證已，欲得阿那含果證者，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言：「拘絺羅！得斯陀含果證已，欲得阿那含果證者，當復精勤思惟：此五受陰法如病、如癱、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是所應處故。若比丘於此五受陰精勤思惟，得阿那含果證已，欲得阿羅漢果證者，當復精勤思惟：此五受陰法如病、如癱、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是所應處故。若比丘於此五受陰法精勤思惟，得阿羅漢果證。」

摩訶拘絺羅又問舍利弗：「得阿羅漢果證已，復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言：「摩訶拘絺羅！阿羅漢亦復思惟：此五受陰法如病、如癱、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為得未得故，證未證故，見法樂住故。」

時，二正士各聞所說，歡喜而去！

【註】

從雜阿含第二五九經（佛光編號三六經）看聲聞道，從斷三結（我見結、疑結、戒禁取結）證初果須陀洹，得法眼淨，見道位後，進入修道位，定慧雙修，止觀等持，仍然不放逸的觀五蘊，如病、如癱（腫瘤）、如刺、如殺（以上是觀五蘊苦）。

觀五蘊無常，苦，空、非我等，不會想到自己已經證到初果了，二果了，等等。因為他們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證到那個果位，必須有三明六通的聖者，具有漏盡通、漏盡明，才能為別人印證，某人是證悟到什麼果位。所以第二五九經說明，就是證到阿羅漢果，仍然不放逸的觀五蘊是苦、如病、如癱、如刺、如殺，觀五蘊無常，苦、空、無我，為了徹底的斷一切有漏煩惱，證悟俱解脫阿羅漢，保任著法喜。

〈一相無相分第九〉的經文，說「初果不入色、聲、香、味、觸、法。與妙行無住分的「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的不住、不染著，是同樣的。

至於阿羅漢，也不會說我得阿羅漢道，如雜阿含第二七四經（佛光二七三經）：「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多聞聖弟子於此六入處觀察非我、非我所；觀察已，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一切無所著，無所取，所以不會說我得阿羅漢道了。

【經文】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

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註】

得無諍三昧，為什麼是人中第一？從原始佛教聖典中可以得到理解，是在雜阿含經第五六七經（佛光編號五六六經）一位佛陀時代，最有智慧的在家白衣，質多羅長者為比丘們解說的。謹錄全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精舍，與眾多上座比丘俱。

時，有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比丘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時，諸上座比丘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

時，質多羅長者詣尊者那伽達多比丘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尊者那伽達多告質多羅長者：「有無量心三昧、無相心三昧、無所有心三昧、空心三昧。云何，長者！此法為種種義故種種名？為一義有種種名？」

質多羅長者問尊者那伽達多：「此諸三昧為世尊所說？為尊者自意說耶？」

尊者那伽達多答言：「此世尊所說。」

質多羅長者語尊者那伽達多：「聽我小思惟此義，然後當答。」

須臾思惟已，語尊者那伽達多：「有法種種義、種種句、種種味，有法一義種種味。」

復問長者：「云何有法種種義、種種句、種種味？」

長者答言：「無量三昧者，謂聖弟子心與慈俱，無怨、無憎、無恚，寬弘重心，無量修習普緣，一方充滿；如是二方、三方、四方上下，一切世間心與慈俱，無怨、無憎、無恚，寬弘重心，無量修習，充滿諸方，一切世間普緣住，是名無量三昧。云何為無相三昧？謂聖弟子於一切相不念，無相心三昧，身作證，是名無相心三昧。云何無所有心三昧？謂聖弟子度一切無量識入處，無所有，無所有心住，是名無所有心三昧。云何空三昧？謂聖弟子世間空，世間空如實觀察，常住不變易，非我、非我所，是名空心三昧，是名為法種種義、種種句、種種味。」

復問長者：「云何法一義種種味？」

答言：「尊者！謂貪有量，若無諍者第一無量。謂貪者是有相，恚、癡者是有相，無諍者是無相。貪者是所有，恚、癡者是所有，無諍者是無所有。復次，無諍者空，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是名法一義種種味。」

尊者那伽達多問言：「云何，長者！此義汝先所聞耶？」

答言：「尊者！不聞。」

復告長者：「汝得大利，於甚深佛法，現賢聖慧眼得入。」

質多羅長者聞尊者那伽達多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註】

雜阿含經第五六七經（佛光五六六經）中，有四種三昧加上無諍三昧就是五種了，但實際上，無諍三昧是無貪、無瞋、無癡的修行境界。若是在靜止狀態，它跟入滅盡定，是有些相似的。

這部經對四無量心，又稱無量三昧，比較有詳細的解說，其他三種三昧，在佛陀時代是非常重視的修行法門，北傳佛教稱為三解脫門，以修這種三昧，可以繼續修到解脫，修禪定是進階，可以進入解脫，所以稱為門，不是進入三昧就是解脫。

依佛陀的開示，次第是先空三昧，其次是無相三昧，最後是無所有三昧，也稱無願三昧。

空三昧是觀五蘊空，如雜阿含第十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正正觀。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正正觀。」

「聖弟子！如是觀者，於色解脫，於受、想、行、識解脫。我說是等解脫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佛陀在雜阿含經第八〇經，開示空三昧，佛告比丘：「若比丘於空閑處樹下坐，善觀色無常、磨滅、離欲之法；如是觀察受、想、行、識，無常、磨滅、離欲之法。觀察彼陰（五蘊）無常、磨滅、不堅固、變易法，心樂、清淨、解脫，是名為空（三昧）。」

佛陀用很多很多的方式，開示五蘊無我，而大乘經典就比較簡略了，如般若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無相心三昧，又稱無相三昧。簡單的說就是斷除對色、聲、香、味、觸、法的染著，佛陀開示說：「觀色相斷，聲、香、味、觸、法相斷，是名無相（心三昧），相當於金剛經的第四分，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不住就是不染著，斷了對六塵境界的染著，是無相心三昧。」

無所有心三昧，又稱無所有三昧或無願三昧，簡單的說，就是有定力，讓心中貪、瞋、癡不起現行，佛陀開示說：「觀察貪相斷，瞋恚，癡相斷，是名無所有（心三昧）。」

無諍三昧為什麼是人中最高為第一？

雜阿含五六七經，質多羅長者回答那伽達多比丘說：

「尊者！謂貪有量，若無諍者第一無量。謂貪者是有相，恚、癡者是有相，無諍者是無相。貪者是所有，恚、癡者是所有，無諍者是無所有。復次，無諍者空，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

可以說無諍三昧，是勝於各種三昧，在修三昧中，無諍三昧最高為第一，須菩提應

該修到無諍三昧，所以堪稱人中最為第一。

從金剛經（一相無相分第九）的經文看，大乘佛經跟原始佛教的聖典，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莊嚴淨土分第十

〔經文〕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

「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沒有證，沒有得。這在佛陀時代，證悟到阿羅漢果位的，都是知道一切不可得。

如雜阿含第二六九經（佛光編號四六經）：

聖弟子觀此五受陰非我、非我所，如是觀時，於諸世間無所取著；無所取著者，自得涅槃。

涅槃是無為法，不生，不住，不異，不滅。

還沒有證涅槃的行者，聽到一切不可得，都會疑惑猶豫。如雜阿含第二九三經

（佛光編號三三二一經）

世尊告異比丘：「我已度疑，離於猶豫，拔邪見刺，不復退轉。心無所著故，何處有我為彼比丘說法？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所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如是說法，而彼比丘猶有疑惑猶豫。先不得得想、不獲獲想、不證證想；今聞法已，心生憂苦、悔恨、矇沒、障礙。」

【註】

佛陀雖然開示，一切都是因緣生因緣滅，一切都是虛幻不實。證到涅槃，不生不住，不異不滅，回歸到一切無所有，一切無所得。但是仍然有些比丘心生疑惑猶豫，之前未得的想得，未獲的想獲得，未證的想證。所以聽了我的說法，心生憂苦、悔恨、迷糊、障礙。

這類修行者，到佛陀入涅槃後，闍陀比丘仍然有此疑惑猶豫，謹摘錄雜阿含經第二六二經（佛光編號三九經）

時，闍陀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捺城乞食。食已，還攝舉臥具；攝臥具已，持衣鉢詣拘睒彌國。漸漸遊行到拘睒彌國，攝舉衣鉢，洗足已，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已，却坐一面。

時，闍陀語尊者阿難言：「一時，諸上座比丘住波羅捺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時，我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捺城乞食。食已，還攝衣鉢，洗足已，持戶鈎，從林至林，從房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處處見諸比丘，而請之言：『當教授我，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時，諸比丘為我說法言：『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我爾時語諸比丘言：『我已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見是名見法？』」

【註】

闍陀比丘知道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但是並未證悟，所以害怕聽到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這樣是哪一個人知法、見法？這種疑惑想到只有阿難尊者，可以為他解說，所以就去拜見阿難尊者。

我爾時作是念：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我時復作是念：尊者阿難今在拘睒彌國瞿師羅園，曾供養親覲世尊，佛所讚歎，諸梵行者皆悉知識，彼必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善哉！尊者阿難今當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時，尊者阿難語闍陀言：「善哉！闍陀！我意大喜！我慶仁者能於梵行人前，無所覆藏，破虛偽刺。闍陀！愚癡凡夫所不能解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諸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汝今堪受勝妙法，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時，闍陀作是念：我今歡喜得勝妙心、得踊悅心，我今堪能受勝妙法。

【註】

阿難尊者看到闍陀比丘來請他開示佛法，大大的讚美闍陀比丘，讚美闍陀很誠實，不虛偽，這樣才能承受妙法。

爾時，阿難語闍陀言：「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迦旃延！若不受、不

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迦旃延！於此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見，如來所說。所以者何？迦旃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

【註】

阿難尊者曾經親自聽到佛陀，為摩訶迦旃延開示的佛法，離有見、無見、常見、斷見之緣起中道。開示闍陀比丘，闍陀比丘得到法眼淨，證到果位。

尊者阿難說是法時，闍陀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闍陀比丘見法、得法、知法、起法，超越狐疑，不由於他，於大師教法，得無所畏，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難言：「正應如是。如是智慧梵行，善知識教授教誡說法。我今從尊者阿難所，聞如是法，於一切行皆空、皆寂、悉不可得、愛盡、

離欲、滅盡、涅槃，心樂正住解脫，不復轉還，不復見我，唯見正法。」
時，阿難語闍陀言：「汝今得大善利，於甚深佛法中，得聖慧眼。」
時，二正士展轉隨喜，從座而起，各還本處。

【註】

闍陀比丘得法眼淨，證到慧解脫，不再狐疑猶豫，有誰在修行、在證果，悟到一切行皆空、皆寂，悉不可得……。

大乘佛教說，無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可證，無有說法者，無有法可說，無證、無得、無說等等，都是原始佛教聖典的延伸。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此段經文也是三段論法，所謂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而真正的意義是，要

菩薩在莊嚴淨土，成熟眾生的時候，不可生傲慢心，從往下的經文可以得知。

【經文】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

【註】

佛陀教誡菩薩摩訶薩，度化眾生時，要生清淨心，這是佛陀時代，教誡弟子們，要以清淨心入信徒家，要以清淨心為信徒說法。謹錄雜阿含第一一三六經（佛光編號八八八經）全部經文，非常值得弘揚人間佛教的佛光人們參考。

一一三六（佛光編號八八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如月譬住，如新學，慚愧軟下，攝心斂形而入他家。如明目士夫臨深登峰，攝心斂形，難速前進。如是，比丘如月譬

住，亦如新學，慚愧軟下，御心斂形而入他家。迦葉比丘如月譬住，亦如新學，慚愧軟下諸高慢，御心控形而入他家。如明目士夫臨深登峰，御心控形，正觀而進。」

【註】

佛陀用月亮譬喻的意思是，月亮在虛空運行，沒有特別黏著哪一個星球，但是對整個大地的眾生，都令人覺得親切可愛。用意是一位修行人，不會特別喜愛某一個人，黏著某一個人，但是對所有的人，仍然是和藹可親的。用新學（初學者）的譬喻是生慚愧心，不傲慢，經過人的面前，都是低著頭彎著腰，慢慢的走過。用明目士夫的譬喻是，眼睛視力很好的人，走到萬丈深坑或懸崖的小路，都小心翼翼地前進，以這些譬喻，就是進入信徒的家，要有慚愧心，不傲慢，低姿態，注意自己的威儀，進入信徒的家。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比丘為何等像類應入他家？」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廣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諸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有比丘於他家心不縛著貪

樂，於他得利，他作功德，欣若在己，不生嫉想，亦不自舉，亦不下人，如是像類比丘應入他家。」

【註】

佛陀勸誡比丘們，進入信徒的家，不要染著貪欲，信徒因為僧寶來家，使信徒得到利益，得到功德，心生歡喜，不生嫉妒心，不會抬高自己，也不會看貶別人，這樣的想法是可以進入信徒的家。

爾時，世尊以手捫摸虛空，告諸比丘：「我今此手，寧著空、縛空、染空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註】

佛陀以手捉虛空間比丘們：「我的手有捉到空嗎？有黏住空嗎？有染著空嗎？」弟子們回答說：「沒有。」

佛告比丘：「比丘之法常如是：不著、不縛、不染心而入他家。唯迦葉比丘以不著、不縛、不染之心而入他家，於他得利及作功德，欣若在己，不生嫉想、不自舉、不下人，其唯迦葉比丘應入他家。」

【註】

佛陀告誡比丘們，如法的進入信徒的家，就是心不著、不縛、不染，只有大迦葉尊者是如法的進入信徒家。

爾時，世尊復以手捫摸虛空，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今此手，寧著空、縛空、染空以不？」

諸比丘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其唯迦葉比丘心常如是，以不著、不縛、不染之心入於他家！」

【註】

佛陀再次以手捉虛空譬喻心不著、不縛、不染，再次讚嘆大迦葉尊者如法進入

信徒家。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何等像類比丘應清淨說法？」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廣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註】

佛陀更進一步開示比丘們，如何才是為信徒清淨說法。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有比丘作如是心為人說法：何等人於我起淨信心，為本已當得供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如是說者，名不清淨說法。」

【註】

佛陀先開示什麼情況，是不清淨心說法。佛陀說：「如果有比丘心裡想，那些人對我有信心，只要我為他說法，他就會供養我衣被、飲食、臥具、湯藥等。」這樣為信徒說法，是不清淨說法。

「若復比丘為人說法，作如是念：世尊顯現正法、律，離諸熾然，不待時節，即此現身，緣自覺知，正向涅槃，而諸眾生沈溺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此眾生聞正法者，以義饒益，長夜安樂。以是正法因緣，以慈心、悲心、哀愍心、欲令正法久住心而為人說，是名清淨說法。唯迦葉比丘有如是清淨心為人說法，以如來正法、律，……乃至令法久住心而為人說。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如是說法，於如來正法、律，……乃至令法久住心為人說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佛陀再開示，什麼樣的情況是為信徒以清淨心說法，佛陀說：如果有比丘要為信徒說法，他的心裡這麼想，世尊所開示的妙法，所定的戒律，如法的次第修持，可以遠離熱惱，不必等來生，就在今生就可以覺悟，可以趣向涅槃。而無量的眾生沉溺在老、病、死、憂愁、悲傷、惱苦之中，這些眾生若能聽聞到這些正法，會獲得利益，永遠得到安樂，為了弘揚正法，為了令正法久住，我應該以慈悲心、哀愍心，為眾生說法，這樣才是以清淨心為人說法，最重要的是要令正法久住的心，為人說法。

【經文】

「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註】

人間佛教的聲聞道與菩薩道，在生活上應該時時保持身、口、意三業清淨是一樣，進城市，去村落，托鉢乞食，為人說法，行住坐臥，都要有高度的警覺性，不為六塵境界所迷，佛陀時代，隨時都會教誡比丘們，要保持正念正智。請先看雜阿含六二二經（佛光編號六三六經）然後接著看六二三經（佛光編號六三七經）謹錄出如下

雜阿含六二二經（佛光編號六三六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跋祇人間遊行，到鞞舍離國菴羅園中住。

爾時，菴羅女聞世尊跋祇人間遊行至菴羅園中住，即自莊嚴乘車，出鞞舍離城，詣世尊所，恭敬供養。詣菴羅園門，下車步進，遙見世尊與諸大眾

圍遶說法。

世尊遙見菴羅女來，語諸比丘：「汝等比丘！勤攝心住，正念正智，今菴羅女來，是故誡汝。云何為比丘勤攝心住？若比丘已生惡不善法當斷，生欲、方便，精進攝心；未生惡不善法不令起；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令住不忘，修習增滿，生欲、方便，精勤攝心，是名比丘勤攝心住。」

【註】

勤攝心住，正念正智，是要保持正念，要有高度的警覺性，才能控制心不為外境所迷，這是正念正智，而必須平時修禪定，到達四正勤，或四正斷的定心與警覺性。

「云何名比丘正智？若比丘去來威儀常隨正智，迴顧視瞻，屈伸俯仰，執持衣鉢，行住坐臥，眠覺語默，皆隨正智住，是正智。」

「云何正念？若比丘內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受、心、法法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是名比丘正念。是故汝等勤攝其心，正智正念，今菴羅女來，是故誡汝。」

【註】

正智是修四念處而得到的禪定境界。

時，菴羅女詣世尊所，稽首禮足，卻住一面。

爾時，世尊為菴羅女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而住。

爾時，菴羅女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唯願世尊與諸大眾明日受我請中食！」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菴羅女知世尊默然受請已，稽首禮足，還歸自家，設種種食，布置牀座，晨朝遣使白佛：「時到。」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詣菴羅女舍，就座而坐。

時，菴羅女手自供養種種飲食。食訖，深漱、洗鉢竟。時，菴羅女持一小牀坐於佛前，聽佛說法。

爾時，世尊為菴羅女說隨喜偈：

「施者人愛念，多眾所隨從，
名稱日增高，遠近皆悉聞，
處眾常和雅，離慳無所畏。」

是故智慧施，斷慳永無餘，
上生忉利天，長夜受快樂，
盡壽常修德，娛樂難陀園，
百種諸天樂，五欲悅其心。
彼於此人間，聞佛所說法，
為善逝弟子，樂彼受化生。」
爾時，世尊為菴羅女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從座起而去。

【註】

此經的菴羅女應該是非常美麗莊嚴，佛陀擔心有些比丘會迷失而生起欲念，所以特別叮嚀所有比丘提起正念，保持正智。

雜阿含六二三經（佛光編號六三七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言美色，世間美色者，能令多人集聚觀看

者不？」

諸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若世間美色，世間美色者，又能種種歌舞伎樂，復極令多眾聚集看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若有世間美色，世間美色者，在於一處，作種種歌舞伎樂戲笑，復有大眾雲集一處。若有士夫不愚不癡，樂樂背苦，貪生畏死，有人語言：『士夫！汝當持滿油鉢，於世間美色者所及大眾中過，使一能殺人者，拔刀隨汝，若失一滴油者，輒當斬汝命。』云何，比丘！彼持油鉢士夫能不念油鉢，不念殺人者，觀彼伎女及大眾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士夫自見其後有拔刀者，常作是念：我若落油一滴，彼拔刀者當截我頭。唯一其心，繫念油鉢，於世間美色及大眾中徐步而過，不敢顧眄。」

「如是，比丘！若有沙門、婆羅門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善攝一切心法，住身念處者，則是我弟子，隨我教者。云何為比丘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攝持一切心法，住身念處？如是，比丘！身身觀念

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受、心、法法觀念住亦復如是。是名比丘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善攝心法，住四念處。」

【註】

美色（美女）是魔，刀是智慧之劍，要解脫生死，必須要以智慧之劍斬斷煩惱魔。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專心正念，護持油鉢，

自心隨護，未曾至方，

甚難得過，勝妙微細。

諸佛所說，言教利劍，

當一其心，專精護持。

非彼凡人，放逸之事，

能入如是，不放逸教。」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經文】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註】

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在中國佛教界，真是膾炙人口的一句名言，也有依此句大作高論的，其實這是佛陀教誡弟子們要保持正念正智（高度的警覺性），不為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境界所迷，而以清淨心入信徒家，以清淨心為信徒說法，是很生活化的人間佛教。金剛經第四分「復次須菩提，菩薩應無所住。」是不染著六塵。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而行於布施，就是而生其心，所謂以清淨心入信徒家，以清淨心為信徒說法。佛陀時代，內秘菩薩行，外現聲聞身的富樓那尊者，是最具備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代表性人物，富樓那不染著六塵境界（應無所住）而不畏生死的願意前往，輸盧那國弘法利生（而生其心）深受佛陀的讚美。謹錄雜阿含經三一一經（佛光編號二八九經）如下，以饗讀者。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富樓那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為我說法，我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富樓那：「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是之義。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有比丘，眼見可愛、可樂、可念、可意——長養欲之色；見已欣悅、讚歎、繫著，欣悅、讚歎、繫著已歡喜，歡喜已樂著，樂著已貪愛，貪愛已阨礙。歡喜、樂著、貪愛、阨礙故，去涅槃遠。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

「富樓那！若比丘，眼見可愛、樂、可念、可意——長養欲之色；見已不欣悅、不讚歎、不繫著，不欣悅、不讚歎、不繫著故不歡喜，不歡喜故不深樂，不深樂故不貪愛，不貪愛故不阨礙。不歡喜、不深樂、不貪愛、不阨礙故，漸近涅槃。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

（以上是無所住，以下是而生其心！）

佛告富樓那：「我已略說法教，汝欲何所住？」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已蒙世尊略說教誡，我欲於西方輸盧那人間

遊行。」

佛告富樓那：「西方輸盧那人兇惡、輕躁、弊暴、好罵。富樓那！汝若聞彼兇惡、輕躁、弊暴、好罵、毀辱者，當如之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若彼西方輸盧那國人，面前兇惡、訶罵、毀辱者，我作是念：彼西方輸盧那人賢善智慧，雖於我前兇惡、弊暴、好罵、毀辱我，猶尚不以手、石而見打擲。」

佛告富樓那：「彼西方輸盧那人但兇惡、輕躁、弊暴、罵辱，於汝則可脫，復當以手、石打擲者，當如之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西方輸盧那人脫以手、石加於我者，我當念言：輸盧那人賢善智慧，雖以手、石加我，而不用刀杖。」

佛告富樓那：「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汝者，復當云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我者，當作是念：彼輸盧那人賢善智慧，雖以刀杖而加於我，而不見殺。」

佛告富樓那：「假使彼人脫殺汝者，當如之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若西方輸盧那人脫殺我者，當作是念：有諸世尊弟子，當厭患身，或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以繩自繫，或投深坑；彼西

方輸盧那人賢善智慧，於我朽敗之身，以少作方便，便得解脫。」

佛言：「善哉！富樓那！汝善學忍辱，汝今堪能於輸盧那人間住止。汝今宜去度於未度，安於未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

爾時，富樓那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爾時，尊者富樓那夜過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出，付囑臥具，持衣鉢去，至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

《雜阿含經》三二一經，可以說是《金剛經》的根源，此經文中：

富樓那尊者請求佛陀開示法要。

佛陀讚美富樓那：

『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是之義。諦聽！善思！當為汝說。』此模式與須菩提請求佛陀開示菩薩道的修行法門相同，須菩提同樣受到佛陀的讚美。

佛陀開示：『若有比丘眼見（耳聞、鼻嗅、舌嚐、身觸、意法）、可愛、可樂、可念、可意——長養欲之色（聲、香、味、觸、法）；見已欣悅、

讚歎、繫著，欣悅、讚歎、繫著已歡喜，歡喜已樂著，樂著已貪愛，貪愛已阨礙。歡喜、樂著、貪愛、阨礙故，去涅槃遠。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如是說。』

這段是要佛弟子們，日常生活好好照顧六根門頭，不可讓煩惱（阨礙）進入心內，不可讓心隨境轉！心有所住色、聲、香、味、觸、法，則去涅槃遠，則不可能解脫生死！

佛陀開示漸近涅槃之法，就是《金剛經》的應無所住。世尊說：

『富樓那！若比丘，眼見可愛、可樂、可念、可意——長養欲之色；見已不欣悅、不讚歎、不繫著，不欣悅、不讚歎、不繫著故不歡喜，不歡喜故不深樂，不深樂故不貪愛，不貪愛故不阨礙。不歡喜、不深樂、不貪愛、不阨礙故，漸近涅槃。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

這段就是聲聞道與菩薩道的銜接點。聲聞道的修行，密護根門，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對著可愛、可樂、可念、可意，最易令人生起慾念的六塵境界——

——色、聲、香、味、觸、法等，內心不欣悅、不讚歎、不繫著、不跼礙，因此能漸近涅槃。這就是不取著世間、不染著世間，心無所住。

菩薩，當然也要修到這個境界，而後受到慈心悲願的激發，行四攝法修六度萬行，勇猛精進，勇往直前，為大法之弘揚，生死之事不足畏懼。富樓那就是充滿了這樣的菩薩性格。令人敬佩萬分！

佛告富樓那：「我已略說法教，汝欲何所住？」

往下經文是說明富樓那不畏懼生命的危險，勇往直前的要去西方輪盧那教化眾生的大無畏精神，由此發展出菩薩道。

佛陀與富樓那的對話，看出富樓那的菩薩性格，也由此發展出《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根源。對話略為消文如下：

佛陀對富樓那說：「我已經大略的告訴你修行佛法的要義，現在你要去哪裡？」

富樓那稟告佛陀說：「我已經承蒙佛陀慈悲大略開示教誡，我將前往西方輪盧那地區教化人間，隨緣度眾。」

佛對富樓那說：「西方輪盧那人非常兇惡，輕浮暴躁，弊暴粗魯，動輒謾罵！富樓那！你若是遇到這類兇惡、輕躁、弊暴、好罵、毀辱的人，你要怎麼辦？」

富樓那稟告佛陀：「世尊！假若那些西方輪盧那國人，對我兇惡、訶罵、毀辱的話，我認為那些西方輪盧那人，仍算賢善有智慧，雖然對我兇惡、弊暴、謾罵、毀辱，但仍然沒有用手打我，用石頭丟我呢？」

佛陀告訴富樓那：「我看那些西方輪盧那人，對你兇惡、輕躁、弊暴、辱罵，你還受得了；但若是真的用手打你，用石頭丟你，你要如何應付？」

富樓那稟告佛陀：「世尊！西方輪盧那人若用手打我，用石頭丟（擲）我，我會這麼想：輪盧那人仍算賢善智慧，只用手打我，用石頭擲我，但並不用刀杖對付我！」

佛陀說：「假如那些人用刀杖對付你，你要怎麼辦？」

富樓那說：「世尊！假如那些人用刀杖對付我，我會這麼想：那些輪盧那人仍算賢善智慧，雖然用刀杖對付我，但是並沒有把我殺死！」

佛陀說：「假使那些人把你殺了，你又要怎麼辦？」

富樓那說：「世尊！假若西方輪盧那人真的殺了我，我會這麼想：有不少世尊的弟子，修不淨觀而厭惡此身，或用刀自殺，或服毒藥自殺，或用繩子自己勒死，或跳深坑而死。而西方輪盧那人真的很好，將我這種腐朽敗壞之身，就這樣簡單替我解決了，讓我得大解脫！」

佛陀讚美富樓那說：「太好了！富樓那！你真的很能修忍辱波羅蜜，你夠條件去輸盧那遊化人間，教化眾生，讓未得度的得度，心未安的令安！未涅槃的令他們證悟涅槃！」

內秘菩薩行，外現聲聞身，富樓那尊者為法忘軀，雖死亦不畏懼，而勇往直前，弘法利生，這就是《金剛經》「而生其心」的出處！

【經文】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註】

佛陀時代，沒有講到法身、報身、應化身。很平常的，時間到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跟僧團的比丘們一樣的生活。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經文】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註】

這一分的經文，也是比較功德勝劣，與《依法出生分第八》同，第八分是以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的功德，第十一分就更多了，以滿恆河沙數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不敢想象的多。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經文〕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這一分的經文，與雜阿含第一一〇經（佛光編號一一二經）有連帶關係，是有一個時候，佛陀住在毘舍離獼猴池側，有一位外道薩迦尼捷子，佛陀稱他為火種居士，狂妄至極，認為世間沒有人能夠跟他辯論，甚至可以挑戰如來，後來被佛陀降伏得五體投地的時候，願供養佛陀及佛陀的弟子們，恭敬的禮請佛陀說：「沙門瞿曇！此毘舍離豐樂國土，有遮波梨支提、漆菴羅樹支提、多子支提、瞿曇在拘樓陀支提、婆羅受持支提、捨重擔支提、力士寶冠支提。」

「世尊！當安樂於此毘舍離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世間，於世尊所，常得恭敬、奉事、供養，令此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長夜安樂！唯願止此，明朝與諸大眾，受我薄食。」

支提是靈廟，佛陀時代就有了，有說有供奉舍利的叫塔婆（舍利塔），沒有供奉設立的叫制底（支提）。

佛陀接受供養後，都會開示佛法，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四聖諦），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供奉舍利的叫塔，沒有供奉的就是靈廟，這裡合稱塔廟。

民間的說法，如果新建了房子，要辦一個新居落成典禮，請了很多貴賓，或者達官顯要，有福報的人來走一走，就會保佑新居永遠平安，因此，一個地方，如果有人開示佛法，就會有護法神來保護，如藥師經的十二藥叉大將，一一各有七千藥叉以為眷屬，同時舉聲白佛言：

「世尊！我等今者……隨於何等村城聚落阿蘭拏處，若流布此經，若復持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親近供養者，我等眷屬衛護是人，皆使解脫一切苦難；諸有所求，悉令滿足。」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之法」。

這裡所說的成就第一希有之法，是佛陀所說的「成就三種無上」如一〇〇經中，佛告火種居士：「正以此法，諸所有色（色蘊），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知非我（色不是我），非異我（離色沒有我），不相在（色不在我中，我不在色中）；受、想、行、識（蘊）亦復如是。彼於爾時成就三種無上：智無上、解脫無上、解脫知見無上。這就是阿羅漢成就五分法身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後面三種重要的證悟。佛陀稱為無上。

這一分最後的經文：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尊重佛弟子。」

就是一一〇經中，佛陀為火種居士所說的：「成就三種無上已，於大師所恭敬、

尊重、供養如佛。」金剛經的「尊重佛弟子」這一句，很難理解，若以雜阿含一一〇經，佛陀說成就三種無上已（第一希有之法），於大師所恭敬、尊重、供養如佛比較明白。

【附錄一】

雜阿含經第一一〇經的最後，佛陀也有解說有相布施的福德，與無相布施的福德。謹摘錄經文如下；以供參考。

時，諸比丘於彼道中眾共論議：「五百離車各為薩遮尼捷子供辦飲食，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捷子於何得福？」

爾時，諸比丘還自住處，舉衣鉢，洗足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向於路中自共論議：五百離車為薩遮尼捷子供辦飲食，供養世尊、諸大眾。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捷子於何得福？」

佛告諸比丘：「彼諸離車供辦飲食，為薩遮尼捷子，於薩遮尼捷子所因緣得福；薩遮尼捷子得福佛功德。彼諸離車得施有貪、恚、癡因緣果報，

薩遮尼捷子得施無貪、恚、癡因緣果報。」

【註】

薩遮尼捷子說是供養佛及佛陀的弟子，但他是吩咐五百離車子備辦的，如經文：「爾時，薩遮尼捷子於彼道中，語諸離車：『我已請沙門瞿曇及諸大眾，供設飯食，汝等人各辦一釜食，送至我所。』」

佛陀及諸比丘接受應供後，諸比丘於回程路上互相討論，五百離車各為薩遮尼捷子供辦飲食，彼諸離車子得何福？薩遮尼捷子於何得福？所以就一起去請示佛陀。

佛陀為諸比丘解說：五百離車為薩遮尼捷子供辦飲食，是從薩遮尼捷子那裡的因緣得福，而薩遮尼捷子是聽聞佛陀的開示，心開意解，所以是從佛陀這裡得福。前者是有為福德，後者是無為福德。所以佛陀又開示說：「彼諸離車得施有貪、恚、癡因緣果報，薩遮尼捷子得施無貪、恚、癡因緣果報。」

【附錄二】

雜阿含經第一一〇經（佛光編號一一二經）

外道薩遮尼捷子與佛陀辯論的過程很精彩，所以也將這一經全部錄出來，以饗

讀者。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毘舍離國有尼捷子，聰慧明哲，善解諸論，有聰明慢。所廣集諸論，妙智入微，為眾說法，超諸論師，每作是念：諸沙門、婆羅門無敵我者，乃至如來亦能共論。諸論師輩，聞我名者，頭額津腋下汗，毛孔流水；我論議風，能偃草折樹，摧破金石，伏諸龍象，何況人間諸論師輩，能當我者！

【註】

以上經文說明尼捷子外道（佛陀稱他拜火居士）誑妄到不可一世的態度！

時，有比丘名阿濕波誓，晨朝著衣持鉢，威儀庠序，端視平涉，入城乞食。爾時，薩遮尼捷子，有少緣事，詣諸聚落，從城門出，遙見比丘阿濕波誓，即詣其所，問言：「沙門瞿曇為諸弟子云何說法？以何等法教諸弟子，令其修習？」

【註】

尼捷子前往請教佛陀的大弟子阿說示說：「你們的師父——瞿曇教授你們什麼法門？怎麼修行？」

阿濕波誓言：「火種居士！世尊如是說法教諸弟子，令隨修學。言：諸比丘！於色當觀無我，受、想、行、識當觀無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註】

阿說示回答說：「世尊教我們觀五陰是苦、無常、無我，是空。」

薩遮尼捷子聞此語心不喜，作是言：「阿濕波誓！汝必誤聽，沙門瞿曇終不作是說。若沙門瞿曇作是說者，則是邪見，我當詣彼難詰令止。」

【註】

尼捷子說：「你一定聽錯了，我想你的師父不可能教你們這樣，這是不正確的，我要去跟他辯論，要他不要說這種道理。」

爾時，薩遮尼捷子往詣聚落——諸離車等集會之處，語諸離車言：「我今日見沙門瞿曇第一弟子，名阿濕波誓，薄共論議，若如其所說者，我當詣彼沙門瞿曇，與共論議，進却迴轉，必隨我意。」

「譬如士夫刈拔芟草，手執其莖，空中抖擻，除諸亂穢；我亦如是，與沙門瞿曇論議難詰，執其要領，進却迴轉，隨其所欲，去其邪說。」

「如沽酒家執其酒囊，壓取清醇，去其糟滓；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論議難詰，進却迴轉，取其清真，去諸邪說。」

「如織席師，以席盛諸穢物，欲市賣時，以水洗澤，去諸臭穢；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與共論議，進却迴轉，執其綱領，去諸穢說。」

「譬如王家調象之師，牽大醉象，入深水中，洗其身體、四支、耳、鼻，周遍沐浴，去諸塵穢；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論議難詰，進却迴轉，隨意自在，執其要領，去諸穢說。汝諸離車，亦應共往觀其得失。」

【註】

以上經文是尼捷子在眾多離車族前，大言不慚的說了，如果跟瞿曇辯論時，那種得意誑妄的表情！

中有離車作如是言：「若薩遮尼捷子能與沙門瞿曇共論議者，無有是處！」

【註】

離車族中有一位站出來說話：「薩遮尼捷子能跟沙門瞿曇辯論，那是不可能的事。」

復有說言：「薩遮尼捷子聰慧利根，能共論議。」

【註】

又有一離車族說「薩遮尼捷子聰明有智慧，可以跟沙門瞿曇辯論。」

時有五百離車與薩遮尼捷子共詣佛所，為論議故。

爾時，世尊於大林中，坐一樹下，住於天住。時，有眾多比丘出房外林中經行，遙見薩遮尼捷子來，漸漸詣諸比丘所，問諸比丘言：「沙門瞿曇住在何所？」

【註】

薩遮尼捷子到了佛陀及比丘弟子們住的地方，就問比丘弟子們：「沙門瞿曇在什麼地方？」

比丘答言：「在大林中，依一樹下，住於天住。」

薩遮尼捷子即詣佛所，恭敬問訊，於一面坐。諸離車長者亦詣佛所，有恭敬者，有合掌問訊者。問訊已，於一面住。

時，薩遮尼捷子白佛言：「我聞瞿曇作如是說法，作如是教授諸弟子：教諸弟子於色觀察無我，受、想、行、識觀察無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為是瞿曇有如是教，為是傳者毀瞿曇耶？如說說耶？不如說說耶？如法說耶？法次法說耶？無有異忍來相難詰，令墮負處耶？」

【註】

薩遮尼捷子及五百離車族見到佛陀時，彼此打招呼問訊後，薩遮尼捷子就跟佛陀說：「遇到你的弟子阿說示，說你教他們觀五蘊空、無常、苦、無我，是否毀謗

你的教法，不依所說的法而說，按次第而說，不怕有受不了這種說法而來辯論，讓你失了面子，無地自容吧！」

佛告薩遮尼捷子：「如汝所聞，彼如說說、如法說、法次法說，非為謗毀，亦無難問令墮負處。所以者何？我實為諸弟子如是說法。我實常教諸弟子，令隨順法教，令觀色無我，受、想、行、識無我，觀此五受陰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註】

佛陀說：「他說的不錯，是我教他們的！」

薩遮尼捷子白佛言：「瞿曇！我今當說譬。」

佛告薩遮尼捷子：「宜知是時。」

「譬如世間一切所作皆依於地，如是色是我人，善惡從生；受、想、行、識是我人，善惡從生。又復譬如人界、神界、藥草、樹木，皆依於地而得生長；如是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耶？」

答言：「如是，瞿曇！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此等諸眾悉作是說。」

【註】

尼捷子立下自己的立論，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又說諸離車子也這麼說！

佛告火種居士：「且立汝論，本用引眾人為？」

【註】

以下經文是佛陀降伏尼捷子的精彩辯論會！

薩遮尼捷子白佛言：「色實是我人。」

佛告火種居士：「我今問汝，隨意答我。譬如國王，於自國土有罪過者，若殺、若縛、若擯、若鞭、斷絕手足；若有功者，賜其象馬、車乘、

城邑、財寶，悉能爾不？」

答言：「能爾，瞿曇！」

佛告火種居士：「凡是主者，悉得自在不？」

答言：「如是，瞿曇！」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受、想、行、識即是我，得隨自在，令彼如是，不令如是耶？」

時，薩遮尼捷子默然而住。

佛告火種居士：「速說！速說！何故默然？」

如是再三，薩遮尼捷子猶故默然。

時，有金剛力士鬼神持金剛杵，猛火熾然，在虛空中臨薩遮尼捷子頭上，作是言：「世尊再三問，汝何故不答？我當以金剛杵碎破汝頭，令作七分。」

佛神力故，唯令薩遮尼捷子見金剛神，餘眾不見。薩遮尼捷子得大恐怖，白佛言：「不爾，瞿曇！」

佛告薩遮尼捷子：「徐徐思惟，然後解說。汝先於眾中說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而今言不，前後相違。汝先常說言：色是我，受、想、

行、識是我。火種居士！我今問汝，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答言：「無常，瞿曇！」

復問：「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瞿曇！」

復問：「無常、苦者，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瞿曇！」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佛告火種居士：「汝好思而後說。」

復問火種居士：「若於色未離貪、未離欲、未離念、未離愛、未離渴，彼色若變、若異，當生憂、悲、惱苦不？」

答曰：「如是，瞿曇！」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復問：「火種居士！於色離貪、離欲、離念、離愛、離渴，彼色若變、若異，則不生憂、悲、惱苦耶？」

答曰：「如是，瞿曇！如實無異。」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火種居士！譬如士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當得樂不？」

答言：「不也，瞿曇！」

「如是，火種居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不得樂也。」

「火種居士！譬如士夫持斧入山，求堅實材。見芭蕉樹洪大直，即斷其根葉，剝剝其皮，乃至窮盡，都無堅實。火種居士！汝亦如是，自立論端，我今善求真實之義，都無堅實，如芭蕉樹也。而於此眾中敢有所說：我不見沙門、婆羅門中，所知、所見能與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共論議，不摧伏者。而便自說：我論議風，偃草折樹，能破金石，調伏龍象，要能令彼額津腋汗，毛孔水流。汝今自論己義而不自立，先所誇說能伏彼相，今盡自取，而不能動如來一毛。」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被鬱多羅僧，現胸而示：「汝等試看，能動如來一毛以不？」

【註】

佛陀說明五蘊無我後，尼捷子無言以對，所以佛陀說：「你對人說：『只要誰跟你辯論，就會如何難堪。』現在你能動我一根毛嗎？」

爾時，薩遮尼捷子默然低頭，慚愧失色。爾時，眾中有一離車，名突目佉，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聽我說譬。」

佛告突目佉：「宜知是時。」

突目佉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執持斗斛，於大聚穀中，取二三斛，今此薩遮尼捷子亦復如是。世尊！譬如長者巨富多財，忽有罪過，一切財物悉入王家；薩遮尼捷子亦復如是，所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攝受。」

「譬如城邑聚落邊有大水，男女大小悉入水戲，取水中蟹，截斷其足，置於陸地，以無足故，不能還復入於大水。薩遮尼捷子亦復如是，諸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斷截，終不復敢重詣如來命敵論議。」

爾時，薩遮尼捷子忿怒熾盛，罵唾突目佉離車言：「汝麁疎物！不審諦何為其鳴？吾自與沙門瞿曇論，何豫汝事？」

薩遮尼捷子呵罵突目佉已，復白佛言：「置彼凡輩鄙賤之說，我今別有所問。」

尼捷子自己的立論被佛陀摧破以後，就很尊敬的請教佛陀，如何教導弟子，令弟子們斷除疑惑！

佛告薩遮尼捷子：「恣汝所問，當隨問答。」

「云何，瞿曇！為弟子說法，令離疑惑？」

佛告火種居士：「我為諸弟子說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觀察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彼學必見跡不斷壞，堪任成就，厭離知見，守甘露門，雖非一切悉得究竟，具向涅槃。如是弟子從我教法，得離疑惑。」

【註】

佛陀告訴尼捷子：「我為諸弟子們教誡，所有的受、想、行、識，不論三世（過、現、未），內、外，粗、細，好（美）、醜，遠、近，都要觀察無我，讓他們得到涅槃！」

復問瞿曇：「復云何教諸弟子，於佛法得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火種居士：「正以此法，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知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彼於爾時成就三種無上：智無上、解脫無上、解脫知見無上。成就三種無上已，於大師所恭敬、尊重、供養如佛。世尊覺一切法，即以此法調伏弟子，令得安隱、令得無畏、調伏寂靜、究竟涅槃。世尊為涅槃故，為弟子說法。火種居士！我諸弟子於此法中，得盡諸漏，得心解脫，得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薩遮尼捷子白佛言：「瞿曇！猶如壯夫，鋒刃亂下，猶可得免；瞿曇論手，難可得脫。如盛毒蛇，猶可得避；曠澤猛火，猶可得避；兇惡醉象，亦可得免；狂餓師子，悉可得免；沙門瞿曇論議手中，難可得脫。非我凡品，輕躁鄙夫，論具不備，以論議故，來詣瞿曇。」

「沙門瞿曇！此毘舍離豐樂國土，有遮波梨支提、漆菴羅樹支提、多子支提、瞿曇在拘樓陀支提、婆羅受持支提、捨重擔支提、力士寶冠支提。」

世尊！當安樂於此毘舍離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世間，於世尊所，常得恭敬、奉事、供養，令此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長夜安樂！唯願止此，明朝與諸大眾，受我薄食。」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時，薩遮尼捷子知佛世尊默然受請已，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爾時，薩遮尼捷子於彼道中，語諸離車：「我已請沙門瞿曇及諸大眾，供設飯食，汝等人各辦一釜食，送至我所。」

諸離車各還其家，星夜供辦，晨朝送至薩遮尼捷子所。薩遮尼捷子晨朝灑掃敷座，供辦淨水，遣使詣佛，白言：「時到。」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著衣持鉢，往薩遮尼捷子所，大眾前坐。薩遮尼捷子自手奉施清淨飲食，充足大眾。食已，洗鉢竟。薩遮尼捷子知佛食竟，洗鉢已，取一卑床於佛前坐。爾時，世尊為薩遮尼捷子說隨喜偈言：

「於諸大會中，奉火為其最；

闍陀經典中，婆毘諦為最；

人中王為最，諸河海為最；

諸星月為最，諸明日為最；

十方天人中，等正覺為最！」

爾時，世尊為薩遮尼捷子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還歸本處。

時，諸比丘於彼道中眾共論議：「五百離車各為薩遮尼捷子供辦飲食，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捷子於何得福？」

爾時，諸比丘還自住處，舉衣鉢，洗足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向於路中自共論議：五百離車為薩遮尼捷子供辦飲食，供養世尊、諸大眾。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捷子於何得福？」

佛告諸比丘：「彼諸離車供辦飲食，為薩遮尼捷子，於薩遮尼捷子所因緣得福；薩遮尼捷子得福佛功德。彼諸離車得施有貪、恚、癡因緣果報，薩遮尼捷子得施無貪、恚、癡因緣果報。」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經文】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註】

在全部經文不到三分之一的時候，就提到這部經要叫什麼經？這不太合乎佛經的體裁，大部分的佛經，都是在這次法會要結束的時候，才提問當何名此經的，如《藥師經》，是在最後的一段經文，謹摘錄如下：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門。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阿難。此法門名說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亦名說十二神將饒益有情結願神呪。亦名拔除一切業障。應如是持。時薄伽梵說是語已。諸菩薩摩訶薩。及大聲聞。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天龍。藥叉。捷達縛。阿素洛。

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又如維摩詰所說經，是在囑累品第十四的最後一段經文：「是時佛告阿難，受持是經廣宣流布。」阿難言唯然，我已受持要者。世尊！當何名斯經？」佛言：「阿難！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文殊師利、舍利弗、阿難等，及諸天人阿修羅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原始佛教的聖典雖然沒有標明此經何名？但偶而在經文的最後也會說出名為某某經，如佛陀為五比丘開示四聖諦、三轉十二行法輪，雜阿含經三七九經（佛光編號三七八經）最後一行經文：世尊於波羅捺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轉法輪，是故此經名轉法輪經。謹摘錄末段經文如下：

地神唱已，聞虛空神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魔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展轉傳唱，須臾之間，聞于梵天身。梵天乘聲唱言：「諸仁者！世尊於波羅捺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諸沙門、婆

羅門、諸天、魔、梵，及世間聞法未所曾轉，多所饒益，多所安樂，以義饒益諸天世人，增益諸天眾，減損阿修羅眾。」世尊於波羅捺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轉法輪，是故此經名轉法輪經。

佛陀也有一開始就告訴諸比丘，現在要為大家講什麼，然後到結束的時候，就說明經的名稱，如雜阿含經第八〇經（佛光編號七一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說聖法印及見清淨。諦聽！善思！…」到最後的經文：「無常者，是有為行，從緣起，是患法、滅法、離欲法、斷知法，是名聖法印、知見清淨；是名比丘當說聖法印、知見清淨，如是廣說。」

這一部經竺法護所譯《佛說聖法印經》，施護所譯《佛說法印經》，又雜阿含第二三六經（佛光編號二三八經）佛陀為舍利弗尊者開示到最後一句才說，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摘錄最後一段經文：

「若比丘觀察時，若於道路、若聚落中行乞食、若出聚落，於其中間，眼識於色，無有愛念染著者，彼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日夜精勤，繫念修習，是名比丘於行、住、坐、臥淨除乞食。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

佛說此經已，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南傳中部阿含就名為乞食清淨經。

以上舉例晚期的大乘經典與原始佛教的聖典，提問經名都是在經文最後才提出來的，所以金剛經在經文大約三分之一的時候，就提問經名，是很特別的。

【經文】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

【註】

此經是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的名稱，二百多年後，玄奘大師翻譯的名稱是《能斷

《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前後譯本經名不同，因此對於「金剛」二字的意義也不同，依個人之淺見，解析「金剛」與「般若」如下：

◎先解析「金剛」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歷代祖師大德註解「金剛」，很可能用「金剛」來形容「般若」，而金剛都以鑽石來形容，鑽石明亮光潔，形容實相般若；即空性，永遠都是不垢不淨。而實相般若現前，不可能再被無明煩惱所緣而變成雜染，所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的般若，應該是指實相般若。

依個人淺見，金剛不是以鑽石來形容般若空性。

(一)、「金剛」是以地名命經題。古時候的印度，離車族的首都是毘舍離，鞞陀提族的首都是彌薩羅，兩族合組成跋耆國，跋耆是金剛(梵文 Vajra, 巴利 Vajji)的音譯，金剛經應該是在這個地區結集的，所以以地名作為經名(《佛說阿彌陀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等以佛名為經題，《妙法蓮華經》以法為經題)。佛經的結集，第一次是在王舍城，第二次是在毘舍離，第三次是阿育王護持結集的，

西元前二七三年阿育王統治孔雀王朝，首都在華氏城（Pataliputta），也應該是在這裡結集的。阿育王禮請目犍蓮子帝須（Moggaliputta Tissa）大長老主持第三次結集，共有一千位阿羅漢參與，完整的誦出經藏、律藏、論藏。使用的語言，仍然是佛陀時代摩揭陀（Magadha）國的語言，叫 Māgadhī。阿育王派了九隊弘法團到周邊的國家宣揚佛法，PĀLI 是聖典或佛語的意思，第八個法使團（Dhammaduta）到緬甸及泰國的佛統府金地（Suvannabhūmi），第九團到 Sri Lanka，都不敢改變語言，就是巴利聖典。阿育王於西元前二六五年度誠信奉佛教，到西元前二二二年阿育王往生，從他信奉到往生之間，約有三十三年，護持佛教。孔雀王朝滅後，婆羅門教逐漸復興，也受到往後的王朝護持，語言方面改變以雅語為主，佛教經典為順應當時的社會，也就多少翻譯成梵文，而大乘經典的興起，約在佛滅五百年後。（《金剛經》〈正信希有分第六〉：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須菩提言：「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

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從西元前三二一年（或說三二二年）由阿育王的爺爺健陀羅笈多（Chandragupta）創建並護持耆那教。不久由阿育王的父親賓度沙拉

王 (Bindusara) 掌政，護持婆羅門教，到西元前一二七二年，阿育王 (Ashoka) 統治，疆土擴展到南亞阿富汗、伊朗 (波斯)。阿育王前期護持婆羅門教，到了西元前二六五年改信佛教，鼎力護持，因為派了九隊佛教弘法團到周邊國家宣揚佛法，所以二千三百年前，佛教就已經是國際性的宗教。到了西元前一八四年 (或說西元前一八五年) 孔雀王朝終止，熏迦王朝 (Sunga Dynasty) 興起，孔雀王朝的首都是華氏城 (Pataliputta)，現在地名巴特那 (Patna)，離毘舍離車程將近兩個小時。

孔雀王朝衰弱後，婆羅門教興起，語言改用雅語，經典改用梵文，而大乘經典成型年代，大約西元前一百年到西元前一年為萌芽期，發達期是西元一年至一百年，是原始大乘，而初期大乘的萌芽期是西元五十年至西元一百年，發達期是西元一百年到西元二百五十年。

簡單的說，原始大乘的經典，未受般若思想影響，初期大乘的經典已經受到般若思想的影響了。

日本佛教學者，靜谷正雄所著「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一書，分為原始大乘與初期大乘，舉十三部經為原始大乘經，其中一部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將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分為原始大乘與初期大乘，並分為受到、受不到般若思想的影響，一定用了不少心血研究，但是還是有一些人不一定完全認同，像《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有人認為結集沒有那麼早，但我個人淺見，《金剛經》應該是還沒有受到般若思想的影響，因為整個《金剛經》的經文，沒有出現一個「空」字，而重要的義理是離一切相，或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等等。

但是從大乘佛教經典的成立年代，在西元前一百年開始，肯定都是依梵文為主，所以傳到中國的大乘經典，應該都是梵文經典。

回到「金剛」，為什麼是依地名命經名的，因為佛陀時代，跋耆國（梵文 Vajra，巴利 Vajji）是十六大國之一；跋耆是音譯，金剛是義譯。孔雀王朝的首都在華氏城（Pataliputta），是經濟文化中心，縱然孔雀王朝滅亡，這個區域仍然是很發達，到現在這個時代，它還是一個大城市——巴特那（Patana），所以結集金剛經，序分說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我想這只是因為知名度比較高而已。其實佛陀在世的時候，也經常在毘舍離地區說法。而且佛陀時代沒有聽過須菩提這位尊者，起碼《雜阿含經》五十卷一千三百六十二個經，都沒有見到。佛滅後一百年，在毘舍離第二次結集，依《雜阿含經》為底本，增編了《中阿含經》也才出現一次，增編《長阿含經》才出現多幾次。

（二）、「金剛」是形容智慧堅固的意思。

對於佛陀開示的四聖諦、八正道、緣起法等，理解了，明白了，肯定唯有佛陀的教法才能真正解脫，這種知見，是智慧堅固。所以《金剛經》的「金剛」應該是代表著智慧堅固，而不是象徵空性（再看下面《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的經題解析）。

《雜阿含經》第三九八經（佛光編號三九七經）佛說：「譬如因陀羅柱（忉利天帝釋宮殿之柱），銅鐵作之，於深入地中，四方猛風不能令動。如是，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如實知，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當知是沙門、婆羅門不視他面，不隨他語，是沙門、婆羅門智慧堅固，本隨習故，不隨他語。」凡是沙門、婆羅門，對四聖諦如實知，他們的智慧堅固，譬喻如忉利天宮宮殿的柱子，是銅鐵打造的。所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金剛」，應該是譬喻「智慧堅固」。

（二）、《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金剛經》在中國有六種翻譯本，最早的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大約在西元四〇八年，一百年後，魏菩提流支於永平二年，西元五〇九年翻譯。第三是陳真諦三藏於西元五六二年翻譯，以上三本都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第四，隋達磨笈多法師於開皇十年，西元五九〇年翻譯，名為《金剛能斷般若波

羅蜜經》。第五，唐玄奘法師於貞觀二十二年西元六四八年翻譯，名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六，唐朝義淨三藏在西元七〇三年，於西明寺譯出，名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達磨笈多翻譯的經名《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金剛能斷的金剛，比較像形容空性，可以斷除無明煩惱。玄奘法師與義淨三藏翻譯的經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這裡的金剛應該是如金剛那麼堅硬難破的無始無明，般若智慧能夠破除。不論是金剛能斷，或是能斷金剛，都是動詞的形態，所以後三種的譯本，般若都是指的觀照般若，不是實相般若。

大乘佛教思想史，有不斷的變化，從性空唯名到真常唯心、虛妄唯識，從念佛功德到念佛求生淨土等等，而西元前一百年左右（約佛陀入滅後五百年）結集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七百年後的玄奘法師，與八百年後的義淨三藏，都把經題改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可見佛陀命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金剛」，並不是象徵空性，而且原始大乘的般若，還沒有受到般若思想的影響，因此玄奘法師與義淨三藏才敢把佛陀命名的金剛般若，改成能斷金剛般若，所以「金剛」並沒有定義為空性或定義為根本無明。而佛教的本質就是智慧，所以我說金剛是象徵「智慧堅固」如金剛，而毘舍離，跋耆（Vajji）都是佛教興盛的地區，所以個人猜測是以金

剛 (Vajri) 之地名為經題。

◎其次解析「般若」

正見是怎麼產生的。為什麼排在八正道第一位？

般若是一怎麼產生的，為什麼是六度最重要的？

南傳上座部佛教，以研究阿毘達摩論，或清淨道論為榮，大概不太在意「正見」是怎麼產生的。

北傳大乘佛教教區，整百年來，七眾弟子都隨三個宗派（禪宗、淨土宗、密宗）修持，也不會很在意般若是一怎麼產生的，我有一些小小的發現，想提供給有緣人參考，以報佛恩，將分作二次解析。

般若經典翻譯到中國，最早的是「道行般若經」，是漢靈帝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年）譯出，有十卷，三十章（品），到了晉元康五年（西元二九五年）竺叔蘭譯出「放光般若經」。鳩摩羅什大師於西元四〇一年來到中國，一直到西元四一五年左右，這中間翻譯很多佛經與論典，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二十七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心經》等。到了玄奘大師，翻譯的般若經典更多。

般若，梵文 Prajñā，音譯般若，義譯為智慧，是明白認識世間一切諸法實相的智慧。

《雜阿含經》是劉宋元嘉年間（西元四三五到四四五年間），由求那跋陀羅在楊都（南京）祇洹寺翻譯而成共有五十卷，雖然比鳩摩羅什大師慢了三十多年來到中國，所翻譯的《雜阿含經》中，有關智慧的部分，都沒有用「般若」，而直接依智慧的本意翻譯成「如實知、見、明、覺、慧、無間等」。無間等的巴利文 Abhisamaya，現觀、現證的意思，指正斷煩惱，不被惑業之所間隔。

般若智慧出現了，無明就消失，等於般若智慧現前，就遠離顛倒夢想，無有恐怖了。

請看《雜阿含經》第二五六、二五七、二五八經（佛光編號三三三、三四、三五經）

《雜阿含經》第二五六經（佛光編號三三三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在耆闍崛山。

時，尊者拘絺羅晡時從禪起，詣尊者舍利弗所，共相問訊，種種相娛悅已，却坐一面。

時，尊者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言：「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我說不？」

舍利弗言：「隨仁所問，知者當說。」

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言：「所謂無明，云何是無明？誰有此無明？」

舍利弗答言：「無明者謂不知，不知者是無明。」

「何所不知？」

「謂色無常，色無常如實不知；色磨滅法，色磨滅法如實不知；色生滅法，色生滅法如實不知。受、想、行、識，受、想、行、識無常如實不知；識磨滅法，識磨滅法如實不知；識生滅法，識生滅法如實不知。摩訶拘絺羅！於此五受陰如實不知、不見、無無間等、愚、闇、不明，是名無明；成就此者，名有無明。」

又問：「舍利弗！所謂明者，云何為明？誰有此明？」

舍利弗言：「摩訶拘絺羅！所謂明者是知，知者是名為明。」

又問：「何所知？」

「謂知色無常，知色無常如實知；色磨滅法，色磨滅法如實知；色生滅

法，色生滅法如實知。受、想、行、識，受、想、行、識無常如實知；識磨滅法，識磨滅法如實知；識生滅法，識生滅法如實知。拘絺羅！於此五受陰如實知、見、明、覺、慧、無間等，是名為明；成就此法者，是名有明。」

是二正士各聞所說，展轉隨喜，從座而起，各還本處。

《雜阿含經》第二五六經、二五七經及二五八經，都是摩訶拘絺羅，請教舍利弗尊者。什麼是無明？什麼樣的人有無明？又問什麼是明？什麼樣的人有明？《雜阿含經》第二五六經，舍利弗以五蘊的生老病死分別解說無明與明。《雜阿含經》第二五七經，舍利弗用四聖諦與五蘊的關係解說無明與明。《雜阿含經》第二五八經，舍利弗以色與心互動以後的狀況解說無明與明。而這三部經文的明（般若）所用的名稱都是一樣：如實知、（如實）見、明、覺、慧、無間等（現證、現觀、Realised）。

《雜阿含經》第二五六經：

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講到這個「無明」，什麼叫無明？什麼樣的人

是無明？

舍利弗回答：「無明就是不知，不知就是無明。」

「不知什麼？」

「就是：色不是永恆的（無常），色無常不能正確明白；色身最後要壞的（死了），色身最後要壞不正確明白知道。色身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細胞不斷的生與滅），對於色身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不能正確明白的認識知道。心意識的受、想、行、識，是不永恆的、無常的，不能正確明白的知道；（受、想、行）識生了又滅，滅了又生，（受、想、行）識是生了又滅，滅了又生，不能正確明白的知道；（受、想、行）識是生、住、異、滅不能正確如實的知道。

摩訶拘絺羅！於此五受陰（五蘊）不能正確明白知道，不見，沒有得到無間等，愚，闇，不明，是名無明；不如實知五蘊是無常、磨滅法、生滅法的人，就是無明。」

摩訶拘絺羅又問：「舍利弗！說到『明』，什麼是『明』？什麼樣的人，才能說有這個『明』？」

舍利弗說：「摩訶拘絺羅！說到這個『明』，就是知，有知的這個人，

就是『明』。」

又問：「是知些什麼？」

舍利弗說：「就是知道色無常，正確如理明白色無常；知道色身會是生、老、病、死，終歸磨滅，正確的明白色身終歸磨滅；知道色身是生、老、病、死，正確如實知道色身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的生滅法。對於受、想、行、識，正確如理的如實知受、想、行、識是無常的，受、想、行、識，念念終歸磨滅能正確如實知，受、想、行、識是生、住、異、滅的，正確如實知受、想、行、識是生、住、異、滅的。

拘絺羅！對於此五受陰（五蘊）的無常、磨滅、生滅，如實知、（如實）見、明、覺、慧、無間等（現觀、現證、Realised），就是明。有這樣如實知見的人就是有明。

《雜阿含經》第二五七經（佛光編號三四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在

耆闍崛山。

時，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起，詣尊者舍利弗所，共相問訊，種種相娛悅已，却坐一面。

時，尊者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言：「欲有所問，寧有少暇為我說不？」
舍利弗言：「仁者且問，知者當說。」

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言：「所謂無明，復云何為無明？誰有此無明？」
舍利弗答言：「無明者謂不知，不知者是無明。」

「何所不知？」

「謂色不如實知，色集、色滅、色滅道跡不如實知；受、想、行、識不如實知，識集、識滅、識滅道跡不如實知。摩訶拘絺羅！於此五受陰不如實知、不知、不見、不無間等、愚、闇、不明，是名無明；成就此者，名有無明。」

又問舍利弗：「云何為明？誰有此明？」

舍利弗言：「所謂明者是知，知者是明。」

又問：「何所知？」

舍利弗言：「色如實知，色集、色滅、色滅道跡如實知；受、想、行、

識如實知，識集、識滅、識滅道跡如實知。拘絺羅！於此五受陰如實知、見、明、覺、慧、無間等，是名為明；成就此法者，是名有明。」

是二正士各聞所說，展轉隨喜，從座而起，各還本處。

《雜阿含經》第二五七經，摩訶拘絺羅與舍利弗的對話，也是談無明與明的問題。只是舍利弗以四聖諦對五受陰（五蘊）來說明無明與明。即色身是苦聖諦；貪喜色身是集聖諦；斷了對色身的貪喜就是滅聖諦；如何斷對五受陰的貪喜是道聖諦，不正確如實明白的就是無明，如果能如實知的就是明。

對於般若智慧，仍然是：如實知、見、明、覺、慧、無間等，總稱「明」。

《雜阿含經》第二五八經（佛光編號三五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在耆闍崛山。

時，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起，詣舍利弗所，共相問訊，相娛悅已，却坐一面。

時，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欲有所問，仁者寧有閑暇見答以不？」

舍利弗言：「仁者且問，知者當答。」

時，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言：「所謂無明，無明者為何謂耶？誰有此無明？」

舍利弗言：「不知，是無明。」

「不知何等？」

「謂色不如實知，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不如實知；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離不如實知。摩訶拘絺羅！於此五受陰不如實知、不如實見、不無間等、若闇、若愚，是名無明。成就此法者，名有無明。」

又問：「明者，云何為明？誰有此明？」

舍利弗言：「知者是明。」

「為何所知？」

舍利弗言：「色如實知，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是受、想、行、識如實知，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離如實知。摩訶拘絺羅！於此五受陰如實知、如實見、明、覺、慧、無間等，是名為明；成

就此者，名為有明。」

時，二正士各聞所說，歡喜而去！

摩訶拘絺羅與舍利弗的對話，也是談無明與明。舍利弗在此經就用受、想、行、識與色身的相關，引發的狀況來說明無明與明。問題一樣，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說到無明，無明到底是什麼？什麼情況之下叫無明？」

舍利弗說：「不知，不知就是無明。」

「不知什麼？」

答：「對於色身是四大所成的不如實知，貪愛色身會招感下一輩子的色身不如實知，色身的四大會分離，會磨滅的不如實知，識對色身會染著不放，不如實知，色身會有病痛、變化，不如實知，對於色身是可以斷除染著貪愛，不如實知；受、想、行、識是六根對六塵引生出來的，是無常的，不如實知。（受、想、行）識幾乎是即生即滅的，不如實知，（受、想、行）識會令人耽著染著（憶念、懷念、顧念）不如實知，（受、想、行）識會因順境逆境而起憂悲惱苦，不如實知，（受、想、行）識是無常，是苦，可以斷除染著的，不如實知。

摩訶拘絺羅！於此五受陰（五蘊）相關、相知、二者互動緣起的狀況不如實

知，不如實見，不無間等，若闇、若愚，是名無明。不如實知五受陰這些狀況的人，就是無明。」

又問：「說到明，什麼是明，什麼樣的情況是明？」

舍利弗言：「知的情況叫明。」

問：「知那些？」

舍利弗回答：「於四大假合的色身如實知，於色身生貪、喜會招感來生如實知，色身必歸磨滅如實知，識會染著色身如實知，色身會有老病死的過患如實知，色身無常，是苦，可以出離如實知；同樣的，對於受、想、行、識有因有緣才現起的是無常的如實知，欣享受、想、行、識會招感來生的受、想、行、識如實知，（受、想、行）識即生即滅如實知，識會染著（色）受、想、行如實知，（受、想、行）識會因可愛境、不可愛境而生起憂悲惱苦如實知，（受、想、行）識是可出離的如實知。摩訶拘絺羅！於此五受陰（五蘊）互動相關相知緣起的狀況如實知、如實見、明、覺、慧、無間等，是為明，具有這些知見的人，稱為明。」

《雜阿含經》第二五六經、二五七經、二五八經，說到智慧，就是這幾個名稱，統一名稱就是八正道的正見（如實知、如實見）。一直沒有翻譯成般若（音譯）。

◎正思惟是因，正見是果

實相般若如是如不動的、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這是明白一切諸法的如實相的智慧，是從觀照般若的努力思考而證悟的果位，是無上正等正覺，是佛陀時代的「正見」。

佛陀告諸比丘說：「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專精禪思，作是念：何法有故老死有？何法緣故老死有？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生有故老死有，生緣故老死有。」

八正道的正思惟是因，生如實無間等，是八正道的正見，「如實無間等」是正確明白理解到 (Realised)。

佛陀又不斷的以正思惟思考：「何法有故名色有？何法緣故名色有？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生：識有故名色有，識緣故有名色有。」正思惟是因，如實無間等生，即「明」出現了，明就是正見，所以正思惟是證悟的因，正見出現了，一切苦皆滅。

佛陀從逆向思考，發現無明是生死輪迴的主因，所以又以順方向思考：

「我時作是念：何法無故則老死無？何法滅故老死滅？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生無故老死無，生滅故老死滅。」

「我復作是思惟：何法無故行無？何法滅故行滅？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無明無故行無，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入處滅，六入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以上佛陀開悟的過程，都是正思惟，而生「如實無間等」，即正見，也稱為明。明（正見）出現，則一切苦皆滅。

《般若心經》的「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就是觀照般若，也就是八正道的正思惟。「照見五蘊皆空」就是「如實無間等生」，即正見、明，也就是實相般若現前。度一切苦厄，就是佛陀以正思惟，如實無間等生，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所以八正道的正見，是靠正思惟的細細思考而引生的。同樣的，「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的實相般若，是由行深（觀照）般若而引生的。

佛陀的開示很簡單，舉幾個經文如下：

（一）、世尊告訴比丘：「當觀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見。」

當觀色無常是正思惟，所得到的理解，就是正見。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在《雜阿含經》第十經，佛陀是這樣說的：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

「聖弟子！如是觀者，於色解脫，於受、想、行、識解脫。我說是等解脫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就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五蘊無常，無常即苦，苦既非我，非我者即非我所，就是照見五蘊皆空。

我說是等解脫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就是度一切苦厄。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菩薩觀一切法當體即空，色（身）是因緣所生的，

所以體性是空的，所以直接了當的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這是很抽象的，不是一般的根性都可以這樣契入的。而佛陀是逐步的解說：色（身）是無常的（原因是它是因緣所生的，分分秒秒在變化的），無常即苦，無常變化，當然也有變好的時候，但從生到老死，這個過程血壓偏高、血糖偏高、三酸甘油脂（血脂肪）偏高、尿酸偏高等等，就心有罣礙，就是苦。苦既非我（我：永恆、真實、自在、不變、主宰），非我者既非我所。其實三法印都是空的意思，諸行無常就是空，諸法無我就是空，涅槃寂靜就是空。

佛陀開示五蘊無常，無常即苦，苦既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這就是《心經》的行深（觀照）般若，是正確的、如理的，所以說「名真實正觀」。一般說：觀緣起，即能見法，見法即見佛。這裡是正思惟，所以正見現前（即實相般若現前），照見五蘊皆空，所以，佛陀說：「聖弟子！如是觀者，於色解脫，於受、想、行、識解脫。」（二）、佛陀為羅睺羅開示照見五蘊皆空，是這樣說的：

佛告羅睺羅：「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羅睺羅！當觀若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悉皆非我、不異我、不相在（無我、無我

所、五蘊不在我中、我不在五蘊中），如是平等慧正觀（行深觀照般若）。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如實觀（行深觀照般若）。

「如是，羅睺羅！比丘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知、如是見者（明、正見現前，即實相般若），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羅睺羅！比丘若如是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者，比丘是名斷愛欲（斷除對物質的、精神的迷戀及執著），轉去諸結（斷一切煩惱），正無間等（正等覺），究竟苦邊（不再生死輪迴，究竟解脫）。」（《雜阿含經》第二三經）

◎般若波羅蜜，或般若波羅蜜多

般若經典，為什麼都加波羅蜜，或波羅蜜多？簡單的說，只要有般若，不論觀照般若或實相般若，就一定可以得盡苦邊，登涅槃彼岸。反過來說，沒有般若，就沒有

波羅蜜，如《雜阿含經》第一三經和三三經所說。

(一)、「諸比丘！我以如實知此五受陰味是味、患是患、離是離故，我於諸天、若魔、若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自證得脫、得出、得離、得解脫結縛，永不住顛倒，亦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雜阿含經》第一三經)如實知就是正見(實相般若)所以得到解脫，其境界就是無上正等正覺(實相般若)。

(二)、時，舍利弗告輸屢那：「若沙門、婆羅門於色不如實知，色集不如實知，色滅不如實知，色味不如實知，色患不如實知，色離不如實知故，不堪能超越色。若沙門、婆羅門於受、想、行、識不如實知，識集不如實知，識滅不如實知，識味不如實知，識患不如實知，識離不如實知故，此沙門、婆羅門不堪能超越識。不能如實知五蘊中，色與心的相關、相知、輾轉互動的狀況，就不能超越色(解脫色)，不能超越受、想、行、識(解脫受、想、行、識)。」

「若沙門、婆羅門於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此沙門、婆羅門堪能超越色。若沙門、婆羅門於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

味、識患、識離如實知，此沙門、婆羅門堪能超越識。」（《雜阿含經》第三二經）如果能如實知色與心的相關、相知、互動的狀況，就能超越色、超越識，所以正見出現就得到解脫；實相般若出現，自然能登涅槃彼岸。

以上舉出這麼多原始佛教聖典是為了說明正見（Right Understanding）是知道一切法的真實相，特別是知道五蘊非我非我所，但功勞是正思惟。我所發現的照見五蘊空（實相般若現前）一切苦厄消除，功勞是觀照般若。八正道的「正見」，三種般若的「實相般若」，都是果，真正的因行是「正思惟」與「觀照般若」。

又《雜阿含經》在中國翻譯的年代是西元四三五年至四四五年之間，為什麼不用梵文翻譯，因為佛經的結集，第一次在王舍城，第二次在毘舍離，第三次結集雖然已經是西元前二六〇年左右，但是也是在華氏城結集的，這一路來，都是用摩揭陀國地區的語言，也就是南傳經典的巴利文，都是口口相傳，覺得這是佛陀時代的用語，所以都不敢改。每一個國家，有他們國家的語言，而佛經就照著巴利文一直流傳下來，所以求那跋陀羅尊者，也應該是背誦巴利文到南京的。

總之，「三正」：正見、正思惟、正念，可以降伏煩惱，可以斷除煩惱，得現法樂住。是看根性的，少數的，但總是解析一下，一則結結法緣，二則以報佛恩故。

〔經文〕

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

〔註〕

這是金剛經三段論法的特色，不論是涅槃、法性、法界、空性，都是無量、無數、無邊、言語道斷，難以用言語、用任何方式表達的，只是為了讓佛弟子們知道，這種的境界智慧，勉強用這個名稱，所以說到般若波羅蜜，它的實相不是這樣的，但是已經用這個名稱，讓大家有共同的認知，所以名字叫做般若波羅蜜。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註〕

這一段問答與〈無得無說分第七〉相同。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註〕

不論是世界、星球，或小至微塵，都是色法，任何色法都是無常的，都是磨滅之法。佛陀對於五蘊身的色法乃至一切色法，都說是無常的、苦、空、非我的，原始佛教聖典中，佛陀常常說。謹摘錄雜阿含經第二六四經（佛光編號四一經）經文最後第二段：

佛告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比丘！於色當生厭離、厭、離欲、解脫；如是於受、想、行、識，當生厭、離欲、解脫，

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所以所謂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註】

此段問答，與〈如理實見分第五〉相同，由於佛弟子們對佛陀的無比崇敬，覺得佛陀的身相是完美的，應該具有三十二相，所以第十三分就說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但是佛陀已經明確的說：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所以三十二相也是虛妄。

【經文】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

及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註】

此段經文也是比較功德，只是更難得的是，用身命布施，身命布施的次數要多如恆河沙的數量那麼多，這需要投胎轉世幾千萬億次了，不可思議，但是也不及用四句偈佛法的開示，令人解脫生死的功德，此所以佛說諸供養中，法供養為最。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經文〕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

「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註〕

這段經文，與佛陀時代，舍利弗尊者為給孤獨長者作臨終關懷時所開示的一段佛法，給孤獨長者聽了以後，悲歎流淚，有相同之處，只是大乘經典，比較沒有詳細指出那些甚深微妙之處，請看《雜阿含經》第三十七卷一〇三二經（佛光編號一〇二〇經）。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聞給孤獨長者身遭苦患。聞已，語尊者阿難：「知不？給孤獨長者身遭苦患，當共往看。」尊者阿難默然而許。

時，尊者舍利弗與尊者阿難共詣給孤獨長者舍。長者遙見尊者舍利弗，扶床欲起。……乃至說三種受，如又摩修多羅廣說，身諸苦患轉增無損。

尊者舍利弗告長者言：「當如是學：不著眼，不依眼界生貪欲識；不著耳、鼻、舌、身，意亦不著，不依意界生貪欲識。不著色，不依色界生貪欲識；不著聲、香、味、觸、法，不依法界生貪欲識。不著於地界，不依地界生貪欲識；不著於水、火、風、空、識界，不依識界生貪欲識。不著色陰，不依色陰生貪欲識；不著受、想、行、識陰，不依識陰生貪欲識。」

時，給孤獨長者悲歎流淚。尊者阿難告長者言：「汝今怯劣耶？」

長者白阿難：「不怯劣也。我自願念，奉佛以來二十餘年，未聞尊者舍利弗說深妙法，如今所聞。」

尊者舍利弗告長者言：「我亦久來未嘗為諸長者說如是法。」

長者白尊者舍利弗：「有居家白衣，有勝信、勝念、勝樂，不聞深法，而生退沒。善哉！尊者舍利弗！當為居家白衣說深妙法，以哀愍故！尊者

舍利弗！今於此食。」尊者舍利弗等默然受請。

即設種種淨美飲食，恭敬供養。食已，復為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即從座起而去。

謹用白話文註解如下：

以下是我聽來的。

有一次，釋迦牟尼佛住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那時，舍利弗尊者聽到給孤獨長者病得很嚴重的消息，就對阿難尊者說：「你知道嗎？給孤獨長者病得很嚴重，我們一起去慰問他一下好嗎？」阿難尊者表示同意。

舍利弗尊者與阿難尊者快到給孤獨長者家的時候，長者遠遠的看見兩位尊者，扶著床邊想坐起來。舍利弗對長者說：「不用起來，我們找個位置坐坐就可以了。」（這段經文有略述差摩比丘病痛的情況，省略）

舍利弗為長者開示說：「長者，你要這樣的修，不要染著眼，不要依眼界而生起貪欲識，不要染著耳、鼻、舌、身、意，不要依（耳、鼻、舌、身）意界而生起貪欲識。

不要染著色，不要依色界而生起貪欲識，不要染著聲、香、味、觸、法，不要依

（聲、香、味、觸）法界而生起貪欲識。不要染著地界，不要依地界生起貪欲識；不要染著水、火、風、空、識界，不要依（水、火、風、空）識界而生起貪欲識。不要染著色陰（蘊），不要依色陰生起貪欲識，不要染著受、想、行、識陰，不要依（受、想、行）識陰而生起貪欲識。」

長者聽到這個時候，悲歎流淚！

阿難尊者問長者說：「你是害怕恐懼嗎？」

長者回答說：「我不是害怕恐懼，我是想到，我跟隨佛陀學佛二十多年來，不曾聽過舍利弗尊者開示如此甚深微妙法，到現在才聽到，內心歡喜激動。」

舍利弗尊者告訴長者說：「我真的很久，不曾為一些長者們講解這些法門了。」

長者對舍利弗尊者說：「有不少白衣在家學佛的居士，對佛法很有信心，很想念，很歡喜，但是很少聽到甚深微妙的法門，而逐漸退了道心。舍利弗尊者，請你慈悲，有機會的時候，多為白衣在家學佛居士們，開示甚深微妙法，慈悲哀愍信徒。舍利弗尊者，今天請接受我的供養，在這裡吃飯。」

舍利弗尊者及阿難尊者接受長者的供養。

長者吩咐傭人備辦種種妙味飲食，恭敬供養。

舍利弗尊者吃過飯後，又慈悲的為長者諸多說法、開示、勸誡、鼓勵，使長者

法喜充滿，然後起座離去。

此經說明舍利弗為給孤獨長者開示出離心的佛法，因為給孤獨長者學佛二十多年來，供養三寶不遺餘力，修大福報，很少（幾乎沒有）聽到長老們為他開示不染著世間的出世法門，感覺甚深微妙，內心激動得涕淚悲泣。覺得一些白衣在家居士也需要這些佛法，所以慈悲懇求舍利弗尊者有機會，也能為白衣在家居士開示類似甚深微妙法。

比對金剛經須菩提的涕淚悲泣，氛圍有很大的不同。

佛陀時代的阿羅漢、長老，都很慈悲，常常都是主動的去為同參道友或在家信徒慰問，臨終關懷。佛陀涅槃後，靠人間比丘將佛法傳佈到許多國家，靠人間比丘將佛法延續了二千六百年。

在家學佛居士稱為「白衣」，到現在，南傳佛教國家，有法會的時候，在家信徒，男女老幼都穿著白衣去佛寺禮佛聽聞佛法。

【經文】

「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

德。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

【註】

這段是須菩提尊者以自己證悟的境界，說出來讓佛陀印證，如離一切諸相，即名為佛，與〈如理實見分第五〉：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相應。

須菩提又說：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這與〈尊重正教分第十二〉一樣，即佛陀所開示的成就三種無上：智無上、解脫無上、解脫知見無上。

原始般若或早期的大乘菩薩道，仍然以斷我見，破我執為修行重點，如經文中：

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就是晚期的大乘菩薩道的修行，如觀一切法空，但由博返約，仍然要先觀無我，才能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才能冤親平等。《般若心經》也是照見五蘊皆空，才能度一切苦厄。種種的苦都是因為我執而生起的，試看菩薩十地的初地，其功德是斷三結，即我見結、疑結、戒禁取結，與聲聞道的初果須陀洹是一樣的，所以聲聞道與菩薩道的修行，次第都一樣要證我空。

【經文】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

【註】

修行得到法眼淨，證初果或初地，對於一切無所有，一切不可得，一切行皆空，都不驚、不怖、不畏，原始佛教都說得無所畏，謹將闡陀比丘證悟那一剎那的心境，錄出經文以供參考。雜阿含經二六二經（佛光編號三九經）最後一段。

尊者阿難說是法時，闍陀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闍陀比丘見法、得法、知法、起法，超越狐疑，不由於他，於大師教法，得無所畏，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難言：「正應如是。如是智慧梵行，善知識教授教誡說法。

我今從尊者阿難所，聞如是法，於一切行皆空、皆寂、悉不可得、愛盡、離欲、滅盡、涅槃，心樂正住解脫，不復轉還，不復見我，唯見正法。」

時，阿難語闍陀言：「汝今得大善利，於甚深佛法中，得聖慧眼。」

【註】

所以證我空，得法眼淨、見法、得法、知法，就得無所畏了。

【經文】

「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

【註】

六度波羅蜜的第六般若波羅蜜，很少看到第一波羅蜜，有智慧才能登彼岸，所以稱為第一波羅蜜吧？

三段論法，所謂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也有遣除執著的用意。

〔經文〕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做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註〕

菩薩證我空，才能修忍辱波羅蜜。如果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不只無法修忍辱波羅蜜，而且也不名為菩薩。

〔經文〕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

〔註〕

人間佛教的菩薩，生活上也是要保持正念正智，在行住坐臥，時時都會依六根緣六塵引生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六愛，所以對微妙的色聲香味觸法都不染著，金剛經第四分，佛陀就明確的勸誡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首先理念上要離開四相，生活上，見到信徒，為信徒開示佛法，都不可以染著六塵境界，第四分經文；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法塵）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

到了〈莊嚴淨土分第十〉，佛陀也是教誡菩薩，莊嚴淨土或成熟眾生，都應如是

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都是要在生活上，度眾生的時候，保持正念、正智，不在微妙的六塵境界所染著。

到了〈離相寂滅第十四〉，佛陀仍然重複地再提醒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菩薩，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原始般若是早期的大乘經典，所以大都是從原始佛教聖典，特別是雜阿含經中引伸出來的。雜阿含經中，佛陀是一再教誡弟子們，不可染著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塵境界，就是在家居士問到這個關鍵性的問題時，佛陀也是以染著不染著六塵境做說明。謹錄雜阿含二二七經（佛光編號二二九經）以供參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時，有長者名郁瞿婁，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何故有一比丘見法般涅槃？何故比丘不得見法般涅槃？」

佛告長者：「若有比丘眼識於色，愛念染著；以愛念染著故，常依於識；為彼縛故，若彼取故，不得見法般涅槃。耳、鼻、舌、身、意識法亦復如是。」

「若比丘眼識於色，不愛樂染著；不愛樂染著者，不依於識；不觸、不著、不取故，此諸比丘得見法般涅槃。耳、鼻、舌、身、意識法亦復如是。」

「是故，長者！有比丘得見法般涅槃者，有不得見法般涅槃者。」
如長者所問經，如是阿難所問經及佛自為諸比丘所說經，亦如上說。

【註】

以下是我所聽來的。

有一次，佛陀住在毘舍離獼猴池側的重閣講堂，那時候，有一位郁瞿婁長者，來拜見佛陀，頂禮佛陀後，退下來坐在一個地方，請示佛陀：「世尊！以什麼緣故，有比丘現生證到涅槃？又以什麼因緣，有比丘不能於現生證得涅槃？」

佛陀為長者開示說：「如果有比丘眼睛看到微妙的色，生起愛念染著，以愛念染著，心識就一直受到美色的束縛，以此追求，就不能在今生證到涅槃，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若染著聲、香、味、觸、法，受到束縛，也是一樣。」

「如果有比丘眼識對於微妙的色，不愛樂染著，因為不愛樂染著，心識就不受束縛，不摸觸，不染著，不執取，這樣的比丘，現生可以證悟涅槃，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也是如此。」

「所以，長者，這就是有比丘現生證涅槃，有比丘現生不能證涅槃。」
菩薩道在自利方面，修行的重點與聲聞道並沒有差別，除了觀我空之外，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中，也是不應住色生心，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這是佛陀在世的時候，為比丘開示生活上的修行重點。

〔經文〕

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

〔註〕

一切諸相，約略的說，是色、聲、香、味、觸、法，心識不染著此六塵境界是無相三昧。若廣泛的說，就是諸法無我，所謂諸法是六根緣六塵，引生六識、六觸，六觸出現，六受、六想、六思同時出現，接著就是六愛，這就是一切法。總說就是世間，佛陀開示的世間，所謂世間，就是六根、六塵、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等，這些都是危脆敗壞法，請看雜阿含第二三〇、二三一經（佛光編號二三二一、二三三經）

雜阿含經二二〇（佛光編號二二二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比丘名三彌離提，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所謂世間者，云何名世間？」

佛告三彌離提：「謂眼、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是名世間。所以者何？六入處集則觸集，……如是乃至純大苦聚集。」

「三彌離提！若無彼眼、無色、無眼識、無眼觸、無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無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者，則無世間，亦不施設世間。所以者何？六入處滅則觸滅，……如是乃至純大苦聚滅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眼緣色、耳緣聲、鼻緣香，等等，六根緣六塵就引生六識。根、塵、識和合的時候，心境就是觸，接著受、想、行同時出現，因為根緣塵不同，所引生的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也都不同，佛陀所謂的世間，就是身與心的相關，心與境的相知，這一切就是世間。

雜阿含經二三一（佛光編號二二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比丘名三彌離提，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所謂世間者，云何名世間？」

佛告三彌離提：「危脆敗壞，是名世間。云何危脆敗壞？三彌離提！

眼是危脆敗壞法，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一切亦是危脆敗壞；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是說危脆敗壞法，名為世間。」

佛說此經已，三彌離提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第二三一經也是說世間危脆，而所謂的危脆是眼緣色而生起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都是危脆敗壞，其它五根緣五塵生五識、五觸、五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也是如此。所以佛陀說的一切相，就是涵蓋著世間，而世間就是根塵識觸受等等。

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依人來說，就是五蘊，此五蘊為什麼即非眾生，因為是無常變化，而且必然是磨滅的，是散壞消滅的，請看雜阿含第一二二經（佛光編號一二四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摩拘羅山。

時，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白佛言：「世尊！所謂眾生者，云何名為眾生？」

佛告羅陀：「於色染著纏綿，名曰眾生；於受、想、行、識染著纏綿，名曰眾生。」

佛告羅陀：「我說於色境界當散壞消滅，於受、想、行、識境界當散壞

消滅，斷除愛欲，愛盡則苦盡，苦盡者我說作苦邊。譬如聚落中諸小男小女嬉戲，聚土作城郭宅舍，心愛樂著，愛未盡、欲未盡、念未盡、渴未盡，心常愛樂、守護，言：我城郭，我舍宅。若於彼土聚愛盡、欲盡、念盡、渴盡，則以手撥足蹴，令其消散。如是，羅陀！於色散壞消滅愛盡，愛盡故苦盡，苦盡故我說作苦邊。」

佛說此經已，羅陀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眾生也只有五蘊，而佛陀一再說五蘊是苦、是危脆、是磨滅法，生出來分分秒秒都在變化，到死了一無所有。生的時候細心的照顧守護，死了與土堆沒有差別。佛陀用小孩子玩泥巴土作城郭舍宅作譬喻，很貼切。有些親人，活著的時候，親愛的不得了，只要宣佈死了，就看都不敢看。

對於五蘊作無常觀的時候，也可以離一切諸相，請看雜阿含第二四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羅睺羅：「比丘！云何知、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

羅睺羅白佛言：「世尊為法主、為導、為覆。善哉！世尊當為諸比丘演說此義，諸比丘從佛聞已，當受持奉行。」

佛告羅睺羅：「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羅睺羅白佛：「唯然，受教！」

佛告羅睺羅：「當觀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在，如是平等慧如實觀。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在，如是平等慧如實觀。」

「比丘！如是知、如是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

「羅睺羅！比丘如是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者，超越疑心，遠離諸相，寂靜解脫，是名比丘斷除愛欲，轉去諸結，正無間等，究竟苦邊。」

【註】

對五蘊作無我觀，佛陀稱為平等慧如實觀，這樣也可以離一切相，六識所知所感受的一切就是世間，就是一切相。五蘊非我，也就斷了一切相，金剛經的離一切相，也是從原始佛教聖典的理論發揮出來的。

【經文】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註】

這段經文是方便說，要須菩提對佛陀開示的妙法，不要懷疑，真正的原意是四聖諦的法則，緣起法的法則，是本來如此，普遍如此，必然如此，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為無明緣行：乃至緣生有老死。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生故，有老、病、死、憂、悲、惱、苦，此等諸法、法住、法定、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如是隨順緣起，是名緣生法。（雜阿含經二九六經，佛光編號三三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因緣法及緣生法。」

「云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云何緣生法？謂無明、行……。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生故，有老、病、死、憂、悲、惱苦。此等諸法，法住、法定、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如是隨順緣起，是名緣生法。謂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處、觸、受、愛、取、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緣生法。」

【註】

本意是說世尊開示的緣生法，緣起法，前後為緣的關係法則，確實如此，必然如

此，如此法則，此等諸法、法住、法定、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

金剛經則以此方便說，如來開示的佛法值得信賴，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審諦真實），如語者（法不離如，法不異如），不誑語者（不顛倒），不異語者（法不異如）。

雜阿含第四一七經（佛光編號四一六經）更加明確，佛陀所證悟的緣起法則，確實如此，苦聖諦與集聖諦，是世間因果，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滅聖諦與道聖諦，是出世間因果，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緣起與聖諦的法則，確實如此，必然如此，此不變的法則，佛陀說：「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謹錄此經全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持我所說四聖諦不？」

時，有比丘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為佛作禮，合掌白佛：「唯

然，世尊所說四聖諦，我悉受持。」

佛告比丘：「汝云何持我所說四聖諦？」

比丘白佛言：「世尊說苦聖諦，我悉受持。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聖所諦，是名苦聖諦；世尊說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聖所諦，是為世尊說四聖諦，我悉受持。」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真實持我所說四聖諦，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名比丘真實持我四聖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緣起與聖諦的法則，普遍如此，本來如此，必然如此，是亙古今而不變，歷三際以靡遷的絕對真理。金剛經用來說明佛陀開示的佛法，是可信賴的，是方便善巧，原始佛教聖典告訴我們這幾句話的本意。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

〔註〕

如來證得涅槃，不有不無，因為證悟涅槃的意境，一切諸行不可得，所以不能說有，但確實有證悟！所以不能說沒有。雜阿含經一〇四經（佛光編號一〇六經）焰摩迦比丘，起惡邪見，對著眾人說，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

眾比丘勸他不要執著此邪見，但無法說服，最後請舍利弗尊者為他開示，焰摩迦比丘，才知道他自己的執著是邪見。

雜阿含經一〇四經（佛光編號一〇六）

（此經經文很長，但是內容不只是精彩，而且讓我們知道五蘊無我的法義，舍利弗最後又為焰摩迦比丘舉出一個很好的譬喻，所以還是捨不得刪掉，保留全文，以饗讀者。）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比丘名焰摩迦，起惡邪見，作如是言：「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

時，有眾多比丘聞彼所說，往詣其所，語焰摩迦比丘言：「汝實作是說：『如我解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耶？」

答言：「實爾，諸尊！」

時，諸比丘語焰摩迦：「勿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說，汝當盡捨此惡邪見。」

諸比丘說此語時，焰摩迦比丘猶執惡邪見，作如是言：「諸尊！唯此真實，異則虛妄。」如是三說。

時，諸比丘不能調伏焰摩迦比丘，即便捨去，往詣尊者舍利弗所，語尊者舍利弗言：「尊者！當知彼焰摩迦比丘起如是惡邪見言：『我解知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我等聞彼所說已，故往問焰摩迦比丘：『汝實作如是知見耶？』」彼答我言：『諸尊！實爾，異則愚說。』我即語言：『汝勿謗世尊，世尊不作此語，汝當捨此惡邪見。』再三諫彼，猶不

捨惡邪見，是故我今詣尊者所，唯願尊者，當令焰摩迦比丘息惡邪見，憐愍彼故！」

舍利弗言：「如是，我當令彼息惡邪見。」

時，眾多比丘聞舍利弗語，歡喜隨喜，而還本處。

爾時，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出城，還精舍舉衣鉢已，往詣焰摩迦比丘所。時，焰摩迦比丘遙見尊者舍利弗來，即為敷座洗足，安停脚机奉迎，為執衣鉢，請令就座。

尊者舍利弗就座、洗足已，語焰摩迦比丘：「汝實作如是語：『我解知世尊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耶？」

焰摩迦比丘白舍利弗言：「實爾，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云何焰摩迦！色為常耶？為非常耶？」

答言：「尊者舍利弗！無常。」

復問：「若無常者，是苦不？」

答言：「是苦。」

復問：「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

不？」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復問：「云何，焰摩迦！色是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受、想、行、識是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云何，焰摩迦！異色有如來耶？異受、想、行、識有如來

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色中有如來耶？受、想、行、識中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如來中有色耶？如來中有受、想、行、識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非色、受、想、行、識有如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如是，焰摩迦！如來見法真實，如住無所得，無所施設，汝云何言

『我解知世尊所說，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為時說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復問：「焰摩迦！先言『我解知世尊所說，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云何今復言非耶？」

焰摩迦比丘言：「尊者舍利弗！我先不解、無明故，作如是惡邪見說，聞尊者舍利弗說已，不解、無明，一切悉斷。」

復問：「焰摩迦！若復問：『比丘！如先惡邪見所說，今何所知見一切悉得遠離？』汝當云何答？」

焰摩迦答言：「尊者舍利弗！若有來問者，我當如是答：『漏盡阿羅漢色無常，無常者是苦，苦者寂靜、清涼、永沒；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有來問者，作如是答。」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焰摩迦比丘！汝應如是答。所以者何？漏盡阿羅漢色無常，無常者是苦，若無常、苦者，是生滅法；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焰摩迦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尊者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今當說譬，夫智者以譬得解。如長者子，

長者子大富多財，廣求僕從，善守護財物。時，有怨家惡人，詐來親附，為作僕從，常伺其便，晚眠早起，侍息左右，謹敬其事，遜其言辭，令主意悅，作親友想、子想，極信不疑，不自防護，然後手執利刀，以斷其命。焰摩迦比丘！於意云何？彼惡怨家，為長者親友，非為初始方便，害心常伺其便，至其終耶？而彼長者，不能覺知，至今受害。」

答言：「實爾，尊者！」

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於意云何？彼長者本知彼人詐親欲害，善自防護，不受害耶？」

答言：「如是，尊者舍利弗！」

「如是，焰摩迦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於五受陰作常想、安隱想、不病想、我想、我所想，於此五受陰保持護惜，終為此五受陰怨家所害。如彼長者，為詐親怨家所害而不覺知。焰摩迦！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非我所，於此五受陰不著、不受，不受故不著，不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焰摩迦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尊者舍利弗為

焰摩迦比丘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

【經文】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註】

經文如果完整一點，就要說，菩薩心住於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就與於〈妙行無住分第四〉的說法一樣，即：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菩薩心住於六塵為眾生說法（法布施），相當於佛陀為比丘們開示，不以清淨心為信徒說法，如果菩薩心不住於六塵而行布施，就是比丘以清淨心為信徒說法。

金剛經是比較早期的大乘經典，所以還沒有說到有相布施或是無相布施，所以只是用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與如人有目，見種種色作分別。

【經文】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註】

當來之世應該也是後五百歲，離佛陀時代五百年就不容易得到「即為第一希有」證到果位，只是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經文〕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

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註〕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也是比較功德，受持這部經的功德不可思議。比較的方式是，「有善男子善女人在早晨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這種譬喻從字面上看起來，是有一點不合情理。因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到底是一個人用一個早上，就可以那麼多的身命布施嗎？身命布施就一次頭而已呀，一次頭就投胎轉世再來布施？

再看「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這個人他或是用形式上的，以這個身布施一次，再供養布施一次，再供養布施一次，是不是這樣呢？

那後日分（就是黃昏）從下午兩點到六點，也是用恆河沙等身命布施，這個人，到底可以做幾次布施呢？這個生命到底是活著的還是死的呢？如果說死了，那就要再等投胎轉世，所以這段經文的譬喻，實在是不太令人理解，而且這樣的布施要經過的時間是無量百千萬億劫，同樣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中日分又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後日分又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這樣過那麼長那麼長的時間，這是難以想像的，有一點點不合情理。

那麼我們看佛陀時代，為了求法，每天早、中、晚受痛苦的這部經，來比較一下，是比較合情理也比較有這種事實。

謹錄雜阿含經第四〇一經（佛光編號四〇〇經）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捺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士夫年壽百歲，有人語言：『士夫若欲聞法，當日日三時受苦。晨朝時受百槍苦，日中、晡時亦復如是。於一日

中受三百槍苦，如是日日，至於百歲，然後聞法，得無間等，汝寧能不？」
「時，彼士夫為聞法故，悉堪能受。所以者何？人生於世，長夜受苦，有時地獄，有時畜生，有時餓鬼，於三惡道空受眾苦，亦不聞法，是故我今為無間等故，不以終身受三百槍為大苦也。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得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經文說，有一次世尊對所有比丘們說，譬如一個人他的壽命，有一百歲，有人跟他說，你如果願意聽聞佛法，要每天三個時辰都要受苦，早晨（金剛經的初日分，晨朝六點到十點），有人用長矛，矛尖為鐵，戰爭用以刺人。以此矛槍刺你的身體刺一百下，日中（金剛經的中日分，上午十點到下午二點）也是一樣，刺你的身體一百下，到了晡時（金剛經的後日分，下午兩點到六點），也是一樣的，要被矛槍刺一百下，這樣子每一天的早中晚要受一百槍，等於一天被刺三百次，受這個痛苦。這樣每天早中晚，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每一時都是一百槍，每天這樣子，你壽命一百歲，就是每天刺你到一百歲，才跟你開示四聖諦這個法門，而你可以得到無間等，這

是能夠現生證悟，你願意接受嗎？你可以接受嗎？

這個時候這個人，他為了聽聞佛法，他通通可以接受，每天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三個時辰，都願意受各一百槍的這個痛苦，他的理由是說人生在世間，可以說是無量諸苦，受種種的苦，在這個世間輪迴，有時候在地獄、有時候在畜生、有時候在餓鬼，在這個三惡道，空白的受到種種的痛苦，也無法聽聞佛法，所以我為了現生得到證悟，解脫生死，不再受輪迴，我不會覺得終生一百歲的時間，每天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各受一百槍而感覺是最痛苦的，因此我可以接受。

佛陀以此譬喻，就跟比丘們說，所以比丘們，你們對四聖諦，還沒有理解，還沒有證悟之時，應該要非常精進修持，努力的修行，能夠得到無間等，能夠得到現生證悟，佛陀說這個經，諸比丘們聽了佛陀所說，非常歡喜，願意奉行。

雜阿含經第四〇一經，用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每一個時辰，都接受一百槍的苦，時間有多長呢？有一百歲之長，等滿一百歲再告訴他佛法，他都願意接受。這種譬喻，也許只是譬喻，但是比較合情合理。

大乘佛教的經典，金剛經的〈持經功德分第十五〉中，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要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跟原始佛教雜阿含經四〇一經來說，確實是誇張而不合情理。

但是這一分應該也是有知道雜阿含經，佛陀有這麼一個比喻，鼓勵比丘們修四聖諦，就用來金剛經這邊，用以身命布施，可是它的譬喻比較誇張，比較不合情理而已。

受持經的功德，在雜阿含經四〇一經，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每一時辰受一百槍，直到一百歲，他的目的就是為了現生得到解脫，證悟四聖諦真理，得到解脫生死，不再受輪迴，他的功德是這樣子，也是很合理的。

在金剛經這一分的譬喻說，用生命在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都要以恆河沙數的身命布施，時間經過了無量百千萬億劫，都是以身命布施，比較起來，假如有人聽這一部經的話，信心堅固，絕對不會懷疑，這個福德勝過，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以恆河沙數的身命布施，還更加的殊勝。而且時間經過無量百千萬億劫的身命布施，還更加的殊勝。所獲得的是無量無邊的功德，而不是證悟無上正等正覺。

〔經文〕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

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

【註】

從這兩段經文，可以看出大乘經典著重在於功德，簡單的說這部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那麼假如有人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都是在講究能夠多少功德，如果說在佛陀時代，就是講究個人當下解脫，比如《雜阿含經》第一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觀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見。正見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

「如是觀受、想、行、識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見。正見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

「如是，比丘！心解脫者，若欲自證，則能自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如觀無常，苦、空、非我亦復如是。」

所以這是佛陀時代，就是要出家眾弟子們，在現生都得到的解脫，這就是所謂的

人間佛教重要的定義之一，現生斷除貪瞋癡，得到解脫，這是佛陀時代對出家眾的要求。

我們再看雜阿含經第九經，跟第十經是一樣的。

第九經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

「聖弟子！如是觀者，厭於色，厭受、想、行、識，厭故不樂，不樂故得解脫。解脫者真實智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註】

就是說他所修的法門，最終就是能夠知道今生死了以後，生命就結束了，不再繼續下去了，所做的修行的梵行清淨戒律都已經做了。該辦的，應該斷的，貪瞋癡都斷

了，自己都知道自己今生死了，不再後續的投胎轉世輪迴生死，就這樣子。所以看起來原始佛教對修行者，特別是出家眾的弟子們，要求現生得解脫就是現法樂住，這就是所謂的人間佛教主要的定義，佛陀出生在人間，出家修行在人間，證悟真理在人間。再舉雜阿含經第三十二最後的經文：

輸屢那！聖弟子於此五受陰正觀非我、非我所。如是正觀，於諸世間無所攝受；無攝受者，則無所著；無所著者，自得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註】

這裡舉出雜阿含經的幾個經，就可以知道佛陀時代開示的佛法，就是讓弟子們去靜坐思考，得到正見，知道這個色、受、想、行、識，無我，非我，非我所，心境對於一切無所著，無所著就可以得到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比起大乘經典講求功德不同，因為，大乘菩薩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所以必須福慧雙修，累積了無量無邊的功德，看金剛經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

思議功德，就是這樣子累積功德，這跟原始佛教，佛陀教導弟子現生得現法樂住，現生得解脫涅槃，就有很大的差別了。

〔經文〕

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

〔註〕

佛陀說這部經的這些理論，是為了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就等於說是菩薩摩訶薩，這些大菩薩，因為不只得到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而且他們可以擔當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陀又說：「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假如以這樣來說，所謂的發大乘者，發最上乘者，這些菩薩摩訶薩們，他們也是我空觀成就，即無我見、無人見、無眾生見、無壽者見，因為在金剛經第三分，佛陀又說：「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

非菩薩。」所以可見原始大乘佛教，最先還是以我空觀為主，能夠我空觀完成以後，這樣子發菩提心，就是菩薩摩訶薩，所以佛陀說此經是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的菩薩摩訶薩說的。

如果在大乘佛教教區，仔細研讀金剛經的話，看到這一段，不知道又做什麼想法。菩薩摩訶薩要我空觀成就，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才名為菩薩。

因為原始大乘佛教，早期大乘佛教的經典裡頭，特別是金剛經，就說發大乘者，發最上乘者，這些菩薩摩訶薩，他們能夠無我見、無人見、無眾生見、無壽者見，去除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為人講解這部經，就是菩薩摩訶薩了。所以比較晚期的大乘經典，就是講到大菩薩們，你稱念他們的名字，就能滅無量罪業，就能所求如願，有願必成，有很大的不同。

〔經文〕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第十五分的最後這段經文，可以說跟〈尊重正教分第十二〉有相同之處，〈尊重正教分第十二〉經文，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就好像如佛塔廟，與第十五分這裡的經文相同。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處。」所以這一段也是跟〈尊重正教分第十二〉的意思相同的。其實佛陀時代，還是很少有寶塔的，雜阿含一三六二經中大約不到五部經提到支提或塔的。寶塔的興盛，應該是在阿育王時代，建了很多很多的塔，在西元前三世紀，建立了很多，現在在印度保存最完整的桑奇(SANCHI)，是阿育王興建的。金剛經如果說在佛入滅五百年左右結集的，塔應該是很多，所以對於塔，要用香、花、散在塔上，而且在這個塔圍繞三匝，這類的禮節，跟印度一般其他的宗教風俗習慣，已經有了相同的繞塔的功德。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經文〕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註〕

在大乘佛教裡頭，有這麼一句話「禮佛一拜福增無量，念佛一聲罪滅河沙」這是在信願門，像《藥師經》、《阿彌陀經》、《妙法蓮華經》等，以稱念佛名，禮拜佛的聖像，可以滅無量無邊的罪。那麼在受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受到人的輕賤，像毀謗、汗辱、打擊、打壓、排擠等等，他能夠因為讀誦金剛經，已經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樣的理念，能夠忍受下來，可以使過去生的種種罪業消除，也許輕視他的、踐踏他的、羞辱他的、可能就是前生前世，他的冤親債主，所以

能夠去我執，能夠接受下來，那麼前生前世的罪業是可以消除的。

佛陀時代並沒有提到，可以滅多少罪，如果有錯誤，或是犯戒了，要自己發露懺悔，對你侵犯的那個人或是對你尊敬的人，信賴的過的人，在他面前坦承的說你的罪業，你犯的過錯，請他能夠原諒，能夠接受你的懺悔，這樣子以往的過失，就不再重提。而且從此就能夠，照常的修正見、禪定、智慧，一樣可以得到證悟的階段。

佛陀時代，如果說聽聞佛陀的妙法正法，能夠理解，所謂的理解，就是見到法、得到這個法、知道這個法、契入這個法，這樣子的話，縱然是不幸死了，他也是一樣，按照他見法、得法、知法、入法所證的果位，解脫生死，也許他前生前世所有的罪過，就是因為聽聞正法，證悟了，所以往昔的罪惡，就幾乎完全消失。所以佛陀時代並沒有說滅什麼罪、滅多少罪。

《雜阿含經第十三卷》三〇二經（佛光編號三四〇經），這部經就是有一位阿支羅迦葉，他是在家居士，有一次，佛陀要出去托鉢乞食的時候，在路上遇到，就請問佛陀，有一些問題，能不能夠為他回答，佛陀就對這位阿支羅迦葉說：「這個不是時候，我現在要進入城市托鉢乞食，回來的時候，有空再對你說吧。」但是阿支羅迦葉還是第二次的請求請問；第三次再同樣的請求，請釋迦牟尼佛為他回答疑問。如果一般人就會覺得很無奈。

阿支羅迦葉說：「瞿曇，為什麼要對我做留難呢？」「瞿曇，有什麼差別？我現在問，你就幫我解說就好了嘛。」佛陀就說：「好吧，你就問吧。」阿支羅迦葉就問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佛陀都說無記，等於我們說的戲論，毫無意義，回答也沒有什麼用處，那麼最後，佛陀就跟阿支羅迦葉開示因緣法。所謂的，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也就是說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就是所謂「緣無明而行，緣行而識，緣識而名色，緣名色而六入，緣六入而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而緣生故有老死，這樣子到最後，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又開示緣起的還滅門，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者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這樣子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皆滅，就是講所謂的中道法。阿支羅迦葉聽了，就了解，得到法眼淨，證果了。

這個時候阿支羅迦葉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由他知、不因他度，於正法、律心得無畏，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已度。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壽作優婆塞，證知我。」這就是佛陀時代，信徒要皈依三寶，要自己念，自己對著佛陀念，或者對著長老們念：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壽（就是盡形壽）作優婆塞，證知我（就是為我作證）。阿支羅迦葉聽聞佛開示，

得法眼淨證果，歡喜作禮而去。因為他告辭世尊不久，在路上遇到母牛，可能他走得太靠近小牛，母牛用牛頭牛角將阿支羅迦葉觸殺，但是阿支羅迦葉死的時候，諸根清淨，眼、耳、鼻、舌、身、意清淨，顏色鮮白。沒有顯現是恐懼悲哀痛苦的样子，那個時候釋迦牟尼佛入城乞食，同時也有很多比丘也進入王舍城乞食，聽聞傳說：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辭去不久，為牛所觸殺，但是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也就是說整個身相面相，沒有恐懼，沒有害怕的樣子。

諸比丘托鉢乞食後，把衣鉢整理好，去拜見釋迦牟尼佛，對佛陀說：「世尊！我們今天早晨很多比丘同參入城乞食，聽說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聽聞佛法、聽聞戒律，告辭不久，受到一頭為保護小牛的母牛所觸死，但是他在臨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就是整個表情很自在、很清淨、完全沒有恐懼害怕痛苦的样子。請示世尊！這位阿支羅迦葉出生到哪裡？投胎轉世到哪裡？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

佛陀告訴諸比丘：「阿支羅迦葉已見法、知法、次法、不受於法，已般涅槃，等於說他已經證悟，進入涅槃，不會再去投胎轉世了，汝等當往供養其身。就是去幫忙為他荼毘火化，如果當今這個時代，就是為他做告別式」

所以在佛陀時代，假如能夠理解佛陀的正法，緣起法，四聖諦，知道五蘊是無常、是苦、是無我、亦無我所等等，不只是說被牛觸死，沒有恐懼害怕痛苦的表

情，就是說在佛陀的弟子裡面，也有生病非常痛苦，他無法忍受這種病痛，就拿刀自殺，人家就請示佛陀，他這樣的死法，會去哪裡投胎轉世呢？佛陀就跟弟子們說：「因為他已經證果了，縱然他是自殺，還是得到解脫，不去投胎轉世，不用替他擔心。」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受持這個經為人輕賤，過去生中的所有罪業消滅，他也會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跟佛陀時代，弟子們聽聞佛法，不論他死的方式、方法是怎麼樣死的，他仍然是證果，不會再去投胎轉世，也有相同之處。所以「能淨業障分」的這個人，當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是最終可以證悟到佛果，無上正等正覺。

〔經文〕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

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註】

這段經文，是比較功德，釋迦牟尼佛過去生中，阿僧祇劫非常長的時間，在然燈佛之前，有遇到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那麼多的諸佛，他都一一供養，這個服務，沒有一個空過，這樣子功德實在是不可思議，能夠一尊一尊供養到，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那麼多的諸佛，這個功德怎麼可以衡量呢？這樣是不可思議，但是佛陀說於後末世，能夠受持讀誦這個經的功德，對他所供養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的功德，還更加的殊勝，他所供養這麼多的佛功德，不及受持這個經的功德，百萬之一，千萬億分之一都不如，所以說，把全部受持此經的功德通通說出來，可能有人聽了會發狂，怎麼有可能呢？實在是難以相信，所以佛陀最後說：「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這個經義不可思議就是能夠理解這個經，能夠離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離一切相，知道一切相是虛妄，這樣當然是可以證果，可以證無上正等正覺，所以義理是不可思議，因此果報也不可思議，能因此證悟到無上正等正覺。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經文〕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

〔註〕

這段經文跟〈善現啟請分第二〉和〈大乘法正宗分第三〉，可以說是一樣的。不一樣的地方，只是說一切的眾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這些沒有一一說明，就是要滅度一切眾

生。還有相同的就是，菩薩道最重要的還是要證我空，我空觀成就，才可以叫菩薩。所以〈究竟無我分第十七〉，佛陀也是教誡說，如果說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這個與第三分相同。

專門研究金剛經，或是大乘佛教教區的佛弟子們，覺得金剛經的第三分和〈究竟無我分第十七〉所談的，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菩薩，都是要先證到我空，就是要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怎麼會是這樣呢？大乘菩薩悲智雙運，福慧雙修，怎麼會跟聲聞道的初果聖者，一樣要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呢？事實上確實如此，菩薩不管是觀一切法空，但是最先，還是需要我空觀成就，才能繼續觀所謂的無相三昧，無所有三昧等等。尤其菩薩道要修忍辱波羅蜜，必須我空觀，佛陀在〈離相寂滅分第十四〉說：「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行菩薩道更應該學佛之所學，沒有我空觀成就就是無法修忍辱波羅蜜的。

〔經文〕

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註〕

這句話，就是說我空觀成就，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對色、聲、香、味、觸、法，一切相都不染著，離一切相，那當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菩薩，他自己也不會染著自己的我相，所以說，發無上正等正覺的心，其實自己的身相，五蘊皆空，無我相，因此經文強調發菩提心的菩薩們，不要染著有自我能夠發菩提心，能夠廣度眾生，不可以有自我的執著，所以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實無有法」，用白話說：「沒有這回事。」原始佛教聖典中，佛陀會說：「無有是處。」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提。

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註】

先解說這經文的「有法」與「實無有法」。佛陀對於證悟涅槃，得到解脫的聖者，說出他們的心境：「解脫故，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自己覺悟涅槃的時候，知道一切諸行皆空，皆寂，悉不可得。（雜阿含二六二經、佛光三九經）

這段經文，可以說與「無得無說分第七」相同，經文「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

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這一段就是第十七分重複再說明一遍，釋迦牟尼佛說：「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

其實在原始佛教，佛陀在世的時候，也是開示，能夠證悟以後就一切無所得，只是還沒證悟的人，聽到這些話，會害怕、會恐懼、會猶豫，在《雜阿含經》第二九三經（佛光編號三三二一經）後半段

「如是說法，而彼比丘猶有疑惑猶豫。先不得得想、不獲獲想、不證證想；今聞法已，心生憂苦、悔恨、矇沒、障礙。所以者何？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有為者若生、若住、若異、若滅，無為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滅，是名比丘諸行苦寂滅涅槃。」

對於「一切取離」，「一切不可得」，還沒有證悟的人，聽到這些會害怕，因為他總是想得到什麼，想要證悟到什麼，聽到這些，心裏感到憂苦、悔恨。

釋迦牟尼佛於過去生中修菩薩道，到了然燈佛的時候，應該是證悟到菩薩第八地，得無生法忍，所以然燈佛才為他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佛。」依《華嚴經十地品第二十六》（大正藏九，五六四頁中下）解說從第七地進修進入第八地的時候，那種意境：「入諸法本來無生、無起、無相、無成、無壞、無來、無去、無初、無中、無後，入如來智，一切心意識，憶想分別，無所貪著，一切貪著，一切法如虛空性，是名菩薩得無生法忍，入第八地。住不動地，一切心、意、識，不現在前，乃至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前，何況當生諸世間心？」

華嚴經的這段文，住不動地，一切心、意、識，不現在前（如入滅盡定），乃至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前，何況當生世間心？證無生法忍，入第八不動地，一切無所求，知道一切無所得，所以然燈佛為佛陀授記。

〔經文〕

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註〕

如來是證悟一切法空寂，一切法無所有的覺悟境界，是法性。諸法，佛陀有說六根、六塵、六識、六處、六受、六想、六思、六愛、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等，都是諸法。如佛陀的開示：「比丘，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兩物相擊，發出聲音，即諸法因緣生），如是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等諸法，非我、非常、是無常之我；非恆、非安穩、變易之我……。」「比丘，諸行如幻、如炎，剎那時盡朽，不實來實去。」（雜阿含二七三經，佛光二七二經）

簡單的說就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覺悟此法，就是涅槃寂靜，就是如來，即諸法如義。

佛陀對於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的十二緣起的次第，也稱諸法。不論是逆向觀想或順向觀想，眾生的生死輪迴，必然如此，生死還滅的法則，也必然如此，這些次序，佛陀也稱諸法。

只是這裡說的，緣起次序，諸法必定如此。見雜阿含二九六經（佛光三三四經）摘錄如下：

「云何緣生法？謂無明、行……。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

……乃至緣生有老死。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生故，有老、病、死、憂、悲、惱苦。此等諸法，法住、法定、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如是隨順緣起，是名緣生法。謂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處、觸、受、愛、取、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緣生法。

世間一切相，總稱萬法，也可以說諸法。

【經文】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

【註】

這段經文與前面一段相同，即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又是中「無實無虛」，在〈離相寂滅分第十四〉的經文：「須菩提！如來

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此法，此法「無實無虛」。已經有註釋了。

〔經文〕

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

〔註〕

中國禪宗祖師有一句話：「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世間萬象就是一切法，這一切法都是因緣生的，既是因緣生的，其體性一定是空，佛陀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

〔經文〕

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註】

龍樹菩薩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一切法在因緣俱足的時候，成為一樣、一樣的東西，依它的形狀、大小、功能，依人的意識分別，訂了一個名稱，但未完成時，它並不是這個東西，所以「即非一切法」，但是因緣俱足了，確實有它的形狀、大小、功能，所以方便說，「名一切法」。

【經文】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

【註】

這段經文，佛陀一開口，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到此已經知道，因緣所生法，一切唯假名，所以馬上接下去說，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所謂大身，是佛三身的報身，其身長大，唯有登地以上的菩薩才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

【經文】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

【註】

菩薩是不可以說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因為這是起了分別心，有能度的菩薩，有所度的眾生，這就有人我的對立，就不名菩薩了，以下經文，佛陀又有解說。

【經文】

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註】

我空觀成就，就離四相，而菩薩的身相，也是人相，所謂的四相，也是世間的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切相，都是虛妄，所以沒有名為菩薩。

【經文】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註】

菩薩有勝解行菩薩，有如實行菩薩，證我空、斷我見後，就是如實行者。從此一面度化眾生，一面莊嚴淨土，但是都要離一切相。所以此段經文，跟前面的經文，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意思一樣，都要離一切相。

【經文】

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註】

菩薩修行的階位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迴向位、十地位、等覺、妙覺，在十地位以前都不稱聖，證一分法性後，即進入聖位，而初地菩薩的功德，與聲聞道

的初果功德一樣，都是斷三結，即我見結、戒禁取結、疑結。

須陀洹斷三結以後，肯定可以究竟苦邊。證入涅槃。如雜阿含經六四四經（佛光六五六經）佛陀說：「於三結斷知，謂身見、戒取、疑，是名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於正覺，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初地菩薩所斷的也是三結，是見道位，從此進入修道位，中觀者，我執、法執，都是煩惱障，是大小二乘所共斷的，所以佛陀說：「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我執、法執），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大乘佛教教區的佛弟子，比較忽略我空觀。



一體同觀第十八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

【註】

五眼的眼，是指知見、智慧、能力、如實知，其中肉眼與天眼，是世俗的知見，一般凡夫都有肉眼，天眼則是天人所具有的天眼通，慧眼、法眼、佛眼是勝義的知見。

諸佛的智慧，知見是一切種智，對於一切法的，如是體、如是性、如是相、如是用、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如來悉知悉見，所以具備五眼。

本來阿羅漢（含辟支佛），菩薩、佛，所證悟的涅槃，體性是一樣的，所謂三乘同證一法性，只是菩薩是福慧雙修，悲智雙運，如來是福慧圓滿，阿羅漢與如來同樣證悟解脫而稱呼不同，重點是聲聞者，必須聽如來的開示而修行而證果，如來是先未聞法，能自覺知，現法自知，得三菩提而後宣說正法，讓諸聲聞覺悟，同時如來又具足十力。謹錄《雜阿含經》六八四（佛光編號六九六）全部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於色生厭、離欲、滅盡、不起、解脫，是名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受、想、行、識亦如是說。若復比丘於色生厭、離欲、不起、解脫者，是名阿羅漢慧解脫；受、想、行、識亦如是說。諸比丘！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有何種種別異？」

【註】

一樣解脫，而名稱不同。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為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如來、應、等正覺者，先未聞法，能自覺知，現法自知，得三菩提，於未來世能說正法，覺諸聲聞，所謂四念處、四正斷、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所未得法能得，未制梵行能制，能善知道、善說道，為眾將導，然後聲聞成就隨法隨道，樂奉大師教誡、教授，善於正法，是名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種種別異。

【註】

只有如來先未聞法，能自覺悟，現法自知，得三菩提。所以只有如來是「自覺」。

「復次，五學力、如來十力。何等為學力？謂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何等為如來十力？謂如來處非處如實知，是名如來初力。若成就此力者，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轉於梵輪，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於過去、未來、現在業法，受因事報如實知，是名第二如來力。如來、應、等正覺成就此力，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應、等正覺禪解脫，三昧正受，染惡清淨，處淨如實知，是名如來第三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知眾生種種諸根差別如實知，是名如來第四力。若成就此力，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悉知眾生種種意解如實知，是名第五如來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悉知世間眾生種種諸界如實知，是名第六如來力。若於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

吼。

復次，如來於一切至處道如實知，是名第七如來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於過去宿命種種事憶念，從一生至百千生，從一劫至百千劫；我爾時於彼生如是族、如是姓、如是名、如是食、如是苦樂覺、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分齊，我於彼處死此處生，此處死彼處生，如是行、如是因、如是方，宿命所更悉如實知，是名第八如來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以天眼淨過於人眼，見眾生死時、生時，妙色、惡色、下色、上色，向於惡趣、向於善趣、隨業法受悉如實知；此眾生身惡業成就，口、意惡業成就，謗毀賢聖，受邪見業，以是因緣，身壞命終，墮惡趣，生地獄中；此眾生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謗賢聖，正見業法受，彼因彼緣，身壞命終，生善趣天上悉如實知，是名第九如來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復次，如來諸漏已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身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第十如來力。若此力成就，

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如此十力，唯如來成就，是名如來與聲聞種種差別。」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俱解脫阿羅漢具有三明六通，是無學位才有三明，三明之功德，有跟如來十力的第二力、第八力、第九力與第十力相同之處。謹錄雜阿含第八八五經（佛光五九九經）全部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無學三明。何等為三？謂無學宿命智證通、無學生死智證通、無學漏盡智證通。」

「云何無學宿命智證通？謂聖弟子知種種宿命事，從一生至百千萬億生，乃至劫數成壞，我及眾生宿命所更如是名、如是生、如是姓、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受分齊，我及眾生於此處

死、餘處生，於餘處死、此處生，有如是行、如是因、如是信，受種種宿命事，皆悉了知，是名宿命智證明。

【註】

宿命智證通與如來十力的第八力，經文對照起來，幾乎相同。

「云何生死智證明？謂聖弟子天眼淨過於人眼，見諸眾生死時、生時，善色、惡色，上色、下色，向於惡趣，隨業受生如實知；如此眾生身惡行成就、口惡行成就、意惡行成就，謗聖人，邪見受邪法因緣故，身壞命終，生惡趣泥犁中；此眾生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不謗毀聖人，正見成就，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人中，是名生死智證明。」

【註】

此生死智證明與如來十力的第九力，經文對照起來，也幾乎相同。

「云何漏盡智證明？謂聖弟子此苦如實知，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

跡如實知；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有漏心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漏盡智證明。」

【註】

此漏盡智證明與如來十力的第十力相似，如果經文對照起來，無學漏盡明，說得比較詳細。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觀察知宿命，見天惡趣生，

生死諸漏盡，是則牟尼明。

知心得解脫，一切諸貪愛，

三處悉通達，故說為三明。」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無學阿羅漢的宿命智證通，與如來十力的第二力與第八力類似，特別是如來第八力幾乎相同。

無學阿羅漢的生死智證明與如來十力的第九，也幾乎相同；無學阿羅漢的漏盡智證明，也與如來十力的第十力相同。可見大乘佛教的經典，與原始佛教的經典有密切的關係。

如來十力的第四力，如來知眾生種種諸根差別如實知，在佛陀時代，就有鹿住優婆夷，存著懷疑，因為她的父親有修梵行，叔父沒有修梵行，二人命終後，佛陀為此二人授記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於後世得斯陀含，生兜率天，一來世間，究竟苦邊。她不滿，而且存著懷疑，請教阿難尊者，她對阿難尊者說：「怎麼會是這樣？修梵行、不修梵行，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其後世？」

阿難尊者聽了以後，對鹿住優婆夷說：「姊妹！妳不要再說了，妳不能知道眾生世間根之差別，如來完全知道眾生世間根性的優勝或下劣。」說了之後就走了，回到精舍，辦完一些事後，就去拜見佛陀，向佛陀稟報，鹿住優婆夷存著懷疑而不滿的事。

佛陀為阿難尊者舉出很多例子，說明一般人是沒有辦法知道眾生根性的差別的，最後再說出鹿住優婆夷的父親富蘭那持戒殊勝，而叔父梨師達多智慧勝，他們兩

人命終後，我說兩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後世一樣是證到斯陀含，生兜率天一來生此，就能解脫生死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差別，如果不是如來，誰能知道他們的根性。所以！阿難！不要去衡量別人，衡量別人的話，常常會有缺失，只有如來知道人人的根性。謹錄雜阿含第九九〇經（佛光編號九八二經）全部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詣舍衛城，次第乞食，至鹿住優婆夷舍。

鹿住優婆夷遙見尊者阿難，疾敷床座，白言：「尊者阿難令坐。」

時，鹿住優婆夷稽首禮阿難足，退住一面，白尊者阿難：「云何言世尊知法？我父富蘭那先修梵行，離欲清淨，不著香花，遠諸凡鄙；叔父梨師達多不修梵行，然其知足。二俱命終，而今世尊俱記二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於後世得斯陀含，生兜率天，一來世間，究竟苦邊。云何，阿難！修梵行、不修梵行，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其後世？」

阿難答言：「姊妹！汝今且停。汝不能知眾生世間根之差別，如來悉知

眾生世間根之優劣。」如是說已，從座起去。

時，尊者阿難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鹿住優婆夷所說廣白世尊。

佛告阿難：「彼鹿住優婆夷云何能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阿難！如來悉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阿難！或有一犯戒，彼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犯戒無餘滅、無餘沒、無餘欲盡。或有一犯戒，於心解脫、慧解脫如實知，彼所起犯戒無餘滅、無餘沒、無餘欲盡。於彼籌量者言：『此亦有如是法，彼亦有是法，此則應俱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一後世。』彼如是籌量者，得長夜非義饒益苦。」

【註】

佛陀先舉例，有一犯戒的，不如實知慧解脫、心解脫，另有一犯戒的，如實知慧解脫、心解脫，如果判斷這二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一後世，那就大錯特錯了。

「阿難！彼犯戒者，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犯戒無餘滅、無餘沒、無餘欲盡。當知此人是退，非勝進，我說彼人為退分。阿難！有

犯戒，彼於心解脫、慧解脫如實知，彼於所起犯戒無餘滅、無餘沒、無餘欲盡。當知是人勝進不退，我說彼人為勝進分。自非如來，此二有間，誰能悉知？是故，阿難！莫籌量人人而取，人善籌量人人而病。人籌量人人，自招其患。唯有如來能知人耳。

【註】

如果犯戒者，不如實知慧解脫、心解脫，是退分；另一犯戒者，如實知慧解脫、心解脫，是勝進分，這是證悟的心境，一般凡夫是不明白的，只依外表而判斷生何趣，是很大的錯誤。

如二犯戒，二持戒亦如是。彼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持戒無餘滅。若掉動者，彼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掉無餘滅。彼若瞋恨者，彼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瞋恨無餘滅。若苦貪者，彼於心解脫、慧解脫如實知，彼所起苦貪無餘滅。穢污清淨如上說，乃至如來能知人人。

佛陀又舉例，犯戒的，掉動的（掉舉，於可愛境念念不捨），瞋恨的、貪欲的，這些類型的眾生，對於慧解脫、心解脫，如實知污穢或清淨，心境不同，只有如來能知各各根性。

「阿難！鹿住優婆夷愚痴少智，而於如來一向說法心生狐疑。云何，阿難！如來所說，豈有二耶？」

阿難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阿難：「善哉！善哉！如來說法若有二者，無有是處！阿難！若富蘭那持戒，梨師達多亦同持戒者，所生之趣，富蘭那所不能知。梨師達多為生何趣？云何受生？云何後世？若梨師達多所成就智，富蘭那亦成就此智者，梨師達多亦不能知彼富蘭那當生何趣？云何受生？後世云何？阿難！彼富蘭那持戒勝，梨師達多智慧勝；彼俱命終，我說二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後世亦同是斯陀含，生兜率天，一來生此究竟苦邊。彼二有間，自非如來，誰能得知？是故，阿難！莫量人人！量人人者，自生損減。唯有如來能知人耳。」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引用這部經，是解說如來十力的第四力，即「如來知眾生種種諸根差別，是名如來第四力。」

鹿住優婆夷，對於佛陀受記她的父親富蘭那和叔父梨師達多，命終之後，兩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等，耿耿於懷。有一次佛陀住在釋氏彌城留利邑結夏安居，有一些比丘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結夏安居，有一次，這些比丘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次第到了鹿住優婆夷家，鹿住優婆夷將上次跟阿難尊者所說的話，再一次的跟這些比丘說，比丘們一樣跟鹿住優婆夷說：「姊妹，不要再說了，妳哪裡能知道眾生根性的優劣，姊妹，只有如來能知道眾生，根性的優劣。」說了以後就離開了。

三個月解夏安居後，這些比丘前往釋氏彌城留利邑拜見佛陀，就將鹿住優婆夷不滿佛陀為她的父親與叔父授記的事，稟報佛陀，佛陀又舉出一些例子，說明一般人沒有辦法知道眾生根性的優劣的，仍然勸誡比丘們不要衡量別人，衡量別人，常常會帶來過失的。謹錄雜阿含經第九九一經（佛光編號九八三經）全部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釋氏彌城留利邑夏安居。有餘比丘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時，彼比丘於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次第至鹿住優婆夷舍。鹿住優婆夷遙見比丘來，疾敷床座，請比丘令坐，如上阿難修多羅說。

時，彼比丘語鹿住優婆夷：「姊妹且停！汝那得知眾生根之優劣。姊妹！唯有如來能知眾生根之優劣。」如是說已，從座起去。

時，彼比丘三月夏安居訖，作衣竟，持衣鉢，往詣彌城留利釋氏邑。到已，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共鹿住優婆夷所論說事向佛廣說。

佛告比丘：「鹿住優婆夷云何能知世間眾生諸根優劣？唯有如來能知世間眾生諸根優劣耳。不離瞋恨、憍慢，時起貪法，不聽受法，不學多聞，於法不調伏見，不能時時起解脫心法。比丘！若復有一不離瞋慢，時起貪法，然彼聞法，修學多聞，於善調伏見，時時能起解脫心法。若思量彼，此有是法，彼有是法，此則同一趣、同一受生、同一後世；如是思量者，長得非義不饒益苦。比丘！若復彼人不離瞋慢，時時起貪法，亦不聽法，不習多聞，不調伏見，亦不時時得解脫心法，我說此人卑鄙下賤。比丘！若復

彼人不離瞋慢，時時起貪法，然彼聞法，樂多聞，調伏諸見，時時能得解脫心法，我說是人第一勝妙。彼二有間，自非如來，誰能別知？是故，比丘！莫量人人，……乃至如來能知優劣。

「比丘！複次，有一不離瞋慢，時時起口惡行，餘如上說。比丘！複次，有一賢善，安樂同止，欣樂明智，修梵行者樂與同止，而彼不樂聞法，乃至不時時得心法解脫，當知彼人住賢善地，不能轉進。賢善地者，謂人、天趣。複次，有一其性賢善，同止安樂，欣樂梵行，以為伴侶，樂聞正法，學習多聞，善調伏見，時時能得解脫心法，當知彼人於賢善地能轉勝進，當知此人於正法流有所堪能。此二有間，自非如來，誰能別知？是故，比丘！莫量人人，量人人者，自招其患。唯有如來能知人耳。比丘！鹿住優婆夷愚痴少智，……如上修多羅廣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身行、口行、外表人人看得到，但是內心是否能調伏貪瞋癡，就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因此佛陀勸誡弟子們，不要隨便衡量別人。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說是沙。」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註】

此段經文是說明如來所具有的佛眼，能知無量無數無邊的眾生的心，如來用恆河沙數來形容眾生之多，一條恆河的沙，就無量無數無邊了，再以此數量沙數的恆河，再以那麼多恆河的沙數佛世界，一個佛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依雜阿含經第四二四經（佛光四二三經）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日遊行，照諸世界，乃至千日千月，照千世界、千須彌山、千弗婆提（東勝神州）、千閻浮提（南瞻部洲）、千拘耶尼（西牛賀州）、千鬱單越（北俱盧洲）、千四天王、千三十三天、千炎魔天、千兜率天、千化樂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梵天，是名小千世界。」

雜阿含四二五經（佛光四二四經）：

爾時，從小千世界數滿至千，是名中千世界。

雜阿含四二六經（佛光四二五經）：

爾時，從中千世界數滿至千，是名三千大千世界。

這樣多的佛世界，那麼多的國土中的所有眾生，其無量無數無邊的眾生，真的是難以想像，只有說不可思議，而那麼多的眾生，各有各的心念，如來悉知，這也只有佛眼才有辦法，為什麼如來悉知，佛陀說：「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佛陀時代，有說心、說意、說識，但是大部分都用識來解說，為什麼知心，皆為非心，因為心或識，都是緣起的，如果沒有眼緣色，就不能生起眼識。

耳、鼻、舌、身、意；也要緣聲、香、味、觸、法，才能引生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意識，佛陀說生起識的因是無常的，緣也是無常的（即眼無常、色無常），無常的因無常的緣，所生的識，怎麼可能是常的呢？所以諸心，皆為非心。

佛陀又補充說明，為什麼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佛陀說：「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從經文的字面上看，很容易瞭解，心念剎那、剎那變化，即起即滅，過去的心念，已經過去了。現在的心念，瞬間就成為過去了，捉不住的，未來的，還沒有到，怎麼得呢？

佛陀經常教誡弟子們，五蘊色、受、想、行、識，是無常，不是我，離、色、受、想、行、識，沒有我，我不在色、受、想、行、識中，色受想行識，不在我中，如雜阿含第二三經：佛告羅睺羅：「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羅睺羅！當觀若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悉皆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正觀。

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如實觀。所以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註〕

這分經文類似功德比較，不同的是佛陀說福德沒有真實的體性，所以如來才說得福德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註】

這一段經文與〈如理實踐分第五〉類似，謹錄整分經文，比對一下。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諸相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註〕

此段經文所說的諸相具足，應該是〈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的三十二相。

原始佛教聖典（雜阿含經）所記載的佛陀，是人間佛陀觀的佛陀，現比丘相，幾乎沒有說到如來具足三十二相，只是有讚美佛陀的身相，身純金色，圓光一尋，方身圓滿，如尼拘律樹，見雜阿含經一一五八經（佛光一一四一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舍衛國中婆肆吒婆羅門女信佛、法、僧，歸佛、歸法、歸比丘僧。於佛、法、僧已離狐疑，於苦集盡道亦離疑惑；見諦得果，得無間慧。其夫是婆羅豆婆遮種姓婆羅門。每至左右所為作時，有小得失，即稱

南無佛，向如來所住方面，隨方合掌，三說是言：「南無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身純金色，圓光一尋，方身圓滿，如尼拘律樹；善說妙法，牟尼之尊，仙人上首，是我大師！」

時，夫婆羅門聞之，瞋恚不喜，語其婦言：「為鬼著耶？無有此義，捨諸三明大德婆羅門，而稱歎彼禿頭沙門。黑闇之分，世所不稱。我今當往共汝大師論議，足知勝如。」

婦語夫言：「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諸神、世人能共世尊、如來、應、等正覺——金色之身，圓光一尋，如尼拘律樹圓滿之身，言說微妙，仙人上首，我之大師共論議者。然今婆羅門且往，自可知之！」

時，婆羅門即往詣佛，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為殺於何等，而得安隱眠？

為殺於何等，令心得無憂？

為殺於何等，瞿曇所稱歎？」

爾時，世尊知婆羅門心之所念，而說偈言：

「殺於瞋恨者，而得安隱眠。

殺於瞋恚者，而心得無憂。

瞋恚為毒本，能害甘種子；

能害於彼者，賢聖所稱歎；

若能害彼者，其心得無憂。」

時，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佛所說，示教照喜，次第說法，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說欲味著為災患煩惱，清淨出要，遠離隨順，福利清淨，分別廣說；譬如清淨白氈，易為染色。如是，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即於座上，於四聖諦得無間等，所謂苦、集、滅、道。

是婆羅門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疑惑，不由他度，於正法、律得無所畏。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合掌白佛：「已度，世尊！已度，善逝！我今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已，盡其壽命，為優婆塞，證知我！」

時，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還歸自家。

其婦優婆夷遙見夫來，見已，白言：「已與如來、應、等正覺——純金色身，圓光一尋，如尼拘律樹圓滿之身，妙說之上，仙人之首，大牟尼尊，為我大師共論議耶？」

其夫答言：「我未嘗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諸神、世人有能與如來、應、等正覺——真金色身，圓光一尋，如尼拘律樹圓滿之身，妙

說之上，諸仙之首，牟尼之尊，汝之大師共論議也。汝今與我作好法衣，我持至世尊所出家學道。」

時，婦悉以鮮潔白氎，令作法衣。

時，婆羅門持衣往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言：「世尊！我今可得於世尊法中出家學道，修梵行不？」

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此法、律出家學道，修諸梵行。」

即出家已，獨靜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出家學道，……乃至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註】

每至左右所為作時，有小得失，即稱南無佛，這就是現在修淨土法門的佛弟子們，有一點點小事，就念「阿彌陀佛」一樣。

【註】

尼拘律樹，是高大喬木，枝葉繁茂，慧琳音義十五：「此樹端直無節，圓滿可愛，去地三丈餘，方有枝葉。」所以是形容佛陀的身相，高大挺直。

【註】

「時，夫婆羅門聞之，瞋恚不喜，語其婦言：「為鬼著耶？無有此義！……」就如現代，有些師姐一天到晚跑寺廟，丈夫生氣就說：「這麼迷信，被鬼附身了，是嗎？」

【註】

「殺於瞋恨者，而得安隱眠。
 殺於瞋恚者，而心得無憂。
 瞋恚為毒本，能害甘種子；
 能害於彼者，賢聖所稱歎；
 若能害彼者，其心得無憂。」

意思是，能滅瞋恚的人，可以睡得安穩，能滅瞋恨者，心中就不會有憂愁，瞋恚的害處是最毒的，能破所有善根，若能滅除瞋恚時，聖賢都會稱讚，若能滅除瞋恚時，心裡就不會有憂愁了。

【註】

婆羅豆婆遮婆羅門，本來是要去找佛陀辯論的，聽了佛陀開示以後，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疑惑，不由他度，於正法，律得無所畏，立刻皈依佛法僧。回到家裡，就叫他的妻子，幫他做一套法衣，準備去跟佛陀出家，後來證悟阿羅漢。

這部經，因為有形容佛陀的身相，所以錄出全部經文，以饗讀者。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經文〕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註〕

這段經文在〈無得無說分第七〉，已經提過了，須菩提有回答佛陀的問話，說：「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經文〕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

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註】

這段經文，佛陀沒有直接說聞說是法，生不信心，而是說沒有真實的眾生，所謂眾生是眾多因緣而生，「識」緣「名色」之後，就有五眾即：色、受、想、行、識，是五眾（五蘊）和合而生，識不緣名色時，就不成為一個生命體，所以說彼非眾生，但識緣名色後，有心意識的生命體，確實出現了，所以非不眾生，再以三段論法，強調眾生，只不過是名為眾生而已，經文的意思，所謂眾生，說到這個眾生，本來就不是眾生，只是名為眾生。回頭看〈正信希有分第六〉，佛陀回答須菩提的疑問，完全不同，再錄出經文比對一下：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

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經文〕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註〕

在〈無得無說分第七〉，就有提到這些理論，佛說「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又〈莊嚴淨土分第十〉，也有同樣的理論：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又〈究竟無我分第十七〉，也有提到這些理論：佛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

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佛陀時代，佛弟子證悟以後，都說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求，如雜阿含第六〇經（佛光五一經）最後一段經文：

「彼比丘如是知、如是見者，前際俱見，永盡無餘；前際俱見，永盡無餘已，後際俱見，亦永盡無餘；後際俱見，永盡無餘已，前後際俱見，永盡無餘，無所封著。無所封著者，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者，亦無所求；無所求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又佛陀入涅槃不久，闍陀比丘對於佛陀開示：「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等」，無法接受，後來聽了阿難尊者開示後，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法，知法，入法，知道一切行皆空，皆寂，悉不可得，如雜阿含經二六二經（佛光三九經）最後一段經文：

尊者阿難說是法時，闍陀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闍陀比丘見法、得法、知法、起法，超越狐疑，不由於他，於大師教法，得無所畏，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難言：「正應如是。如是智慧梵行，善知識教授教誡說法。我今從尊者阿難所，聞如是法，於一切行皆空、皆寂、悉不可得、愛盡、離欲、滅盡、涅槃，心樂正住解脫，不復轉還，不復見我，唯見正法。」

時，阿難語闍陀言：「汝今得大善利，於甚深佛法中，得聖慧眼。」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經文〕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註〕

涅槃或空性，三乘共證，阿羅漢、辟支弗、菩薩、佛，證悟涅槃，體性是一樣的，所以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若有差別，是佛陀未曾聞法，能自覺法，通達無上菩提，於未來世能說正法，覺諸聲聞，簡單的說，只有佛陀是自覺，再上一體同觀分地十八〈解說，如來具五眼，有舉出如來十力引證。雜阿含經第六八四經（佛光六九六經），經文開始：

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於色生厭、離欲、滅盡、不起、解脫，是名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受、想、行、識亦如是說。若復比丘於色生厭、離欲、

不起、解脫者，是名阿羅漢慧解脫；受、想、行、識亦如是說。諸比丘！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有何種種別異？」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為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如來、應、等正覺者，先未聞法，能自覺知，現法自知，得三菩提，於未來世能說正法，覺諸聲聞。」

證悟涅槃是一樣的，只是如來是「自覺」，先未聞法，能自覺知，現法自知，得三菩提。

金剛經是早期的原始般若，所以還沒有說到「空性」，整部金剛經，沒有一個「空」字。

雜阿含經第七五經（佛光六六經），佛陀已經有提到「如來、應（供）、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有何差別？」謹錄全部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何等為五？謂色受陰，比丘於色厭、離欲、滅、不起、解脫，是名如來、應、等正覺；如是受、想、行、識，厭、離欲、滅、不起、解脫，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比丘亦於色厭、離欲、滅，名阿羅漢慧解脫；如是受、想、行、識，厭、離欲、滅，名阿羅漢慧解脫。比丘！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有何差別？」

比丘白佛：「如來為法根、為法眼、為法依，唯願世尊為諸比丘廣說此義，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如來、應、等正覺未曾聞法，能自覺法，通達無上菩提，於未來世開覺聲聞而為說法，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道。比丘！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未得而得，未利而利，知道、分別道、說道、通道，復能成就諸聲聞教授教誡；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是名如來、羅漢差別。」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在原始佛教聖典，也有記載阿羅漢也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如雜阿含第五七一經（佛光五七〇經）中：

尊者摩訶迦語長者言：「當知此者皆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集、不放逸生、不放逸轉，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長者！此及餘功德，一切皆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集、不放逸生、不放逸轉，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餘道品法。」

〔經文〕

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註〕

晚期的大乘經典，說明菩薩修六度波羅蜜，要三輪體空，如布施波羅蜜，無我相，是沒有實性的我，能布施的人，沒有實性的受施的人，所施物體性也是空的，所以是無相布施，是無為功德，這樣到達功德圓滿的時候，就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了。所以，如果不離四相，佛陀說：不名菩薩。

【經文】

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註】

此處有遣除執著善法之意，因為離四相，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莊嚴淨土分第十〉：「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究竟無我分第十七〉：「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經文】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註】

這一分也是校量功德，只有經文中出現「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其他都說「若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註〕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的經文，再引用雜阿含經第二七三經（佛光編號二七二號）全部經文來作說明：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獨靜思惟：云何為我？我何所為？何等是我？我何所住？從禪覺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作是思惟：云何為我？我何所為？何法是我？我於何住？」

【註】

第一段是說有一位比丘，請示佛陀四個有關「我」的問題，即：云何為我？我何所為？何法是我？我於何住？這四個問題，可能就是延伸到須菩提尊者請示佛陀，云何安住其心？云何降伏其心？要認識什麼是我？我有什麼作為？我要住於何處，才能降伏其心，才能安住其心。

佛告比丘：「今當為汝說於二法。諦聽！善思！云何為二？眼色為二，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是名二法。比丘！若有說言：

『沙門瞿曇所說二法，此非為二，我今捨此，更立二法。』彼但有言，數問已不知，增其疑惑，以非境界故。所以者何？緣眼、色，生眼識。

「比丘！彼眼者，是肉形、是內、是因緣、是堅、是受，是名眼肉形

內地界。比丘！若眼肉形，若內、若因緣、津澤、是受，是名眼肉形內水界。比丘！若彼眼肉形，若內、若因緣、明暖、是受，是名眼肉形內火界。比丘！若彼眼肉形，若內、若因緣、輕飄動搖、是受，是名眼肉形內風界。

【註】

第二段與第三段經文，是佛陀用二法，開示云何為我，什麼叫二法，即眼緣色為二法（眼是認知的增上緣，色為認知的所緣緣），耳緣聲為二，鼻緣香為二，舌緣味為二，身緣觸為二，意緣法為二，即六根緣六塵引生六識，經文只說緣眼、色，生眼識。

色身是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等四大種和合而成，佛陀用眼說明地水火風。

「比丘！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如是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等諸法非我、非常；是無常之我，非恆，非安隱、變易之我。所以者何？比丘！謂生、老、死、沒、受生之法。」

【註】

第四段是說明由六根緣六塵發展開來的諸法是无常的，也就是無我的，佛陀用兩個手掌相拍，引發聲音的譬喻，說明眼緣色引生眼識（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等相同），緣眼色，生眼識，眼、色、識三和合觸（三合一當下的心境名為觸）觸的心境出現，當下受、想、思（行），同時出現，這種過程，六根緣六塵生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到六愛，就是佛教所謂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所以佛陀說：「此等諸法非我、非常；是无常之我，非恆、非安穩、變異之我，到此為解說「云何為我」。

第四段最後一句經文，是解說「我何所為」，佛陀說：「所以者何？比丘！謂生、老、死、沒、受生之法。」這種無常之我，非恆，非安穩，變異之我，只不過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不斷的投胎轉世而已，有什麼作為？

「比丘！諸行如幻、如炎，剎那時頃盡朽，不實來實去。」

【註】

第五段的第一句經文是說明何法是我？佛說：「比丘！諸行如幻、如炎，剎

那時頃盡朽，不實來實去。」從六根、六塵、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六愛，變化的過程（時間上）叫諸行，剎那、剎那在變化，哪裏有一個實在的我。以現代的生理學、心理學、醫學來說明無常，應該最容易開悟，即心境緊張或突然暴怒，血壓當下飆高；心境平靜下來，血壓很快又降下來了，血液循環之快速，我們都不知不覺。生理說變化，分分秒秒在變化；說老，分分秒秒在不知不覺的老。沒有真實的我。

是故，比丘！於空諸行當知、當喜、當念；空諸行常、恒、住、不變

易法，空無我、我所。譬如明目士夫，手執明燈，入於空室，彼空室觀察。

【註】

第五段經文最重要的是，要弟子的心，要念念於空無我，無我所，解說第四個問題，「我於何住」，經文佛說：「是故，比丘！於空諸行當知、當喜、當念（保任住）；空諸行常、恒、住、不變易法，空無我、我所。」時時保任住我空觀，無我，無我所，心就是安住於此心境。

「如是，比丘！於一切空行、空心觀察歡喜，於空法行常、恒、住、不變易法，空我、我所。如眼、耳、鼻、舌、身、意法因緣生意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諸法無我、無常……乃至空我、我所。比丘！於意云何？眼是常、為非常耶？」

答言：「非常，世尊！」

復問：「若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復問：「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如是多聞聖弟子於眼生厭，厭故不樂，不樂故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時，彼比丘聞世尊說合手聲譬經教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成阿羅漢。

【註】

引用雜阿含二七三經（佛光二七二經）來說明空無我，無我所，才容易理解（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的經文，佛陀為須菩提開示說：「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因為眾生的五蘊身，諸行無常，諸行如幻，剎那時頃盡朽，不實來實去。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註】

大乘佛教特別讚美佛陀身相莊嚴，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大乘百福莊嚴相經》，《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第六卷》，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四十八卷》，《寶女所問經第四卷》，《大方便佛報恩經第七卷》，《大智度論第十一卷》，《大智度論

第八十八卷》，都有記載如來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

原始佛教聖典，佛陀有勸誡弟子們，不要染著微妙的六塵境界，雜阿含經二四一經（佛光二四三經）就有記載著「色相」，「隨形好」。謹摘錄一段經文如下：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比丘！寧以火燒熱銅籌，以燒其目，令其熾燃，不以眼識取於色相，取隨形好。所以者何？取於色相，取隨形好故，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原始佛教聖典，雖然沒有提到三十二相或八十隨形好，但是已經有了相好及隨形好，隨著佛陀入涅槃的年代越久，懷念的心情越深，加上文學的描述，所以大乘經典就有了三十二相及八十隨形好。

至於轉輪聖王，大乘經典應該比較少詳細敘述轉輪聖王享受的豪華富貴，民間有說千間房屋一張床，家財萬貫三餐飯，應該源自於轉輪聖王的生活方式，佛陀難得說出他過去生中，曾百千反（百千次）作轉輪聖王的故事。謹錄雜阿含第二六四經（佛光四一經）全部經文，以饗讀者。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異比丘於禪中思惟，作是念：頗有色常、恒、不變易、正住耶？如是受、想、行、識，常、恒、不變易、正住耶？

是比丘晡時從禪起，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於禪中思惟，作是念：頗有色常、恒、不變易、正住耶？如是受、想、行、識，常、恒、不變易、正住耶？今白世尊！頗有色常、恒、不變易、正住耶？頗有受、想、行、識，常、恒、不變易、正住耶？」

【註】

有一位比丘請示佛陀，色能常、恒、不變易、正住嗎？受、想、行、識能常、恒、不變易、正住嗎？

爾時，世尊手執小土搏，告彼比丘言：「汝見我手中土搏不？」

比丘白佛：「已見，世尊！」

「比丘！如是。少土，我不可得；若我可得者，則是常、恒、不變易、

正住法。」

【註】

佛陀在地上拿起一小搏土，對著這位比丘說，這一小搏土，無我，我不可得，若我可得的話，就是常、恆、不變易、正住法。（只有法性是常、恆、不變易）

佛告比丘：「我自憶宿命，長夜修福，得諸勝妙可愛果報之事。曾於七年中，修習慈心，經七劫成壞，不還此世。七劫壞時生光音天，七劫成時還生梵世，空宮殿中作大梵王，無勝、無上，領千世界；從是以後，復三十六反，作天帝釋；復百千反，作轉輪聖王，領四天下，正法治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摩尼寶、玉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皆悉勇健。於四海內，其地平正，無諸毒刺，不威、不迫，以法調伏。」

【註】

佛陀舉出他前世曾經七年中，修習慈心，所得到的福報，不可思議，百千次做過轉輪聖王。

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龍象，皆以眾寶莊嚴而按餉之，寶網覆上，建立寶幢，布薩象王最為導首，朝、晡二時自會殿前。我時念言：是大群象，日日再反往來，蹈殺眾生無數，願令四萬二千象百年一來。即如所願，八萬四千象中，四萬二千象百年一至。

灌頂王法復有八萬四千匹馬，亦以純金為諸乘具，金網覆上，婆羅馬王為其導首。

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四種寶車，所謂金車、銀車、琉璃車、頗梨車，師子、虎、豹皮、雜色欽婆羅以為覆襯，跋求毗闍耶難提音聲之車為其導首。

灌頂王法領八萬四千城，安隱豐樂，人民熾盛，拘舍婆提城而為上首。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四種宮殿，所謂金、銀、琉璃、頗梨、摩尼琉璃，由訶而為上首。

比丘！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四種寶床，所謂金、銀、琉璃、頗梨，種種繒褥、氍毹、毼毼，迦陵伽臥具以敷其上，安置丹枕。

復次，比丘！灌頂王法復有八萬四千四種衣服，所謂迦尸細衣、芻摩

衣、頭鳩羅衣、拘沾婆衣。

復次，比丘！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玉女，所謂剎利女、似剎利女，況復餘女。

復次，比丘！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飲食，眾味具足。

【註】

以上是轉輪聖王所享受的富貴情形，不可思議。

比丘！八萬四千玉女中，唯以一人以為給侍；八萬四千寶衣，唯著一衣；八萬四千寶床，唯臥一床；八萬四千宮殿，唯處一殿；八萬四千城，唯居一城，名拘舍婆提；八萬四千寶車，唯乘一車，名毘闍耶難提瞿沙，出城遊觀；八萬四千寶馬，唯乘一馬，名婆羅訶，毛尾紺色；八萬四千龍象，唯乘一象，名布薩陀，出城遊觀。

【註】

民間有說：「千間房屋一張床，家財萬貫三餐飯。」可能是出自這一段經文。

比丘！此是何等業報，得如是威德自在耶？此是三種業報。云何為三？一者布施，二者調伏，三者修道。比丘當知：凡夫染習五欲，無有厭足；聖人智慧成滿，而常知足。

【註】

佛陀過去生中，曾千百次作轉輪聖王，那麼大的福報是修行布施，調伏（持戒），修道（修慈心）。

比丘！一切諸行，過去盡滅、過去變易，彼自然眾具及以名稱，皆悉磨滅。

【註】

佛陀向這位比丘開示，世間的一切終歸磨滅。

是故，比丘！永息諸行，厭離、斷欲、解脫。比丘！色為常？無常？」
比丘白佛言：「無常，世尊！」

「若無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言：「是苦，世尊！」

「比丘！若無常、苦，是變易法，聖弟子寧復於中計我、異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如是受、想、行、識，為常、為無常？」

比丘白佛言：「無常，世尊！」

「若無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言：「是苦，世尊！」

「比丘！若無常、苦，是變易法，聖弟子寧復於中計我、異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比丘！於色當生

厭離、厭、離欲、解脫；如是於受、想、行、識，當生厭、離欲、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註】

以上這些經文，也可以說明不可以色見我。

時，彼比丘聞佛所說，踊躍歡喜，作禮而去。常念土搏譬教授，獨一靜處，精勤思惟，不放逸住；不放逸住已，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正信、非家、出家學道，為究竟無上梵行，見法自知身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彼尊者亦自知法，心得解脫，成阿羅漢。

【經文】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註】

五蘊身是無常的，而如來的法性身，無量無邊，盡虛空，遍法界，無形無相，如何能以色見如來呢？

雜阿含第八經，佛陀為弟子們開示：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未來色無常，況現在色！聖弟子！如是觀者，不願過去色，不欣未來色，於現在色厭、離欲、正向滅盡。」

雜阿含第十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所。」

雜阿含第一一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色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色，云何有常？如是受、想、行、識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識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識，云何有常？如是，諸比丘！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無常者則是苦，苦者則非我，非我

者則非我所。」

雜阿含第十七經：

佛告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比丘！非汝所應之法，宜速斷除。斷彼法者，以義饒益，長夜安樂。」時，彼比丘白佛言：「知己，世尊！知己，善逝！」佛告比丘：「云何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比丘白佛言：「世尊！色非我所應，宜速斷除；受、想、行、識非我所應，宜速斷除。以義饒益，長夜安樂。是故，世尊！我於世尊略說法中，廣解其義。」

雜阿含第二三經與二四經，佛陀為羅睺羅開示，色不是我，離色沒有我，我不在色中，色不在我中，受、想、行、識不是我；離受、想、行、識沒有我；受、想、行、識不在我中；我不在受、想、行、識中。謹摘其中一段經文：

佛告羅睺羅：「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羅睺羅！當觀若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悉皆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正

觀。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如實觀。

雜阿含經第二六五經（佛光四二經），佛陀為弟子們開示，對於五蘊色、受、想、行、識，都要想這五蘊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癱、如刺、如殺（以上是形容五蘊是苦的），無常、苦、空、非我。最後佛陀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摘錄如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觀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

想如春時燄，諸行如芭蕉，

諸識法如幻，日種姓尊說。

周匝諦思惟，正念善觀察；

無實不堅固，無有我我所。

於此苦陰身，大智分別說；

離於三法者，身為成棄物，
壽暖及諸識，離此餘身分，
永棄丘塚間，如木無識想。
此身常如是，幻偽誘愚夫；
如殺如毒刺，無有堅固者。
比丘勤修習，觀察此陰身，
晝夜常專精，正智繫念住；
有為行長息，永得清涼處。」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如理實見分第五〉，就有說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也說：不應以具足色身見如來，也不應以具足諸相見如來。

【註】

以音聲求我，這句話對於一般凡夫來說，是很重要的，一般人遇到困難時，不如意時，就是求佛祖保佑，求菩薩保佑，求加持等等。而且，已經成為信仰的重點，心誠則靈，有求必應，所謂有感則通，千江有水千江月；無機不應，萬里無雲萬里天。在大乘佛教教區的信徒，深信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凡是有困難，有不順利時，就求觀世音菩薩加持，可以消災免難，可以所求如願。所以說：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對於有所求的凡夫，實在難以接受。

從勝義諦來說，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如來法身徧十方，怎麼可以用音聲來求呢？據說佛陀從忉利天下來人間的時候，（印度的僧伽舍，目前有二千萬人口是釋迦族，以務農為主），須菩提沒有趕去迎接，在樹下觀如來法身，所以佛陀說須菩提是第一位迎接佛陀的。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經文〕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註〕

佛陀的正法是中道法，離有見、無見、常見、斷見、取於中道，緣起法的定律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因緣具足了，就出現某種現象，所以不能說無，但是一段時間，因緣分離了，某種現象又消失了，所以不能說有，外道所說的，「命即是身」，這是斷見，因為「我」就是五蘊，如果人死了，五蘊解散了，那麼「我」就跟著消失了。這是邪見，又說「命異身異」，離五蘊有一個

永恆的我存在，這是常見，也是邪見，佛陀常常為弟子們開示，五蘊不是我，離五蘊沒有我，五蘊不在我中，我不在五蘊中，如雜阿含二六九經（佛光四六經）佛說：

「比丘！是故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聖弟子觀此五受陰非我、非我所，如是觀時，於諸世間無所取著；無所取著者，自得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又雜阿含經二七二經（佛光四九經）佛陀不為具有三種邪見的人說甘露門，謹摘錄此經最後一段經文，以供參考。

「善男子、善女人信樂出家，修習無相三昧，修習多修習已，住甘露門，乃至究竟甘露涅槃。我不說此甘露涅槃，依三見者。何等為三？有一種見如是如是說：『命則是身。』復有如是見：『命異身異。』又作是說：

『色是我，無二無異，長存不變。』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世間頗有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思惟已，都不見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我若取色，即有罪過；若取受、想、行、識，則有罪過。作是知己，於諸世間，則無所取；無所取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在雜阿含經第五三經（佛光九九經）中，有一位婆羅門，請教佛陀的立論是什麼？

佛告婆羅門：「我論因、說因。」

又白佛言：「云何論因？云何說因？」

佛告婆羅門：「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

意思是說，如果對於色，對於受、想、行、識，這五蘊愛樂、讚嘆、染著，由於愛樂的緣故而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這就是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

反過來說，對於色，對於受、想、行、識等，不愛樂，不讚歎，不染著，不留住，由於不愛樂，不留住，所以對五蘊的愛則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這就是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

雜阿含經第五三經（佛光九九經），因為有如來十號，還有婆羅門對佛陀的恭敬情形，所以錄出全部經文，以饗讀者。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於薩羅聚落村北申恕林中住。

爾時，聚落主大姓婆羅門聞：沙門釋種子於釋迦大姓，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成無上等正覺，於此拘薩羅國人間遊行，到薩羅聚落村北申恕林中住。又彼沙門瞿曇如是色貌名稱，真實功德，天人讚嘆，聞於八方，為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這一段是如來十號。

於諸世間、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中，大智能自證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為世說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演說妙法。善哉應見！善哉應往！善應敬事！作是念已，即便嚴駕，多將翼從，執持金瓶、金杖、傘蓋，往詣佛所，恭敬奉事。到於林口，下車步進，至世尊所，聞訊安不，卻坐一面。

【註】

這段經文可以看出大姓婆羅門，對佛陀的恭敬，到了樹林口就下車步行，前往拜見佛陀。

白世尊曰：「沙門瞿曇！何論何說？」

佛告婆羅門：「我論因、說因。」

又白佛言：「云何論因？云何說因？」

佛告婆羅門：「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

有因有緣世間滅。」

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云何為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

佛告婆羅門：「愚痴無聞凡夫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愛樂於色，讚嘆於色，染著心住；彼於色愛樂故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惱苦，是則大苦聚集。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婆羅門！是名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

【註】

色集是說，對於色愛，染著會積聚成為投胎轉世的因。色滅是色身終歸磨滅。色味是對於自己的色身愛念染著。色患是色是無常的，會變化的、是苦的。色離是不染著色身，就可以出離。

佛陀的理論是「論因說因」，世俗的因果是「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是流轉門。

婆羅門白佛言：「云何為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

佛告婆羅門：「多聞聖弟子於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

知。如實知己，於彼色不愛樂、不讚嘆、不染著、不留住。不愛樂、不留住故，色愛則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惱苦滅。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婆羅門！是名有因有緣滅世間，是名有因有緣世間滅。婆羅門！是名論因，是名說因。」

【註】

能如實知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等，就不愛染，因此愛滅則取滅，乃至生、老死、憂悲惱苦皆滅。

這一段是勝義諦因果，還滅門，即「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這部經所說的世間，是指五蘊。

婆羅門白佛言：「瞿曇！如是論因，如是說因。世間多事，今請辭還。」

佛告婆羅門：「宜知是時！」

佛說此經已，諸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足而去。

「有為法」是有生、有住、有異、有滅，「無為法」是不生、不住、不異、不滅，所以佛法對於生死輪迴，生不是真有，死不是真無，不執有，不執無，取於中道，因緣所生的一切法，都是虛幻不實，也就是空性，如此正見，就是中道。

佛身清靜似琉璃，佛面猶如淨滿月，佛在世間常救苦，佛心無處不慈悲，如來的三十二相，都是行菩薩道修福修慧，才能具足相好的，福慧圓滿，萬德莊嚴時，證悟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果說不用修福修慧，就能具足三十二相，證無上正等正覺，那就是無因有果的邪見，是斷滅相。

從「勝義諦」來說，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不可以三十二相來見如來的，如本經下一分所說。從「世俗諦」來說，就是一般人也有莊嚴的、端正的，也有醜陋的、難看的，這都是從有沒有修布施，持戒，忍辱，慈悲等而定的。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經文】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註】

這一分經文也是較量功德，所不同前面幾分的是，勝解行菩薩與如實行的菩薩，勝解行的菩薩是聞所成慧成就，明白一切法空的道理，但是還沒有證悟我空與法空，只是有殊勝的理解而已，雖然修布施波羅蜜，但仍會比較功德，仍然有分別有計較，還不能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簡單的說，還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如實行者的菩薩證悟到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得成於忍的忍是智慧，應該是菩薩第八地不動地，證悟無生法忍，謹摘錄《華嚴經》〈十地品〉第二十六（大正藏九·五六四頁中一下）

金剛藏菩薩言：「佛子！菩薩摩訶薩已習七地微妙行慧，方便道淨，善集助道法，具大願力；諸佛神力所護，自善根得力，常念隨順如來力、無畏、不共法、直心、深心、清淨，成就福德智慧，大慈大悲，不捨眾生，修行無量智道。入諸法本來無生、無起、無相、無成、無壞、無來、無去、無初、無中、無後，入如來智，一切心、意、識憶想分別，無所貪著；一切法如虛空性，是名菩薩得無生法忍，入第八地。入不動地，名為深行菩薩，一切世間所不能測，離一切相，離一切想、一切貪著，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深大遠離而現在前。譬如比丘，得於神通，心得自在，次第乃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皆悉盡滅。菩薩亦如是，菩薩住是地，諸勤方便身口意行，皆悉息滅，住大遠離。如人夢中欲渡深水，發大精進，施大方便，未渡之間，忽然便覺，諸方便事，皆悉放捨。菩薩亦如是，從初已來，發大精進，廣修道行，至不動地，一切皆捨，不行二心，諸所憶想，不復現

前。譬如生梵世者，欲界煩惱不現在前。菩薩亦如是，住不動地，一切心、意、識，不現在前，乃至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前，何況當生諸世間心？

「佛子！是菩薩隨順是地，以本願力故。又諸佛為現其身，住在諸地法流水中，與如來智慧為作因緣。諸佛皆作是言：『善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得是第一忍，順一切佛法。』」

證得我空、法空，證到無生法忍，華嚴經也稱第一忍，這樣的境界，比起勝解行者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的功德，更加殊勝。因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是深行菩薩，一切世間所不能測，離一切相，離一切想，一切貪著，一切皆捨，所以功德比勝解行菩薩更加殊勝。

菩薩所做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佛陀時代，為弟子開示佛法後，等到證悟的時候，對於世間一切都無所取、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前文已經舉出很多例子，菩薩修到無所著行的時候，也是一切無所著。所以說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經文〕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註〕

從勝義諦說，如來是無形無相的，不是丈六金身，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這是人間的佛陀，有來有去，但是佛陀證悟的涅槃，是無形無相的，沒有來去相，沒有坐臥相。

修行者如進入第二禪根本定，無覺無觀（無尋無伺）三摩地，沒有任何念頭，萬里晴空，進入渾然忘我之境，修定的定境如此，而修觀的時候，心不染著一切，此心即徧滿十方法界。如雜阿含第六四經（佛光五五），記載攀緣四識住，是識強烈的染著色，染著受、想、行，因此樂受的，可愛的，可念的，識就會指揮，身作口言，往

外追求，累積下來的，也是保存在識中，即十二緣起的「有」，有「有」則有「生」，有「生」則有老、病、死、憂、悲、惱苦等。如果以正思惟，色無常，受、想、行、無常，不真實，識就放棄對色、對受、想、行的染著，此時識無所住，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佛陀就告訴弟子們：「比丘！我說識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除欲見法，涅槃滅盡，寂靜清涼。」所以證悟涅槃的心境徧十方界也就是如來所說：「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所以如來及無學阿羅漢一樣，生活上著衣持鉢，次第托鉢乞食，有來有去，有坐有臥，但是心境都是一無所著，不住於任何一個方位，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經文〕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註〕

有些譬喻是有可能的，有些譬喻是不可能的，這一個譬喻是不可能的，只是形容微塵數量之多而已。

〔經文〕

「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

【註】

從物理學來說，宇宙的形成，是氣體而液體，而固體，而形成質量的時候，在某種因緣又會變成能量。愛因斯坦說 $E=mc^2$ 。物理學又說物質是沒有靜態的。以現代的「量子糾纏」理論，確實證明如此，所以科學越進步，越能印證佛教的理論。世間的一切，有生、住、異、滅，而一切終歸磨滅，所以微塵眾是沒有實體的，只是名叫微塵而已。

【經文】

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

【註】

一切物質都是氣體、液體、固體，及溫度構成的。佛經說四大種，即地、水、火、風，這四大和合，則出現一個個體，四大分離了，又一無所有。所以說四大皆空，由空性的四大組成世間萬法，體性也是空的，所以說萬法皆空，四大組合是有為法，是因緣和合而生的。因此中觀論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

三千大千世界也只是假名而已。

【經文】

「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註】

眾生的五蘊身就是一合相，有無數億的細胞組合而成的，是很脆弱的，車禍或水災、火災，當下就死了，再名貴的、豪華的汽車也是一合相，各種零件組合而成的，如果飆車，不小心撞壞了，或當下起火了，就成為一堆廢鐵。

【經文】

「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註】

千間房屋一張床，家財萬貫三餐飯，桑田變滄海，滄海變桑田，有人收藏骨董車，幾億元裝潢的豪宅，但是已經癌末了，又奈何！一合相的種種，真的不可說，只是凡夫貪著不捨。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經文〕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註〕

此分應該是雜阿含經第十二卷三〇六經（佛光二八四經）改版的，謹錄全部經文，可以對照一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作是念：比丘云何知、云何見而得見法？作是思惟已，從禪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作是念：比丘云何知、云何見而得見法？」

【註】

有一位比丘請示佛陀，如何修行，才能知法、入法、見法、得法？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有二法，何等為二？眼、色為二。如是廣說……乃至非其境界故。」

【註】

這段與前面所舉出的雜阿含二七三經（佛光二七二經）一樣，佛陀以二法說明云何為我？我何所為？何法是我？我於何住？

所以者何？眼、色緣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四無色陰、眼、色，此等法名為人。於斯等法作人想、眾生、那羅、摩菟闍、摩那婆、士夫、福伽羅、耆婆、禪頭。

【註】

這段是說明我相與人相，受、想、思（行）與識是心理的，看不見的是無色陰，加上眼與色身，就叫做人，是我相，人有男、女、老、幼等不同，那羅的意思是人，摩菟闍是人間、人趣，摩那婆是少年、童子、人，士夫是補特伽羅，也是人，福伽羅也是補特伽羅、人，耆婆是壽命、是有情的代名詞，禪頭是人，或有情。

「又如是說：『我眼見色，我耳聞聲，我鼻嗅香，我舌嘗味，我身覺觸，我意識法。』彼施設又如是言說：『是尊者如是名，如是生，如是姓，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分齊。』」

【註】

這段是眾生相與壽者相。

比丘！是則為想，是則為誌，是則言說，此諸法皆悉無常、有為、思願緣生；若無常、有為、思願緣生者，彼則是苦。又復彼苦生，亦苦住，亦苦滅，亦苦數數出生，一切皆苦。若復彼苦無餘斷，吐盡、離欲、滅、息沒，餘苦更不相續，不出生，是則寂滅，是則勝妙。所謂捨一切有餘、一切愛盡、無欲、滅盡、涅槃。耳、鼻、舌、身觸緣生身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四是無色陰，身根是色陰，此名為人。如上說，……乃至滅盡、涅槃。緣意、法生意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四無色陰、四大，士夫所依，此等法名為人。如上廣說，……乃至滅盡、涅槃。若有於此諸法，心隨入，住解脫不退轉，於彼所起繫著，無有我。比丘！如是知、如是見，則為見法。」

【註】

這段經文是佛陀重複解說，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眾苦的引生，一直退乃至滅盡，涅槃，能夠對這些理論明白，心隨入解脫不退轉，於彼所起繫著，無有我。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註】

會產生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都是由受、想、思（行）的想與思而來的，從緣眼，色生眼識、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而引生不同的認知與感受。想像中，喜愛的，就發動行為追取，經文的識則為想，是則為誌（行願）是則言說，佛陀說：「這些諸法都是無常，是有為法，是思願的因緣而生的，既是無常、有為、思願、緣生的，就是苦，這些苦出現了，一段時間又消失了，接著又引生苦，一段時間又消失了，這種消失了，另外的苦又出現了，一切皆苦，人生真的苦不堪言。

這段是明白苦的因緣是思願所成，若受、想、行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一切皆滅。滅盡、離欲、滅、息、沒，餘苦更不相續，不出現，就是寂滅，是殊勝微妙，所謂捨一切有餘，一切愛盡，無欲、滅盡、涅槃。

原始佛教的聖典有詳細的說明，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是如何引生的，應如何滅此四相的方法，也有說明，雜阿含經三〇六經（佛光二八四經）說明得很詳細。雜阿含二六〇經（佛光三七經）阿難尊者答覆舍利弗尊者，比較單純，經文

中：

舍利弗言：「阿難！所謂滅者，云何為滅？誰有此滅？」

阿難言：「舍利弗！五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云何為五？所謂色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如是受、想、行、識，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

回到金剛經〈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很簡略的說明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最後的一段經文：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就是引用雜阿含三〇六經最後的一段經文

「若有於此諸法，心隨入，住解脫不退轉，於彼所起繫著，無有我。比丘！如是知、如是見，則為見法。」

【註】

金剛經加上一句：「如是信解」，反而降低菩薩境界，因為知法、見法是進入涅槃的境界了，而信解還在聞所成慧階段。

有人說金剛經經文很深，很難理解，原因是它不像原始佛教聖典說的那麼詳細，解說得那麼明白，但總之是有連貫的。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經文〕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註〕

不取於相，是不取色、聲、香、味、觸、法，等相，見《妙行無住分第四》可知，「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為人演說佛法時，以清淨心說法，內心無所求，對外不受微妙的色、聲、香、味、觸、法所染著，不受外境所動，所以如如不動。

【經文】

「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註】

世間一切萬相，都是因緣生的，因緣出現的，是有為法、有生、有住、有異、有滅，而一切到最後，終歸磨滅，所以生命有長的、有短的，物質有即生即滅的，有千年的、萬年的、億年的，但仍然是會磨滅的，所以維持存在的期間，就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夢幻泡影是說明諸法無我，如露如電是說明諸行無常。這都是有為法的現象，必然如此，普遍如此，本來如此，菩薩能作如是觀，就能夠如如不動了。

事實上，佛陀所開示的無量法門，總括一句，就是生命的哲學，佛陀的教法，都是說明生命的問題，說世間，說一切法，都是六根、六塵、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六愛等，所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是從佛陀解說五蘊來的，請看雜阿含第二六五經（佛光四二經），經文有些冗長，但也可以做為，如何照見五蘊皆空的實用方法。

雜阿含第二六五經（佛光四二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阿毘陀處恒河側。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恒河大水暴起，隨流聚沫，明目士夫諦觀分別。諦觀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所以者何？彼聚沫中無堅實故。如是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色無堅實故。」

【註】

這一段是說明色身如聚沫，無牢、無實、無有堅固。

「諸比丘！譬如大雨水泡，一起一滅，明目士夫諦觀思惟分別。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所以者何？以彼水泡無堅實故。如是，比丘！諸所有受，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諦觀思惟

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癱、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以受無堅實故。

【註】

這段是說受如水泡，無牢、無實、無有堅固。

「諸比丘！譬如春末夏初，無雲、無雨，日盛中時，野馬流動，明目士夫諦觀思惟分別。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所以者何？以彼野馬無堅實故。如是，比丘！諸所有想，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癱、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以想無堅實故。」

【註】

這段是說明想如陽燄，無牢、無實、無有堅固。

「諸比丘！譬如明目士夫求堅固材，執持利斧，入於山林，見大芭蕉樹，臃直長大，即伐其根，斬截其峯，葉葉次剝，都無堅實，諦觀思惟分

別。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所以者何？以彼芭蕉無堅實故。如是，比丘！諸所有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癱、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以彼諸行無堅實故。

【註】

這段說明行如芭蕉，一層一層剝下去，最後一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

「諸比丘！譬如幻師、若幻師弟子，於四衢道頭，幻作象兵、馬兵、車兵、步兵，有智明目士夫諦觀思惟分別。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所以者何？以彼幻無堅實故。如是，比丘！諸所有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癱、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以識無堅實故。」

【註】

這段說明識如幻，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觀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

想如春時燄，諸行如芭蕉，

諸識法如幻，日種姓尊說。

【註】

日種姓尊說是釋迦族的名稱，指如來世尊所說的。

周匝諦思惟，正念善觀察；

無實不堅固，無有我我所。

於此苦陰身，大智分別說；

離於三法者，身為成棄物，

壽暖及諸識，離此餘身分，

【註】

離於三法者，一、體溫，二、心識，三、壽命。

永棄丘塚間，如木無識想。

此身常如是，幻偽誘愚夫；

如殺如毒刺，無有堅固者。

比丘勤修習，觀察此陰身，

晝夜常專精，正智繫念住；

有為行長息，永得清涼處。」

【註】

依此經一一觀想，就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可以照見五蘊空，度一切苦厄，永得清涼處！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總結

南傳佛教與北傳佛教，都是同位老師，由於歷史的變遷，思想的發展，地理位置的隔離，文化風俗的不同，從佛陀入滅百年後，佛教在印度就開始分出不同的部派，傳佈到不同的國家地區，有分有不同的宗派，但是我們共同的老師，本師釋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宣揚世尊證悟的真理，是亙古今而不變的，我們不只要無限的感恩與懷念，更要為自己緣學習佛法而感到無比的慶幸。

大乘佛教的經典，雖然不像原始佛教經典的原汁原味，但是都有流轉演變的痕跡。可以說是同根同源，南北傳佛教都應該互相尊重包容，各自在自己的弘法地區努力實踐，努力弘揚，在中國的佛教有一句話：「要得佛法興，除非僧讚僧。」除此之外，要記住佛陀制定戒律的最終目的是「正法久住」，願僧眾們共同互相勉勵。

以上是我寫「從金剛經探討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的關係」的用意。內容不是我個人的想法，當然不可能讓所有人都認同，但樂意接受批評指教，感激不盡！



附錄一

修持理論有相關之經典

一、普門品的一段經文

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齎持重寶，經過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眾生。汝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得解脫！」眾商人聞俱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

此段經文與雜阿含第九八〇經（佛光九七二經）有相同之處謹錄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跋耆人間遊行，至毘舍離國，住獼猴池側重閣講堂。時，毘舍離國有眾多賈客，欲向怛剎尸羅國，方便莊嚴。是眾多賈客聞世尊於跋耆人間遊行，至毘舍離國，住獼猴池側重閣講堂。聞已，來詣佛所，稽首佛

足，退坐一面。

佛為諸賈客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而〕住。時，諸賈客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諸賈客，方便莊嚴，欲至怛剎尸羅國，唯願世尊與諸大眾，明旦受我供養。」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時，諸賈客知世尊受請已，從坐起，禮佛足，各還自家，辦種種淨美飲食，敷床座，安置淨水。晨朝遣使白佛：「時到。」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著衣持鉢，詣諸賈客所，就座而坐。

時，諸賈客以淨美飲食，自手供養。用餐之後，洗鉢訖，取卑小床，於大眾前坐，聽佛說法。爾時，世尊告諸賈客：「汝等當行於曠野中，有諸恐怖，心驚毛豎，爾時，當念如來事：謂：如來、應、等正覺，……乃至佛、世尊，如是念者，恐怖則除。」

又念法事：佛正法律，現法、能離熾然、不待時節、通達親近、緣自覺知。又念僧事：世尊弟子善向、正向、……乃至世間福田。如是念者，恐怖即除。

二、華嚴經有一句名言：心如工畫師，能畫種種物。

此句法語應出自於雜阿含經第二七六經（佛光四四經），謹錄出經文，可做比對。雜阿含經二六七經（佛光四四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輪迴生死，不知苦際。諸比丘！譬如狗繩繫著柱，結繫不斷故，順柱而轉，若住、若臥，不離於柱。如是凡愚眾生，於色不離貪慾、不離愛、不離念、不離渴，輪迴於色，隨色轉，若住、若臥，不離於色；如是受、想、行、識，隨受、想、行、識轉，若住、若臥，不離於識。」

「諸比丘！當善思惟觀察於心。所以者何？長夜心為貪慾所染，瞋恚、愚痴所染故。比丘！心惱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比丘！我不見一色種種如斑色鳥，心復過是。所以者何？彼畜生心種種故，色種種。」

「是故，比丘！當善思惟觀察於心。諸比丘！長夜心貪慾所染，瞋恚、愚痴所染，心惱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比丘當知！汝見嗟蘭那鳥種種雜色不？」

答言：「曾見，世尊！」

佛告比丘：「如嗟蘭那鳥種種雜色，我說彼心種種雜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彼嗟蘭那鳥心種種故其色種種。是故，當善觀察思惟於心長夜種種，貪慾、瞋恚、愚痴種種，心惱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譬如畫師、畫師弟子，善治素地，具眾彩色，隨意圖畫種種像類。」

三、瑜伽師地論攝事分中，第八十五卷到九十八卷，一共十四卷，是解釋雜阿含經的。

四、鶡掘魔羅經，應該是雜阿含經一〇七七經（佛光一〇六五經）發展開來的，謹錄全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央瞿多羅國人間遊行。經陀婆闍梨迦林中，見有牧牛者、牧羊者、採柴草者，及餘種種作人，見世尊行路，見已，皆白佛言：「世尊！莫從此道去！前有央瞿利摩羅賊，脫恐怖人。」

佛告諸人：「我不畏懼！」作此語已，從道而去。彼再三告，世尊猶

去。遙見央瞿利摩羅手執刀楯走向，世尊以神力現身徐行，令央瞿利摩羅駛走不及。走極疲乏已，遙語世尊：「住！住！住！勿去！」

世尊竝行而答：「我常住耳，汝自不住！」

爾時，央瞿利摩羅即說偈言：

「沙門尚駛行，而言我常住；

我今疲勸住，說言汝不住。

沙門說雲何，我住汝不住？」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央瞿利摩羅，我說常住者，

於一切眾生，謂息於刀杖；

汝恐怖眾生，惡業不休息。

我於一切蟲，止息於刀杖；

汝於一切蟲，常逼迫恐怖，

造作凶惡業，終無休息時。

我於一切神，止息於刀杖；

汝於一切神，長夜苦逼迫，

造作黑惡業，於今不止息。

我住於息法，一切不放棄；

汝不見四諦，故不息放棄。」

央瞿利摩羅說偈白佛：

「久乃見牟尼，故隨路而逐；

今聞真妙說，當捨久遠惡。」

作如是說已，即放捨刀楯，

投身世尊足：「願聽我出家！」

佛以慈悲心，大仙多哀愍，

告：「比丘善來！出家受具足。」

爾時，央瞿利摩羅出家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增修梵行，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央瞿利摩羅得阿羅漢，覺解脫喜樂，即說偈言：

「本受不害名，而中多殺害；

今得見諦名，永離於傷殺。

身行不殺害，口、意俱亦然；
當知真不殺，不迫於眾生。
洗手常血色，名央瞿摩羅，
浚流之所漂，三歸制令息。
歸依三寶已，出家得具足，
成就於三明，佛教作已作。
調牛以捶杖，伏象以鐵鈎；
不以刀捶杖，正度調天人。
利刀以水石，直箭以熅火，
治材以斧斤，自調以點慧。
人前行放逸，隨後能自斂；
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月現。
人前放逸行，隨後能自斂；
於世恩愛流，正念而超出。
少壯年出家，精勤修佛教；
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月現。

少壯年出家，精勤修佛教；
於世恩愛流，正念以超出。
若度諸惡業，正善能令滅；
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月現。
人前造惡業，正善能令滅；
於世恩愛流，正念能超出。
我已作惡業，必向於惡趣，
已受於惡報，宿債食已食。
若彼我怨憎，聞此正法者，
得清淨法眼，於我修行忍，
不復興鬪訟，蒙佛恩力故。
我慈行忍辱，亦常讚嘆忍；
隨時聞正法，聞已隨修行。」

佛說此經已，央瞿利摩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大方廣佛華嚴經》，佛陀跋陀羅（七年）譯的六十華嚴，以及唐實叉難陀

(699年)譯的八十華嚴，都這麼說，謹錄出二個譯本的經文，以供參考。

《六十華嚴》佛陀跋陀羅譯：

「如來以無障礙清淨天眼觀察一切眾生。觀已，作如是言：『奇哉！奇哉！云何如來具足智慧在於身中而不知見？我當教彼眾生覺悟聖道，悉令永離妄想顛倒垢縛，具見如來智慧在其身內，與佛無異。』如來即時教彼眾生修八聖道，捨離虛妄顛倒；離顛倒已，具如來智，與如來等，饒益眾生。」

註解：如來當時教彼眾生修八聖道，捨離虛妄顛倒；離顛倒已，具如來智，與如來等，饒益眾生。

《八十華嚴》實叉難陀譯：

「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眾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眾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痴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即教彼眾生修習〔八〕聖道，令離妄想；離妄想已，證得如來無量智慧，利益安樂一切眾生。」

註解：（如來）即教彼眾生修習八聖道，令離妄想，離妄想已，證得如來無量智慧，利益安樂一切眾生。

《六十華嚴》《八十華嚴》，都說諸佛要以八正道開示眾生，另彼遠離顛倒夢想。因為佛陀是以八正道成道，證悟到四聖諦與緣起法（佛光編號三二五經），佛陀入涅槃前為須跋陀羅外道開示的也是八正道，經文中佛告須跋陀羅：「於正法、律不得八正道者，亦不得初沙門，亦不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門。

須跋陀羅！於此法，律得八正道者，得初沙門，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門。除此已，於外道無沙門，斯則異道之師，空沙門、婆羅門耳。是故，我今於眾中作師子吼。」（雜阿含經九七九，佛光九七一經）。

六、大乘佛教說十方三世有無量諸佛，雜阿含第九四六經（佛光九三八經），佛陀就有說：未來佛者，如無量恆河沙，過去世佛亦如無量恆河沙。謹錄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恭敬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

「瞿曇！未來世當有幾佛？」

佛告婆羅門：「未來佛者，如無量恆河沙。」

爾時，婆羅門作是念：未來當有如無量恆河沙三藐三佛陀，我當從彼修諸梵行。

爾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時，婆羅門隨路思惟：我今唯問沙門瞿曇未來諸佛，不問過去。即隨路還，復問世尊：「云何，瞿曇！過去世時，復有幾佛？」

佛告婆羅門：「過去世佛亦如無量恆河沙數。」

時，婆羅門即作是念：過去世中有無量恆河沙等諸佛世尊，我曾不習近，設復未來如無量恆河沙三藐三佛陀，亦當不與習近娛樂，我今當於沙門瞿曇所修行梵行。即便合掌白佛言：「唯願聽我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

佛告婆羅門：「聽汝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得比丘分。」

爾時，婆羅門即出家受具足。出家已，獨一靜處思惟：所以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得阿羅漢。

七、大乘佛經說到文殊師利法王子、或佛子、或授記等等，佛陀時代也授記金利弗

為法王子，如雜阿含一二二二經（佛光一一九六經）謹錄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夏安居，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斷除有結，正智心善解脫，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世尊記說彼現法當得無知證。

爾時，世尊臨十五日月食受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坐已，告諸比丘：「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後邊身，為大醫師，拔諸劍刺。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此後邊身，無上醫師，能拔劍刺。汝等為子，從我口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當懷受我，莫令我若身、若口、若心有可嫌責事。」

爾時，尊者舍利弗在眾會中，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世尊向者作如是言：『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最後身，無上大醫，能拔劍刺。汝為我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諸比丘！當懷受我，莫令我身、口、心有可嫌責。』我等不見世尊身、口、心有可嫌責事。所以者何？世尊不調伏者能令調伏，不寂靜者能令寂靜，不蘇息者能令蘇息，不般涅槃者能令般涅槃。如來知道，如來說道，如來向道，然後

聲聞成就，隨道、宗道，奉受師教，如其教授，正向欣樂真如善法。我於世尊都不見有可嫌責身、口、心行。我今於世尊所，乞願懷受見聞疑罪，若身、口、心有嫌責事。」

佛告舍利弗：「我不見汝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所以者何？汝舍利弗持戒多聞，少欲知足，修行遠離，精勤方便，正念正受，捷疾智慧、明利智慧、出要智慧、厭離智慧、大智慧、廣智慧、深智慧、無比智慧，智寶成就，示教照喜，亦常讚嘆示教照喜，為眾說法，未曾疲倦。」

「譬如轉輪聖王，第一長子應受灌頂而未灌頂，已住灌頂儀法，如父之法，所可轉者亦當隨轉。汝今如是，為我長子，應受灌頂而未灌頂，住於儀法，我所應轉法輪，汝亦隨轉，得無所起，盡諸有漏，心善解脫。如是，舍利弗！我於汝所，都無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我無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此諸五百諸比丘得無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耶？」

佛告舍利弗：「我於此五百比丘亦不見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所以者何？此五百比丘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已捨重擔，斷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我記說彼於現法中得無知

證。是故，諸五百比丘我不見其有身、口、心見聞疑罪可嫌責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五百比丘既無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然此中幾比丘得三明？幾比丘俱解脫？幾比丘慧解脫？」

佛告舍利弗：「此五百比丘中，九十比丘得三明，九十比丘得俱解脫，餘者慧解脫。舍利弗！此諸比丘離諸飄轉，無有皮膚，貞實堅固。」

又大迦葉尊者，也是法子，記載於雜阿含第一一四四經（佛光八九六經）大迦葉出家、修道、證果成為佛子。

摩訶迦葉語阿難言：「我出家時，作是要誓：『世間若有阿羅漢者，我當歸依，自出家來，未有異趣，唯依如來、無上至真、等正覺。』我先在俗，未出家時，觀諸世間生、老、病、死、憂、悲、愁、惱，眾苦聚集，如是之事，競來逼切，我於爾時，厭家迫迮，無有可處，樂出家法，能離塵垢，觀於在家，眾事憤鬧，猶如入於鈎棘之林，鈎剗刺牽，傷毀形服，難可得出，在家亦爾，緣務纏縛，沒於欲泥，不得修於清淨梵行，晝夜思惟，不見一法能勝於彼，剃除鬚髮，被服法衣，棄捨家業，信心出家，欲出家時，選擇家中最下衣裳，得一弊衣，其價猶直十萬兩金，即便取之，為僧伽梨，

先所居業，一切悉捨，眷屬親戚亦悉捨離。復作是念：『世間若有阿羅漢者，我當歸依，隨其出家。』

時，彼王舍大城中間有羅羅健陀，羅羅健陀中間有多子塔，我端嚴殊妙，諸根寂定，心意慊怕，得於無上調伏之心，相好光飾如真金樓，我既見已，心中踊躍，即作是念：『我昔推求出世之師，今所見者，真是我之婆伽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也。』

作是念已，心不散亂，專念觀佛，更正衣服，右遶三匝，胡跪、合掌，白佛言：『佛是我世尊，我是佛弟子。』如是三說。

佛亦復言：『如是，迦葉！我是汝世尊，汝是我弟子。』亦復三說。

佛告迦葉：『世間若有聲聞弟子都無至心，實非世尊而言世尊；實非羅漢而言羅漢；非一切智言一切智，如是之人，頭當破壞作於七分，我於今日，實是知者；實是見者；實是羅漢而言羅漢；實等正覺言等正覺，我所敷演，實有因緣，非無因緣而說法要；實有乘出，非無乘出；實有對治，非無對治；實有精進，非不精進；能斷結漏，非不能斷，迦葉！汝今應作是學：「諸有所聽，是善法儀，應當至心受持，莫忘，尊重憶念，捨於亂心，宜應專意觀五受陰增長損減，常應觀彼六入生滅安心，住於四念處中，修七

覺意，轉令增廣，證八解脫，繫念隨身，未曾放捨，增長慚愧。」』

爾時，如來為我種種分別法要，示、教、利、喜。

我於爾時，尋隨佛後，未曾捨離，每作是念：『佛若坐者，我當以此僧伽梨價直十萬兩金者，與如來敷之。』

佛知我心之所念故，出道而住，我疾牒衣，以敷坐處，白佛言：『世尊願就此坐。』

佛即坐上，既坐上已，語迦葉言：『此衣輕軟。』

迦葉白佛：『實爾，世尊！唯願世尊憐愍我故，當受此衣。』

佛告迦葉：『汝能受我箇那納衣不？』

迦葉答言：『我能受之。』

爾時，如來即受迦葉所著大衣，我於是時，自從佛手受是箇那糞掃之衣。

佛授我已，即便起去，我隨佛後，遶佛三匝，為佛作禮，即還所止。

我於八日，學得三果，至第九日，盡諸有漏，得阿羅漢。

阿難當知：若有人能正實說者，應當言：『我是佛長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持佛法家，禪定解脫，諸三昧門中，出入無礙，譬如：轉輪聖王所

有長子，未受王位，五欲自恣，我於今者亦復如是，是佛長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持佛法家，禪定解脫，諸三昧門出入無礙。」

如轉輪王所有象寶，甚為高大，持一多羅樹葉覆其身體，欲令不現，可得爾耶？」

阿難即言：

「如是樹葉，終不能覆彼大象身。」

尊者迦葉語阿難言：

「彼猶易覆，無有人能障覆於我六通之者，若有人於如意通中生疑惑者，我悉能為演說其義，令得明了，天耳通、知他心通、宿命通、生死智通、漏盡通，若復有人於此通中生疑惑者，我亦能為演說其義，使得明了。」

阿難答曰：

「我於長夜，每敬尊者，心生淨信。」

時，二尊者作是說已，歡喜而去。

又大目犍連尊者也是佛子，記載於雜阿含第五〇二經（佛光五〇一經）最後一

段經文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告諸比丘：「一時，世尊住王舍城，我住耆闍崛山中。我獨一靜處，作如是念：『云何名為聖住？』」

復作是念：『若有比丘不念一切相，無相心正受，身作證具足住，是名聖住。』

我作是念：『我當於此聖住不念一切相，無相心正受身作證具足住、多住。』

多住已，取相心生。

爾時，世尊知我心念，如力士屈申臂頃，以神通力於竹園精舍沒，於耆闍崛山中現於我前，語我言：『目犍連！汝當住於聖住，莫生放逸！』

我聞世尊教已，即離一切相，無相心正受身作證具足住。

如是至三，世尊亦三來教我：『汝當住於聖住，莫生放逸！』

我聞教已，離一切相，無相心正受身作證具足住。

諸大德！若正說佛子者，則我身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所以者何？我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以少方便得禪、解

脫、三昧、正受。

譬如：轉輪聖王太子雖未灌頂，已得王法，不勤方便，能得五欲功德，我亦如是，為佛之子，不勤方便，得禪、解脫、三昧、正受，於一日中，世尊以神通力三至我所，三教授我，以大人處建立於我。」

尊者大目犍連說此經已，諸比丘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附錄二 聲聞道與菩薩道的修行與證果

聲聞道與菩薩道的修行與證果，範圍涵蓋著一切佛法，而約略來說：聲聞道所修的法門是八正道、四聖諦、緣起法，以及三法印，證果的是初果須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羅漢，或更加辟支佛。菩薩道所修行的主要法門是六度波羅蜜，以般若為主，而證果，進入聖位是十地位——極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

佛陀證悟人生的真相，宇宙的真理，是智慧的宗教，所以不論是聲聞道或是菩薩道修行，必然是以智慧為主。

第一節 修行與度眾

一、菩薩說法無所著

（一）菩薩道，依《金剛經》的菩薩應無所住。〈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

（二）菩薩道，依《金剛經》〈莊嚴淨土分第十〉：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生活上不染著色、聲、香、味、觸、法，保持清淨心。

（三）菩薩道，依《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

《金剛經》以出家菩薩為主，所以布施是法布施，為信徒開示佛法，不應染著六塵境界。

二、菩薩斷欲貪

(一)《大般若經卷》四·〈初分相應品〉第三之一：

菩薩訶斥五欲之過，比聲聞阿羅漢有過之而無不及！

佛告具壽舍利子言：「或有菩薩具有父母、妻子、眷屬而修菩薩摩訶薩行；或有菩薩摩訶薩無有妻子，從初發心乃至成佛常修梵行不壞童真；或有菩薩摩訶薩方便善巧示受五欲，厭捨出家，修行梵行，方得無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譬如幻師或彼弟子善於幻法，幻作種種五妙欲具，於中自恣共相娛樂，於意云何？彼幻所作為有實不？」

此經所指有出家菩薩，有在家菩薩。

舍利子言：「不也！世尊！不也！善逝！」

佛言：「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為欲成熟諸有情故，方便善巧化受五欲，實無是事。然此菩薩摩訶薩於五欲中深生厭患，不為五欲過失所染，以無量門訶毀諸欲：欲為熾火燒身心故，欲為穢惡染自他故，欲為魁膾於去、來、今常為害故，欲為怨敵長夜伺求作衰損故，欲如草炬，欲如苦果，欲如利劍，欲如火聚，欲如毒器，欲如幻惑，欲如闇井，欲如詐親、旃荼羅等。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以如是等無量過門訶毀諸欲，既善了知諸

欲過失，寧有真實受諸欲事！但為饒益所化有情，方便善巧示受諸欲。

在家菩薩雖受五欲之樂，一則是為方便教化此類眾生，二則知五欲如夢幻不實，三則應知五欲之嚴重過失。

註解：以上是《般若經》中菩薩訶五欲，以下是《華嚴經》中訶斥五欲。

(二) 《八十華嚴》卷第十九·八十行品第二十一之一：

「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饒益行？此菩薩護持淨戒，於色、聲、香、味、觸，心無所著，亦為眾生如是宣說；不求威勢，不求種族，不求富饒，不求色相，不求王位，如是一切皆無所著，但堅持淨戒，作如是念：『我持淨戒，必當捨離一切纏縛、貪求、熱惱、諸難、逼迫、譏謗、亂濁，得佛所贊平等正法。』佛子！菩薩如是持淨戒時，於一日中，假使無數百千億那由他諸大惡魔詣菩薩所，一一各將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天女——皆於五欲善行方便，端正姝麗傾惑人心——執持種種珍玩之具，欲來惑亂菩薩道意。

爾時，菩薩作如是念：『此五欲者，是障道法，乃至障礙無上菩提。』是故不生一念欲想，心淨如佛。唯除方便教化眾生，而不捨於一切智心。

佛子！菩薩不以欲因緣故惱一眾生，寧捨身命，而終不作惱眾生事。菩薩自得見佛已來，未曾心生一念欲想；何況從事，若或從事，無有是處！

爾時，菩薩但作是念：『一切眾生，於長夜中，想念五欲，趣向五欲，貪著五欲；其心決定耽染沉溺，隨其流轉，不得自在。我今應當令此諸魔及諸天女，一切眾生住無上戒；住淨戒已，於一切智，心無退轉。』

此經說明菩薩將成道時，就有魔王、魔女來惑亂其心，而菩薩明白，這是障道法，障礙無上菩提，所以不生一念欲想。

三、聲聞修行無所著

(一) 聲聞道，依《金剛經》〈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與不入色、聲、香、味、觸、法，都是不染著的意思。

(二) 清淨乞食，不染著

《雜阿含經》第二三六經（佛光編號二三八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持尼師檀，入林中，晝日坐禪。時，舍利弗從禪覺，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爾時，佛告舍利弗：「汝從何來？」

舍利弗答言：「世尊！從林中晝日坐禪來。」

佛告舍利弗：「今入何等禪住？」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觀我空的定。）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汝今入上座禪住而坐禪；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當如是學。（上座禪住應該是無所有三昧，內心能降伏貪、瞋、癡。）

「若入城時、若行乞食時、若出城時，當作是思惟：我今眼見色，頗起欲、恩愛、愛念著不？（心有隨美色轉，染著美色嗎？）

「舍利弗！比丘作如是觀時，若眼識於色有愛念染著者，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故，當勤欲方便，堪能繫念修學。譬如有人，火燒頭衣，為盡滅故，當起增上方便，勤教令滅；彼比丘亦復如是，當起增上勤欲方便，繫念修學。

（趕快提起正念！）

「若比丘觀察時，若於道路、若聚落中行乞食、若出聚落，於其中間，眼識於色，無有愛念染著者，彼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日夜精勤，繫念修習，是名比丘於行、住、坐、臥淨除乞食。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出去托鉢乞食，不染著六塵境界。）

佛說此經已，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以清淨心入信徒家

1 《雜阿含經》第一一三六經（佛光編號八八八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如月譬住，如新學，慚愧軟下，攝心斂形而入他家。如明目士夫臨深登峰，攝心斂形，難速前進。如是，比丘如月譬

住，亦如新學，慚愧軟下，御心斂形而入他家。迦葉比丘如月譬住，亦如新學，慚愧軟下諸高慢，御心控形而入他家。如明目士夫臨深登峰，御心控形，正觀而進。」

進入信徒家，如明月高掛天空無所著，初學者，心裡怕怕的，小心翼翼的，頭低低的，進入信徒的家，提起正念如臨深淵。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比丘為何等像類應入他家？」

像什麼樣的人，可以進入信徒家？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廣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諸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有比丘於他家心不縛著貪樂，於他得利，他作功德，欣若在己，不生嫉想，亦不自舉，亦不下人，如是像類比丘應入他家。」

比丘進入信徒家，不染著信徒的供養，不貪圖享樂，只是為了讓信徒供養得大功德，自己心生歡喜，不起嫉妒，不傲慢，也不輕視別人。

爾時，世尊以手捫摸虛空，告諸比丘：「我今此手，寧著空、縛空、染空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比丘之法常如是：不著、不縛、不染心而入他家。唯迦葉比丘以不著、不縛、不染之心而入他家，於他得利及作功德，欣若在己，不生嫉想、不自舉、不下人，其唯迦葉比丘應入他家。」

世尊舉大迦葉為例，進入信徒家，不著、不染、不縛，以教誡新學。

爾時，世尊復以手捫摸虛空，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今此手，寧著空、縛空、染空以不？」

諸比丘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其唯迦葉比丘心常如是，以不著、不縛、不染之心入於他家！」

2 《雜阿含經》第一一三七經（佛光編號八八九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欲入他家，作如是念：彼當施我，莫令不施，頓施非漸施，多施非少施，勝施非陋施，速施非緩施。以如是心而

至他家，若他不施，……乃至緩施，是比丘心則屈辱。以是因緣，其心退沒，自生障闕。

「若復比丘欲入他家，作如是念：出家之人卒至他家，何由得施非不施，頓施非漸施，多施非少施，勝施非陋施，速施非緩施？作如是念而至他家。若彼不施，……乃至緩施，是比丘心不屈辱，亦不退沒，不生障闕，唯迦葉比丘作如是念而入他家。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作如是念而入他家：出家之人卒至他家，何由得施非不施，……乃至速施非緩施？」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世尊告訴諸比丘：「如果有比丘要進去信徒家，心裡就這麼想：『這家信徒一定會布施給我，不會不布施，我一到就立刻布施，布施很多，很精緻的，不會是粗俗的，要儘快的布施，不要拖拖拉拉的，要給不給的布施。』如果以這樣的心態進入信徒家，而信徒卻不布施，不立刻布施，布施得很少，很粗俗的東西，拖拖拉拉的布施，這個比丘會認為很苦惱，受到羞辱一樣，就這樣退了道心，給自己的修道得了很大的障礙。」

若是有一位比丘，要進入信徒的家，會這樣想，『一個出家人，突然來到信徒的

家，怎麼可以想人家布施不布施，立刻布施或等時間再布施，布施多或布施少，布施精緻的或是粗俗的，快速的布施或慢吞吞的布施。』這樣想，而後進入信徒家，如果信徒不布施，不立刻布施，布施少而不多，粗俗而不精緻，拖拖拉拉的布施，這位比丘不會覺得委屈，不會覺得沒面子，不會退道心，修道不會有障礙。諸比丘們，只有大迦葉比丘是以這樣的想法而進入信徒家的。所以，比丘們！應當這樣學習，像大迦葉比丘的想法進入信徒家。就是出家人進入信徒的家，怎麼可以想信徒布施不布施，乃至儘快布施或拖拖拉拉的布施？」

（四）以清淨心為信眾說法

《雜阿含經》第一一三六經（佛光編號八八八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何等像類比丘應清淨說法？」

怎麼樣的比丘，能做到以清淨心為信徒說法？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廣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有比丘作如是心為人說法：何等人於我起淨信心，為本已當得供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如是說

者，名不清淨說法。

如果有比丘這樣想，這位信徒有沒有對我生信心、恭敬心，我為他說法後，會不會供養我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等，這樣為信徒說法，是不清淨說法。

「若復比丘為人說法，作如是念：世尊顯現正法、律，離諸熾然，不待時節，即此現身，緣自覺知，正向涅槃，而諸眾生沈溺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此眾生聞正法者，以義饒益，長夜安樂。以是正法因緣，以慈心、悲心、哀愍心、欲令正法久住心而為人說，是名清淨說法。唯迦葉比丘有如是清淨心為人說法，以如來正法、律，……乃至令法久住心而為人說。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如是說法，於如來正法、律，……乃至令法久住心為人說法。」

如果比丘要為信徒開示時，心裡這麼想，世尊開悟成佛以後，顯發的正法、戒律，是可以讓人隨時離開煩惱，身心清涼，就在今生就可以覺悟，趣向涅槃，而眾生都陷入在老、病、死、憂、悲、惱苦之中，如果能聽聞正法，得到法益，長得安樂。有這種微妙正法，應當以慈心、悲心、哀愍心，為了令正法久住而為眾生說法，這才叫做清淨說法。諸比丘們！只有大迦葉，以慈心、悲心、哀愍心，為了令正法久住而為眾生說法。諸比丘，你們應當要向他學習，為令正法久住而為眾生說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以上《雜阿含經》第一一三六經（佛光編號八八八經），佛陀開示出家人以清淨心進入信徒家，不著、不縛、不染，不為名、聞、利養而為信徒說法，是以慈心、悲心、哀愍心，為令正法久住而為信徒開示佛法，這種清淨心、慈悲心，為正法久住心，入信徒家，為眾生說法，千年、萬年，都可以做為出家人的典範，應當如是學。《雜阿含經》第一一三七經（佛光編號八八九經），佛陀開示出家人進入信徒家，不要想信徒布施不布施，供養不供養，也是永遠永遠做為出家人的典範。

四、聲聞斷欲貪

一、《雜阿含經》第九七三經（佛光編號九六五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尊者阿難亦住於彼。

時，有外道出家名曰栴陀，詣尊者阿難所，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問尊者阿難言：「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

阿難答言：「為斷貪欲、瞋恚、愚癡故，於彼出家修梵行。」

跟佛陀出家，最重要的是斷貪欲、瞋恚、愚癡。

梅陀復問：「彼能說斷貪欲、瞋恚、愚癡耶？」

外道梅陀懷疑佛陀能斷貪、瞋、癡嗎？

阿難答言：「我亦能說斷貪欲、瞋恚、愚癡。」

阿難說：我就能斷貪、瞋、癡，何況世尊。

梅陀復問：「汝見貪欲、瞋恚、愚癡有何過患，說斷貪欲、瞋恚、愚癡耶？」

你認為貪欲、瞋恚、愚癡有什麼過失，而需要斷除？

阿難答言：「染著貪欲映障心故，或自害，或復害他，或復俱害，現法得罪、後世得罪、現法後世二俱得罪，彼心常懷憂、苦受覺。若瞋恚映障、愚癡映障，自害、害他、自他俱害，乃至常懷憂、苦受覺。又復，貪欲為盲、為無目、為無智、為慧力羸、為障闕，非明、非等覺，不轉向涅槃。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我見貪欲、瞋恚、愚癡有如是過患，故說斷貪欲、瞋恚、愚癡。」

梅陀復問：「汝見斷貪欲、瞋恚、愚癡有何福利，而說斷貪欲、瞋恚、愚癡？」

阿難一一說明貪瞋癡的嚴重過失以後，外道栴陀又問：你認為斷貪、瞋、癡有什麼利益功德，而需要斷貪、瞋、癡？

阿難答言：「斷貪欲已，不自害，又不害他，亦不俱害；又復不現法得罪、後世得罪、現法後世得罪，心法常懷喜樂、受覺。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於現法中常離熾然，不待時節，有得餘現法緣自覺知見。有如是功德利益故，說斷貪欲、瞋恚、愚癡。」

阿難回答：斷貪、瞋、癡，心中沒有苦惱，常懷喜樂，甚至今生可以證悟解脫。

栴陀復問：「尊者阿難！有道有跡，修習多修習，能斷貪欲、瞋恚、愚癡不？」

外道栴陀問阿難尊者：修什麼法門，可以斷貪欲、瞋恚、愚癡呢？

阿難答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阿難回答說：八正道。

栴陀外道白尊者阿難：「此是賢哉之道、賢哉之跡，修習多修習，能斷貪欲、瞋恚、愚癡。」

外道栴陀歡喜讚歎！有此微妙法門。

時，栴陀外道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二、《雜阿含經》第二四一經（佛光編號二四三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比丘！寧以火燒熱銅籌，以燒其目，令其熾燃，不以眼識取於色相，取隨形好。所以者何？取於色相，取隨形好故，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佛陀嚴厲的教誡比丘們，寧可以火燒熱銅燒其眼睛，也不要讓眼識染著色相，以及染著微妙色相的隨形好，為什麼？因為眼識染著色相及微妙色相的隨形好，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鐵丸沈入水中，絕對不可能再浮出來了。

「愚癡無聞凡夫寧燒鐵錐，以鑽其耳，不以耳識取其聲相，取隨聲好。」

所以者何？耳識取聲相，取隨聲好者，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寧以燒鐵錐鑽毀耳朵，不要讓耳識染著妙音，不要染著隨聲好，否則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鐵丸沈入水中。

「愚癡無聞凡夫寧以利刀斷截其鼻，不以鼻識取於香相，取隨香好。所以者何？以取香相，取隨香好故，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寧可以刀斷截鼻子，也不要讓鼻識染著妙香及染著隨香好。否則身壞命終，墮

惡趣中，如鐵丸沈入水中。

「愚癡無聞凡夫寧以利刀斷截其舌，不以舌識取於味相，取隨味好。所以者何？以取味相，隨味好故，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寧可以刀斷截舌頭，也不可以讓舌識染著妙味相，以及染著隨妙味相好，否則身壞命終，墮入惡道，如鐵丸沈入水中。

「愚癡無聞凡夫寧以剛鐵利槍以刺其身，不以身識取於觸相及隨觸好。所以者何？以取觸相及隨觸好故，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寧以剛鐵利槍刺傷身體，也不要讓身識染著觸相以及染著觸隨相好，否則身壞命終，墮入惡趣，如鐵丸沈入水中。

「諸比丘！睡眠者是愚癡活、是癡命，無利、無福。然諸比丘寧當睡眠，不於彼色而起覺想；若起覺想者，必生纏縛諍訟，能令多眾起於非義，不能饒益安樂天人。」

佛陀告誡比丘：諸比丘們！貪睡是愚癡的，是愚笨的過日子，沒有利益，得不到福報的。但是比丘們，你們寧可睡覺，也不讓眼識生起對色相的染著；不要讓耳識對聲相的染著，不要讓鼻識對香相的染著，不要讓舌識對味相的染著，不要讓身識對妙觸相生起染著，因為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等，一旦起貪欲、染著，必然

生起纏縛苦惱諍執，會生起諸多是非，無法讓人、天等得到利益，得到安樂。

「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我今寧以熾然鐵槍以貫其目，不以眼識取於色相，墮三惡趣，長夜受苦。我從今日當正思惟：觀眼無常、有為、心緣生法；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無常、有為、心緣生法。」

佛陀告誡弟子們，你們要這樣學習，這樣想：我今生寧可以火熱的鐵槍貫穿眼睛，不可讓眼識染著色相，墮三惡道，生生世世受苦。我從今日起應當正思惟：觀眼無常，是有為法，依因緣生，心緣生法；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所感受到的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這些也都是無常、有為法、心因緣生法。

耳、鼻、舌、身入處當如是學：寧以鐵槍貫其身體，不以身識取於觸相及隨觸好故，墮三惡道。我從今日當正思惟：觀身無常、有為、心緣生法，若觸、身識、身觸、身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無常、有為、心緣生法。

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也都是這樣這麼想：寧可用鐵槍貫刺身體，也不要讓身識染著妙觸相，以及染著妙觸相好而墮三惡道。我從今日要正思惟：觀身無常、有為法、心因緣生，若觸、身識、身觸、身觸因緣生受，感覺或苦受、或樂受、或

不苦不樂受，這些都是無常、有為法、心因緣生。

「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睡眠者是愚癡活、癡命，無果、無利、無福，我當不眠，亦不起覺想；起想者生於纏縛諍訟，令多人非義饒益，不得安樂。」

常聽我教法的弟子們，應該這樣的學習，這樣的想法，貪睡眠的人是愚癡、生命是沒有意義的、沒有好的果報、沒有機會得到利益、沒有福報可言，我不應該貪睡，但也不讓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等生起分別染著，生起染著就引生很多煩惱束縛身心，引起諸多諍執，讓人得不到利益，得不到平安喜樂。

「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於眼生厭，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生厭，厭故不樂，不樂故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常聽聞我教法的弟子們，能有這樣的想法，這樣的觀察，知道身體六根等是苦的根本，所以對眼根生起厭惡，以眼根為因，攀緣色，生起眼識，得到眼觸，因觸因緣而生起分別感受，或苦受、或樂受、或不苦不樂受，也應生起厭惡，厭惡所以不生樂感、不起樂、不染著，所以得到解脫，確知解脫的程度（解脫知見——五分法身之

一），可以自我印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不再受生死輪迴了。對於耳識因緣、鼻識因緣、舌識因緣、身識因緣、意識因緣而生起的各種觸、各種受，也不生起喜樂，而生起厭離，而得到解脫，得到解脫知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再附故事一則，摘錄自《雜阿含經》第六二三經（佛光編號六三七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言美色，世間美色者，能令多人集聚觀看者不？」

諸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若世間美色，世間美色者，又能種種歌舞伎樂，復極令多眾聚集看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若有世間美色，世間美色者，在於一處，作種種歌舞伎樂戲笑，復有大眾雲集一處。若有士夫不愚不癡，樂樂背苦，貪生畏死，有人

語言：『士夫！汝當持滿油鉢，於世間美色者所及大眾中過，使一能殺人者，拔刀隨汝，若失一滴油者，輒當斬汝命。』云何，比丘！彼持油鉢士夫能不念油鉢，不念殺人者，觀彼伎女及大眾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士夫自見其後有拔刀者，常作是念：我若落油一滴，彼拔刀者當截我頭。唯一其心，繫念油鉢，於世間美色及大眾中徐步而過，不敢顧眄。」

「如是，比丘！若有沙門、婆羅門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善攝一切心法，住身念處者，則是我弟子，隨我教者。云何為比丘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攝持一切心法，住身念處？如是，比丘！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受、心、法法觀念住亦復如是。是名比丘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善攝心法，住四念處。」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專心正念，護持油鉢，

自心隨護，未曾至方，

甚難得過，勝妙微細。

諸佛所說，言教利劍，

當一其心，專精護持。

非彼凡人，放逸之事，

能入如是，不放逸教。」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第二節 忍辱波羅蜜

一、菩薩修忍辱

（一）《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經文：

「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佛陀開示菩薩行忍辱波羅蜜，要證我空成就，能夠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身體被節節支解（割截）時，不生瞋恨。所以菩薩修行要先修我空

觀，如《般若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二二）《大寶積經》

菩薩若遇到一切惡事，遭遇到別人罵詈、毀謗、撻打、繫縛、種種傷害，受到種種苦的時候，都是怪自己，前生前世做了那些惡業，才會有這些惡報，忍辱承受，不瞋恨加害他人，也就是前世欠人的債，今生還了債就好了。

（二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七十八、初分無雜法義品第六十七之一

「善現！是菩薩摩訶薩如實了知是五取蘊無實相故，修二種忍，便能圓滿無相安忍波羅蜜多。何等為二？一、安受忍；二、觀察忍。

「安受忍者，謂諸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於其中間，假使一切有情之類競來呵毀，以麤惡言罵詈凌辱，復以瓦石刀杖加害，是菩薩摩訶薩為滿安忍波羅蜜多，乃至不生一念瞋恨，亦復不起加報之心，但作是念：『彼諸有情，深可憐湣，增上煩惱撞擊其心，不得自在，於我發起如是惡業，我今不應瞋恨於彼。』復作是念：『由我攝受怨家諸蘊，令彼有情

於我發起如是惡業，但應自責，不應瞋彼。』菩薩如是審觀察時，於彼有情深生慈湑，如是等類，名安受忍。

「觀察忍者，謂諸菩薩摩訶薩作是思惟：『諸行如幻，虛妄不實，不得自在，亦如虛空，無我，有情、命者、生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意生、儒童、作者、受者、知者、見者皆不可得，唯是虛妄分別所起。誰呵毀我？誰罵詈我？誰凌辱我？誰以種種瓦石刀杖加害於我？誰復受彼毀辱加害？皆是自心虛妄分別，我今不應橫起執著，如是諸法，由自性空、勝義空故，都無所有。』菩薩如是審觀察時，如實了知諸行空寂，於一切法不生異想，如是等類，名觀察忍。是菩薩摩訶薩修習如是二種忍故，便能圓滿無相安忍波羅蜜多，由能圓滿無相安忍波羅蜜多，即便獲得無生法忍。」

二、阿羅漢修忍辱

《雜阿含經》第三一一經（佛光編號二八九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富樓那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善哉！

世尊！為我說法，我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富樓那：「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是之義。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有比丘，眼見可愛、可樂、可念、可意——長養欲之色；見已欣悅、讚歎、繫著，欣悅、讚歎、繫著已歡喜，歡喜已樂著，樂著已貪愛，貪愛已阨礙。歡喜、樂著、貪愛、阨礙故，去涅槃遠。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

「富樓那！若比丘，眼見可愛、樂、可念、可意——長養欲之色；見已不欣悅、不讚歎、不繫著，不欣悅、不讚歎、不繫著故不歡喜，不歡喜故不深樂，不深樂故不貪愛，不貪愛故不阨礙。不歡喜、不深樂、不貪愛、不阨礙故，漸近涅槃。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

佛告富樓那：「我已略說法教，汝欲何所住？」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已蒙世尊略說教誡，我欲於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

佛告富樓那：「西方輸盧那人兇惡、輕躁、弊暴、好罵。富樓那！汝若聞彼兇惡、輕躁、弊暴、好罵、毀辱者，當如之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若彼西方輸盧那國人，面前兇惡、訶罵、毀辱者，我作是念：彼西方輸盧那人賢善智慧，雖於我前兇惡、弊暴、好罵、毀辱我，猶尚不以手、石而見打擲。」

佛告富樓那：「彼西方輸盧那人但兇惡、輕躁、弊暴、罵辱，於汝則可脫，復當以手、石打擲者，當如之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西方輸盧那人脫以手、石加於我者，我當念言：輸盧那人賢善智慧，雖以手、石加我，而不用刀杖。」

佛告富樓那：「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汝者，復當云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我者，當作是念：彼輸盧那人賢善智慧，雖以刀杖而加於我，而不見殺。」

佛告富樓那：「假使彼人脫殺汝者，當如之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若西方輸盧那人脫殺我者，當作是念：有諸世尊弟子，當厭患身，或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以繩自繫，或投深坑；彼西方輸盧那人賢善智慧，於我朽敗之身，以少作方便，便得解脫。」

佛言：「善哉！富樓那！汝善學忍辱，汝今堪能於輸盧那人間住止。汝今宜去度於未度，安於未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

爾時，富樓那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爾時，尊者富樓那夜過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出，付

囑臥具，持衣鉢去，至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到已，夏安居，為五百優婆塞

說法，建立五百僧伽藍，繩床、臥褥、供養眾具悉皆備足。三月過已，具足

三明，即於彼處入無餘涅槃。

富樓那是佛陀時代，能廣說法，分別義理的第一比丘，也可以說是內秘菩薩行，外現聲聞身的比丘菩薩。當富樓那向佛陀稟報欲往西方輸盧那國弘法時，佛陀試問他的決心，就是會被人殺死，富樓那也是很勇敢的前往，佛陀很讚美他，知道他能修忍辱，為了弘法不惜身命，所以鼓勵他前往。（詳細對話白話文，請看第六章，眾生無邊誓願度。）富樓那到了西方輸盧那國，努力弘法，建了五百個寺廟，裡面的設備，床舖、臥具、被單、生活用品，樣樣都有，可見他受到信徒的恭敬護持，信徒很多，他在世最後一次結夏安居，為五百優婆塞開示佛法。他早已證悟三明六通的大阿羅漢，最後在輸盧那國進入無餘涅槃。



附錄三 傳戒的儀式

大乘佛教的傳戒儀式，通稱三壇大戒、初壇沙彌戒沙彌尼戒、二壇比丘戒比丘尼戒、三壇菩薩戒，除了菩薩戒之外，初壇二壇，都盡量要求依照佛制傳授，近幾年來，還要強調三人一登壇，而比丘尼戒，也要求二部僧受才如法，懺磨儀式也盡量依照佛制懺悔。

傳受菩薩戒的儀軌中，有授四不壞信，即我弟子從今時盡未來際身皈依佛，我弟子從今時盡未來際身皈依法，我弟子從今時，盡未來際身皈依僧，我弟子從今時，盡未來際身皈依戒，這是從佛陀開示「法鏡經」演變而來的，雜阿含八五一經（佛光八六三經），謹錄經文如下：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法鏡經，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法鏡經？謂：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是名法鏡經。」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陀時代的四不壞淨，成就時，對修行者可以證明是證初果須陀含，如果如在家眾，一樣證果、初果、二果、三果都有，如果不是印證果位，在家的白衣，成就四不

壞淨，就是升天道，如雜阿含經第八四七經（佛光八五九經），謹錄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諸天天道，未淨眾生令淨，已淨者重令淨，何等為四？謂：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是名四種諸天天道，未淨眾生令淨，已淨者重令淨。」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中觀論，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等，很多地方都引用原始原教聖典，大般若經、大方廣佛華嚴經，不論是理論的或實踐的都離不開原始佛教的聖典。

【大乘佛教學術叢書】TCBT-D001

解開金剛經的密碼

—— 從金剛經探討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的關係 ——

作者：心定和尚
出版：釋心定
地址：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 153 號
TEL: 07-656-1921

發行：泰華佛典翻譯中心
Thai-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 Centre
ADDRESS: Buddha Light Foundation, 81 Kubon Road,
Bangchan Subdistrict, Klongsamwa District, Bangkok
10510, Thailand.
TEL: +66-2-949-4733
E-MAIL: tcbt.official@gmail.com

佛像繪畫：江曉航·無憂文創實業有限公司提供

攝影：張佳琪

設計：劉信宏

ISBN：978-626-01-0098-8（精裝）

出版日期：2022 年 5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解開金剛經的密碼：從金剛經探討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的關係 / 心定和尚作 . - 高雄市：釋心定，2022.05
面：公分 . - (大乘佛教學術叢書；TCBT-D001)
ISBN 978-626-01-0098-8 (精裝)

1.CST：般若部 2.CST：研究考訂

221.44

111006882